

---

观察

LOVE  
IS BE  
- R. BROWN

■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

# 近代的恋爱觀

厨川白村著  
夏丏尊譯



『真正的戀愛，只在社會的自由裏可能，自由也要戀愛成了實在時才可能。性的關係的要服從法的因襲，原是難忍的束縛，但人在還只是性欲的奴隸的時代，這是無可逃免的束縛，法的因襲與性欲，事實上互作着對衝。所以，到了戀愛成爲實在，把性欲制御了作其有力的奉仕者的時候，法的不合理性就告終了罷。』

## 譯者序

廚川白村的著書，經移植於國內者已有數種，本書亦曾於數年前由任白濤氏抄節了改作短文介紹過。

著者自述其寫斯稿的動機說，『因爲一方不滿於只喋喋談性欲的一代的惡風潮，一方又感到把戀愛作劣情或遊戲觀的迷妄，事實上至今還未脫離人心，憤激了於是執筆的。蓋只談性欲與把戀愛視作劣情，一見雖似全然背馳的思想，而於錯解戀愛在人生的意義的一點上，於阻礙行駛於時運之流的生活的進展上，兩方的結果，全是相等的。』

一方只喋喋於性欲，一方把戀愛視作劣情遊戲，這二語竟可移贈中國，作中國關於這部分的現狀的診斷。近年以來，青年對於淺薄的性書，趨之若鶩，肉的氣焰大張，而骨子裏對於兩性間仍脫不了浮薄的遊戲態度，至於頑固守舊者的鄙視戀愛的迷執，不消說

亦依然如故。在這時期中，把廚川氏本書加以介紹，也許可謂給同樣的病者以同一的藥，至少是一個很好的調劑。

廚川氏的書，幾乎都是我所愛讀的。我所以愛讀的緣故，不只爲了他的思想，大半還爲了他的文章。廚川氏長於 *essay*，在出了象牙之塔中，會有許多關於文章的意見，爲我所歡喜的。本書原文，原是很好的 *essay*，可惜，因了我的譯筆，已減去不少的原有風格了。原書尙附有短文四篇，非全論戀愛者，至其論戀愛的處所，論點亦與本文無甚差異。（中有一篇曰創作與宣傳，亦曾由任氏譯載某雜誌過。）所以割愛略去了。

原書在日本，是數年前風行一時的名著，初版出於大正十一年十月，我所據的是大正十三年二月九日的第九十八版本了。廚川氏曾以從本書所得的版稅，在鎌倉建築了一所別莊，名之曰戀愛館（日語中，觀與館同音），以爲紀念。大地震時，就在這別莊裏被壓死。這是對於本書的讀者值得介紹的一件有關聯的事。

一九二八年四月記於白馬湖平屋。

## 原序

把去年之秋在新聞紙上發表的近代的戀愛觀和爲對答世間的批評在數月後起草的再說戀愛三就了戀愛說二篇，并加以關聯了此題目而作的文數篇，集爲這一卷。不消說，這拙劣的小著，原是我的一種自己表現，關於上梓，我也曾仔細考慮過。我因確信其多少可有益於世道人心，對於新生活的建設，多少可有些貢獻，所以把這書公之於世的。

在京都岡崎之書樓

大正十一年十月

著者

目次

譯者序

原序

近代的戀愛觀……………一

再說戀愛……………六七

三就了戀愛說……………一五五

# 近代的戀愛觀



空白页

# I "Love is best"

縱使萬事賢能，不好色的男子，究竟殺風景，好像玉杯沒有了底。

——兼好法師徒然草——

夏夜，羅馬郊外坎巴尼亞（*Campagna*）的曠野盡處。

被蒼然暮色籠着的田野丘陵以及一切，都已靜寂了。羣羊渴睡地嚼着牧草，躑躅回到廐舍去。記憶起來，這就是羅馬大帝國都城的遺址，在昔時，不是堂堂的王者叱咤三軍，握了生死與奪之權睥睨世界的處所嗎？現在是，一樹也不存在，所留的只有蔓草而已。

皇帝奧格司泰司（*Augustus*）的大業，那算甚麼？參天的圓頂的大理石王宮，那在何處？旅人到今，祇於荒榛蔓草之間，想像其遺跡罷了。

唯有，那邊殘存着一個小塔。這一任了重瓣籬蔽着的殘壘，怕就是從前王者集了嬖臣寵姬觀覽戰車競走（*Chariot race*）的大演技場的遺跡呢。

在這塔中，有一個渴候與男子今夜相會的金髮白面的少女。焦急着男子為何還未到來，屏了息張了眼，望着。戀人一到，就會趕近前去，兩人就要無言相抱了罷。

黃金の戰車，百萬の大軍，現在影也不留，所剩的，不只是廢墟嗎？可是，男與女的戀愛，中有着今古不變的永遠性與恒久性，雖隔千載猶不消滅的是兩性間的戀愛。從幾世紀間的無謂紛擾，無益掙扎而來的勝利，光榮，黃金以及一切，皆可葬送，唯有戀愛是至上的 (Love is best)。

在題曰廢墟的戀愛的一首好歌裏，詩聖勃郎寧 (Browning) 曾這樣地歌着彭約翰斯 (Burne Jones) 且把這歌裏的心情寫入畫裏過。

在人類發達史上，可說空前也可說絕後的壯麗的羅馬文明，其遺跡只剩了廢墟，聊止行人之步而已。而戀愛爲人間燃燒也似的情熱，感激與憧憬慾望的白熱化的結晶，其中有着悠久永遠的生命。自從前特洛伊 (Troy) 的海倫 (Hellen) 乃至今夜村祭跳舞以後在村廟林間喁喁情話的鄉下姑娘，不論東西古今，男女的性愛裏都躍動着永久不

滅之力。靈與肉的強烈的欲求，唯在這上永久作了美好的詩，永久地開着花。市場的有價證券，領土擴張的紛擾，私有財產的爭奪，賭博翻戲也似的國際競爭，贈賄收賄的法律裁判，以免稅爲目的而作公益事業的財團，這都算甚麼？只要過了千年，百年，不，只要過了十年，不，不就成了廢墟了嗎？墳墓了嗎？世上的伶俐的愚人啊，俗漢啊，所謂職務，所謂事業，所謂政權，所謂利益，竟是這樣可貴的東西嗎？試想想那將來一切葬送，只在草叢中留着『廢墟』的墓標的日子！

『永久的都城』(Eternal city)不是羅馬，是戀愛。隱在荒圮了的古塔中的女子眼裏，才閃着靈性的永遠不滅之光。罪濁的我們的生活，其得淨化，得崇高，得補償，得無限悠久的生命者，也由於女性的愛。哥德(Geethe)在浮士德(Faust)的末章歌着『永遠的女性引導我們』在但丁(Dante)的神曲裏，培德麗契(Beatrice)才是救之女神。使這中世風的浪漫主義更開美麗的近代的花的瓊格耐(Wagner)的樂劇中，則於端訶伊賽(Tannhäuser)的愛利賽培德(Elisabeth) 大弗利根代·荷連特(Der Fliegende

Hollander) 的聖太 (Senta) 等，亦曾現出着。最有趣的是最現實的易卜生 (Ibsen) 向且於培阿·金特 (Peer Gynt) 的最後一節中暗示着這思想。這種舊浪漫主義進入幻滅時代，因了斯德林堡 (A. Strindberg) 的極端的女性憎惡和伯納·蕭 (B. Shaw) 的痛罵等，原曾經一度破壞過了的，可是至少，這更經了現實化人間化，作着今日的文化與生活的根柢，是不能否定的事實。

## 二 日本人的戀愛觀

別說戀愛讚美，女性讚仰，并把女子當作『人』看的事尚不知道，還要說國粹談文化，誇稱甚麼五大國民之一，自以爲了不得：世間有一個這樣的人種。很奇怪，這人種竟慣把男女關係用辟性來看。見了普通的男與女偶然立談，眼中就放猜疑之光。至於一認爲兩性的戀愛關係，那就愚弄咧，嘲笑咧，半打趣咧，再不夠時，就說戀愛是罪惡，斥爲背德亂

倫：真是可怕的人種。

徵之於記紀萬葉等古代的文獻，復就平安朝的文學中所表現着的情形來看，日本人本來原是比今更自由更解放更能正當地認識兩性關係的聰明的人種。及被那雜揉了鎌倉時代的戰國殺伐之風和外來的儒佛思想而成的所謂武士道所誤，於是人對於『人』的生活中最占重要部分的兩性關係，遂抱了奇怪至極的偏見與僻性了。德川時代以前，就起那男女七歲不同甚麼的風尚，當時所謂識者知識階級的漢學者們的兩性觀，真是迂愚已極了。因襲既久至七八百年，由此偏見迷妄而來的惡風潮，雖進了明治大正的新時代，也仍與別的許多的舊思想一樣，依然黏附在邦人的腦裏不去。日清戰爭以前，因了內亂外戰，甚麼都還在幼稚時代，姑且不去說他。及我們的生活漸拓了新路的明治三十年以後的浪漫主義時代，還要罵那歌詠青春之戀愛的詩人們爲『星莖黨』，從而鄙之。到了明治四十年前後，世人橫自誤解了自然主義的名辭，復把一切性的關係，重新加以侮蔑。既而又把享樂主義一語，任意加以異樣的意義。至於最近，則把性欲與戀愛，

不分高下，併爲一談，想重新再來開始愚弄了。總之，雖換了手，換了用具，所營的依然是反覆着頑強固陋的舊思想的迷妄而已。

那末，這樣蔑視性的關係的日本人，其性的生活，真有清教徒（Puritan）樣的潔癖嗎？不消說，實情是正反對的。自古至今，是一個非女子不能到天明的國度，到鄉間去，全村無一處女的村落，據說也不少呢。患了這可厭的現象而還不行青年男女同學（Coeducation）也是這個國度。據說，曾任明治時代的教育當局者的某，有一次責其友嫖妓，其友反詰道，『那麼閣下的拉下婢之袖，如何？』這位明治的大教育家一言都不能回答。這就是舊式四角八面的道學先生的好標本。

一面把性的關係竭力擯斥侮蔑，而在別的一面，男女的風紀之亂，幾爲別的文明國所僅見，這因爲像武士道等類的舊道德裏，全然缺着對於戀愛的高尚的正常的理解的緣故。是囿於把兩性關係單認爲生殖作用和性欲的遊戲的固陋見解的緣故。是不覺到在此動物進化的人間生活上，兩性關係較之簡單的性欲作用更進轉昇華（Sublimate），

已成了至高之道德，信念及藝術了的緣故是不想到這是橫在『人』的生活的中樞裏的至高至大之力的緣故。

近來在日本時見有關於性的生活的著述或翻譯，我覺得這也原不是壞事，但若單普及了性欲的知識，而不把戀愛——人格關係的全的意義闡明，則古來日本人所有的偏見迷妄，不將更甚了嗎？我以此爲憂。在西洋，論究戀愛的心理，思闡明其靈肉兩方面的諸相的書籍，從來很多。那在小說與批評上揮其暢達流利之筆，震驚一世，令泰納（Taine）左拉（E. Zola）尼采（F. Nietzsche）等的近代文豪讚歎不置的前世紀的才人斯丹特爾（Stendhal），則有戀愛論（De L'Amour）的名著。又，雖是歷史家而詩才縱橫富於情熱的裴爾·彌休萊（Michelet）所著的戀愛篇（L'Amour），也是斯類書中最流行的著作。如果有人不贊成文學者或歷史家所著的書，那末請去翻意大利的病理學者巴羅孟德格塞（Mantegazza）的名著戀愛的生裏（Fisiologia de L'Amore）看，那裏可以讀到極系統的科學者風的心理論罷。至於詳說戀愛與人體美的關係，歷史地敘述



戀愛的諸相的，則有亨利·芬克（H. Fink）著的浪漫的戀愛與人體美或愛特格·沙太斯（Schulz）著的戀愛史等。到了現今，還沒有脫去把戀愛認作劣情的偏見的人們，我要勸他們一讀這些名著。

日本語中，和英語的 Love 相當的言語，全然沒有。甚麼『戀』字咧，『愛』字咧，感覺很是不同。至於“I love you”或“Je t'aime”，無論如何，不能譯成爲日本語。這種英語或法語裏所含的言語感情，全非日本語所能表示得出的。用了『我愛你啊，』就全然不對。沒有言語，就是沒有用以表現的思想的緣故。

我到現在還記得。孩時爲了學寫英語書簡，曾有過種種的書翰文範。開卷第一就覺得奇異的，無論翻那一本，至少必有一章是戀文。和親子兄弟友人間的贈答書簡並列着，甚麼『與新識的可愛的女子書』咧，甚麼『男子誓愛於女子書』咧，甚麼『佳音』咧，很多很多。這使我於當時的孩子子心中，也深深地覺到東西兩性觀的相異了，若是在日本，這樣的文範，除了花柳界，恐防全無用處了罷。如果說用作學校作文科的參攷，現在的

教育家先生們，那真要發怒了吧。這情形可單說是表面的風俗的相異嗎？

### 三 戀愛的今昔

人生是欲求的無限的連續，換言之，生的事的本身，已經就是求着甚麼的事了，不管所求的爲異性，爲真理，爲淨土，爲神，爲知識，爲黃金，或爲名譽，根柢都置在對於那事物的熱愛上，因爲求不愛的東西的事，是不可能的。因之，甚麼都不能真心去愛的事，不能不說是人生的最大的不幸，最大的悲哀。

這生的欲求，就成了人間的種種的創造而表現，其中，最大，最自然，最強的欲求，是生命的創造。人欲創造新生命，用了子孫的形式永久保存自己，只有賴於和異性結合。戀愛就生於此。無戀愛的生殖作用，不是野蠻的喜劇，那是人間的悲劇。

把廣義的愛認作至上至高的道德，認作人間生活的中樞。這思想也和別的許多近

代思想一樣，同是發源於希臘。哲人柏拉圖的著作中，最有詩味藝術味的對話篇與保鏘（Symposium），即是就了森羅萬象說普遍的愛之力的。他以爲：無論在地火水風之間，無論在天與地之間，都有着互相求引的神祕的戀愛與結婚，萬物決不單獨存在。又，這愛的力常求真求善求美，和絕對無限的世界相連續，憧憬着至高至大的靈。人的愛人，就是達到這靈的世界的階段。柏拉圖死後已二千三百年，流風餘韻長留後代，這思想影響着這許多的哲人，甚至像雪勒（Shelley）華治華斯（Wordsworth）勃郎寧等近世的詩人，還有着這影響。

可是，在柏拉圖的時代，還未曾想到像近代樣的戀愛觀。據奧大利的愛彌爾·路加（Emile Luokka）數年前所發表，震動學界和文壇的名著戀愛的三階段（Eros），則兩性關係是和文化的發達一樣，自古至今，經了三個階段了的。第一是只爲性的本能所動的肉慾的時代。這屬於古代。無論經了多少時代對於兩性關係不能認識其超越性欲與生殖的意義的東洋的道學家流，要之還是迷滯在這階段的人們。第二是戀愛觀和基督

教的禁欲主義相結合的中世期。那時認女性有超越人性的神格，結果就變成聖母瑪麗亞的崇拜。於是，一向被認為罪業之魁的女性，遂一躍而為君臨男子的女王或女神了。這思想先起於法蘭西南部的勃洛文斯（Provence），因了那時抱琴行歌騎士城下的托羅巴鐸爾（Troubadours）詩人們而流傳。靈的戀愛觀於是遂帶了濃厚的宗教色彩，成了所謂『敏耐』（Minnesingers）的浪漫的戀愛觀，在歐洲文藝思潮上，加入無上的華麗的色彩。但丁在新生（La Vita Nuova）裏贊女性為『諸惡的消滅者，一切的善的女王』的女性渴讚的思想，中世不必說，至十九世紀，猶用了種種的樣子出現於歐洲的文學上。可是，中世的『愛的宗教』別的半面，却復具有着可驚的肉慾耽溺的生活。認靈的女性為救的女神，同時又認肉的女性為惡魔之手。像環格耐在端訶伊賽所寫的彷徨於靈肉二元的生活間而苦悶的，就是中世人。

繼續古代的肉的本能時代與中世的靈的宗教的女性崇拜時代而起的，當然是靈肉合一的一元的戀愛觀的時代了。這就是近代。像古代樣地把女性作男子滿足性欲及

生殖的工具看，是男尊女卑的動物的待遇，像中世樣地崇拜女性至於奉之至九天，是認女性有神格而不認其人格。把女性認作一個的『人』，確認其個人的人格，并抱持完全的靈肉合一的戀愛觀，這屬於路加所謂第三階段的十九世紀以後。根於近代女性的自覺的個人主義的思想，一方面破壞了舊時的戀愛觀，一方面就生了新的戀愛觀。以爲：無論男或女，單獨的總是不完全的東西，兩性互有補足作用，兩個個人彼此相牽相求，互更新其自己，使自己完全充實者就是戀愛。如生殖作用，只不過爲兩性關係的一部分，所謂戀愛，就是因了異性的二個人的結合，互把其『人』的自己充實完成的兩性的交響樂而已。愛倫卡 (Elen Key) (發音作『凱』是不合的) 及愛特華特·嘉本特 (E. Carpenter) 等的所說，就是現在這樣戀愛觀的代表的东西了吧。

把戀愛分爲精神的愛與肉的愛二者，把愛神威奴斯分爲兩個，一是天上之戀，叫作 VENUS URANIA，只是肉感的戀，叫作 VENUS PANDEMOS。這見解是古時柏拉圖以來的戀愛觀的根本。到了二十世紀，才撤了這差別，達到了一元的靈肉一致的

戀愛觀。

十九世紀的諸戀愛觀中，要算叔本華（Schopenhauer）的所說為最有名。據他的見解，戀愛只是宇宙大意志的發現，即人為製造子孫的意志所驅，遂去追逐所謂戀愛的一種幻影，論其究極，『思造了次代者更從次代者造出許多的子孫，』（*Mediatio compositionis generationis futurae e qua iterum pendit innumerae generationis.*）這即是戀愛了。這哲人視生殖比戀愛本身為重，視對手的占有比兩性相愛更有深的意義，這是從他的意志的哲學當然的結論，後雖為赫爾德曼（Hartmann）所祖述，尼采所同意，然在蔑視戀愛的精神的人格的意義這一點上，在二十世紀的現在，除了當作過去的一說以外，便無意義了。惠代金特（Wedekind）的戲曲，也是屬於這系統的東西。

#### 四 愛的進化

不知爲了甚麼又像了學校教師的講解了，從這裏起，從新來過罷。

葛理斯 (H. Ellis) 福萊爾 (Forel) 以來，近時學者對於性欲的研究，顯爲進步。他們的研究，唯其不像日本的一時的淺薄的遊戲氣分的流行物，故其及於一般思想界學界的影響甚大。就中，如精神分析學一派學徒的研究，竟主張把一切的道德及其他的精神現象的根本，皆歸之於性的渴望 (Urindo)，這對於從來幽靈道德的信者，恰如淋以冷水三斗，確是痛快。

把人間道德生活的根本的愛解作基因於性欲，這並不是甚難之事。人當呱呱之時，已有着性欲，赤子在含吸母的乳房時已發動着性欲，稍長就變形爲對於父母兄弟的愛。精神分析學者曾引了許多的例證，說明此說。這種學說的當否，暫且不論，兩性間的戀愛，其根基於性欲，原是今人誰也不懷疑的事，不過所不可不辨者，這和動物不同，是隨了人間的進化，已被淨化醇化了作着最高至上的道德和藝術了。如彼一聽到男女間的事，就斥爲色情劣情癡情的古風道學者們，無非表示其頭腦在這點上尙未脫畜生之境一

步而已。

愛情的從一狀態轉移到別狀態，轉輾淨化的事實，即使不背出麻煩的學說來，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上，也可時時經驗到的。譬如黃金欲，最初是爲了欲得用黃金交換的物品而求黃金，到了後來，這欲情就會轉移，至於變成只爲黃金而求黃金，不顧其他，現出如今日資本家的心理狀態了。再用了略爲上品些的例來說，最初爲欲食魚而釣魚，這欲情到後來進化轉移了，可以變成不管釣得着魚與否，只對於垂綸於林間之流的釣的事本身，感到釣魚之樂，醇化淨化到如昔時亞伊薩克·華爾敦 (Izaak Walton) 在釣魚大全裏所寫的那樣詩人的長閒的餘裕低徊趣味的心的狀態了。又，世間很有愛書家，那就是不管讀與不讀，只貪多愛玩，以板本的古，裝訂印刷等外觀的古色可掬爲樂的人們。最初是對於書籍的內容感到興味，爲了滿足自己的知識欲讀書欲而求書，到了後來，這欲情就移轉到和書籍的內容毫沒交涉的處所去了。

這樣的淨化轉移的心理，進化的人間比動物更顯著地現出着，一進了這境地，最初



所求的目的，已潛存到無意識心理的底下去了。學者也許稱此爲『昇華作用』(Sublimation)，但名稱用甚麼都可以。

人間最初在動物時代，其求與異性結合，確爲了性欲滿足與生殖欲望。但進化以後，其欲望就被淨化醇化詩化至於生出了所謂戀愛的至上至高的精神現象，到這時候，最初的所謂劣情及欲望，已沈潛於無意識心理的底下了。戀愛原非無完的浮萍或無根之草，確在性欲的泥田中深深地強大地伸着根蒂的，但須知道，當成了戀愛，高高地美麗地開了花，結了實變成母性愛近親愛的時候，其根蒂早已在泥土之中沒了形跡了。

像全沒有肉的經驗的少年男女的初戀，甚麼性欲或生殖的問題，可以說未曾上意識的。他們在這時候，才嘗到真的人生的意味，最初所現出的，大概是自己犧牲的精神能，就是那爲了戀人，雖把身心獻給也不惜的奉侍心。幾年間從學校裏的先生們，聽到甚麼『忠』咧『孝』咧『社會服務』咧以及用了其他形式的教說，而尙未充分成自己體驗的內容的自己犧牲的事，到知道戀愛時，才如實感得罷。作一切道德的根柢的自己犧牲

的精神，常爲熱烈如火的戀愛男女痛切地體驗到。只以甚麼『爲人之道』爲口頭禪，說仁義談忠孝之徒所未會夢想到的熱烈的自己犧牲的至高的道德性，在戀愛裏最美麗地顯現。所以，這樣的戀愛心境，在只知漁色滿足性欲，生了子孫把私有財產讓與的不良老年們，和單爲旺盛的性欲所驅，釘在女學生或婢女之後的面飽滿面的不良少年們，當然夢想不到。戀愛有着高尚性貴重性，要心地純潔的人，才可攀援，不，反轉來說，說人的心地要到知道戀愛時才高尚，才純淨，也非過言。雖已經爲理智硬了爲黃金欲粗了的心，等到一知道戀愛就竟能轉復柔和，像這樣不可思議的事，也是吾人所常常見到的。

及入了結婚關係，這愛更在物的基礎之上被固定且加強加深，可是最初的美麗的浪漫主義，決不依然持續，鮮艷的戀愛關係轉成樸素，浮游的變爲沈着的，外面的更變爲內部的，花去而實遂結了。詳言之，因結婚確立了物的基礎，同時，愛的內容就益進化轉移而增其複雜性，更開拓出一新境來。就是，最初的戀愛轉而成了夫婦間相互扶助的精神，至高至大的情誼，更進一步，且向了父母對於兒女的愛情而轉化。至於把婦人所有的最

可貴的母性愛，認作無非是根於性欲的戀愛的延長或變形，亦不失為正當之見的了。這繼而又爲子對於親的愛所報償，及更隨進化而擴大，到由家族而鄰人，而自己民族全部乃至社會及世界人類時，吾人人間的完全的道德生活，於是完成。沒有愛的地方就沒有道德。

也許有人說罷，卽在昔時君臣主從的關係裏，其自己犧牲的精神，也有熱狂至於捨生不惜的。但在兩性關係以外，只是心的結合而已，個人與個人之間，要找尋精神與肉體兩方完整的全人格的結合，除了戀愛生活，斷不是可能的事。須知兩性的肉的結合裏，存有甚麼都不能比擬的絕大的精神的意義。『同心一體』的名詞，是在別的任何生活上所不能如實適用的言語。

世間極其少數，有靈肉都全與異性斷絕接觸的人。在這種狀態中，那從性欲發生的愛的力更營着可驚歎的轉移昇華作用，或成了對於真理及知識的愛欲，或變爲對於藝術的熱烈的愛慕，變爲如芭蕉或西行的對於自然美的陶醉沈溺，在入了敬虔的宗教生

活者，且變了希求神欣求淨土的信仰而存在着。把自己的全生命集注於一點達到白熱程度的三昧法悅的心境，無論其是科學是藝術或是宗教，都與相戀的男女所抱的忘我的心情無大差異，把這全認爲別物，以一方爲高尚，一方爲卑下者，畢竟無非淺薄的俗流的俗見而已。

## 五 娜拉已經舊了

把人類的性的生活，特別是其最進化的純正形式的戀愛，用上述的見地來考察時，就會覺到這在結婚問題上，更有至高至大的意義了吧。又可令人承認由愛倫卡所唱的戀愛至上主義的結婚說，是有着不可搖動的真理的。

雙方都是自由的個人的男與女的結合，且因了這結合得以完成自己且創造新生命的生活，只由了相互間的戀愛，才可以成立。無戀愛的結婚，豈但使『人』的自己的存

在成爲無意味，在民族的發達人類的進化上，亦大有障害。所以，甚麼法律，財產，家名等的條件，無論怎樣完全具備了的結婚，其間如果缺了兩性之愛，從最高的道德看來，是三文的價值都沒有的。卡在戀愛與道德，戀愛與結婚等著述中，曾極大膽地率直地唱這戀愛至上主義。如果男女最初相愛，後來戀愛消滅，則可即把結婚關係取消。她的這樣的自由離婚論，亦即是此主張的當然的歸結。失了愛的虛偽的結婚生活，在能批判與自省的近代人，確是斯德林堡的所謂『地獄』的生活，這地獄的悲劇，不但吾人日常多所見聞，其爲近代文藝的最主要題材之一，不用說是讀者所知道了的。

無論法律上的手續怎樣，單爲了財產，爲了家名，或是爲了其他甚麼的必要，和不相愛的人結婚，這是有個人的人格有自覺的人所斷不能忍的吧。特如無經濟上的獨立的人——尤其是女子，因了無愛質結婚關係，以圖自己物質生活的安定者，無論如何想，究是一種的奴隸的賣淫生活，無非野蠻時代的賣買結婚的遺風而已。又，即使只是一夜的結合，如果其間有着戀愛，那就確是結婚，不是賣淫。沒有愛的夫婦關係，雖持續到了白髮

的四十年五十年，人間所作成的制度，雖怎樣地加以承認，在神的最後的審判庭上，總究是一種的強姦生活，賣淫生活。一夜的賣淫，一度的強姦，斥為罪惡，而持續到銀婚式金婚式的長期的賣淫關係與強姦生活，却光明正大地為世間所承認，究竟這樣的賣淫與強姦，是值得祝賀的好事嗎？

關於結婚與戀愛的問題，誰都會感到的，是自我覺醒了的近代人的個人主義思想與戀愛的關係。戀愛全是為對手而貢獻身心的自己犧牲的精神，反之，個人主義乃極端地主張自己肯定自己。思依了自己欲求而自由行動的思想。由結婚成立的家庭生活，和覺醒的新人的自我的要求，會反覆過幾多次的悲慘的衝突。易卜生所描寫的女子，如海太·迦勃列 (Hedda Gabler) 娜拉 (Nora)，皆是代表由這衝突而起的戀愛的破滅與家庭崩壞的悲劇的。

那末，在當作個人覺醒了的女子（或男子），戀愛畢竟只是空疎的理想主義嗎？是一種的感情主義 (Sentimentalism) 嗎？在強有力的個人主義的面前，戀愛結婚果不過

是無意味的空想夢幻嗎？也會被認為如此，但這見解在現在已經舊了，是前世紀的事了。二十世紀的今人，已因發見了更深一層的自我，肯定戀愛，並發見了以戀愛為基礎的結婚生活的真意義了。

自易卜生作了傀儡家庭，驚動歐洲的思想界以來，已四五十年了吧，眩目也似地急速變化的思潮之流，現在已轉着方向，一次失了的東西，從新被尋出，一次否定了的東西，從新被肯定。同時，那脫出夫家的新女子娜拉，在現在亦成了淺薄的舊女子了。

明白地說，這就是因為覺悟到戀愛是把真的自己肯定完成的東西的緣故。人——特別是女子，以前注目於自己，以為這是自己的真的生活了，更在較深的處所發見有更大的自我存在的緣故。知道看作因戀愛放棄了自己者，實因只見到表面的外面的自己，人要在性上靈上都全我地滿足自我，只由了戀愛才可能，只由了真的愛真的捧獻自我才能使自己滿足充實。放棄娜拉式的自我的事的本身，就是使真的自我充實實現的事。新女子更作了新的妻新的母而出生，母性擁護的主張亦由此而起，人生的性的生

活的真意義也覺悟了。再就男子方面說，如果對於戀慕的女子能獻給身心，實是滿足真的自我的唯一之道。那欲愛而不得愛的苦痛，失了愛以後的生活的寂寥，皆由不能滿足這真的深的自我而起的。

在這裏要聲明：須知以這樣的戀愛觀為基礎的結婚生活，和那向無自覺的或違反自己意志的虛偽的結婚生活，及因襲的賢母良妻主義，在本質上，不從其出發點上，已全然不同。并須知這樣的戀愛心境，要大大地自我覺醒了的人才能領會得到，是可將真的結婚與賣淫或家庭奴隸的生活峻別的新的至高的道德。

## 六 般生的作品

在戀愛裏，否定自我就是所以肯定更大的自我。這樣說，似乎好像在作怪異的反語。我想，讀者只要合了宗教生活一考，就會明白的罷。在這極簡單的論文裏，原無把這論及



的餘暇，且把上述的事就了二三的文藝上的作品來加以考察，

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出了以後，像那樣的新女子的思想，曾因了易卜生自己及別的許多作家或批評家大加訂正過。娜拉式的女子（或男子）在靈上肉上嘗盡了孤獨的況味所發見的，亦仍是由於性的戀愛的自我的充實與生活的更新。我現在試求其例於般生（B. Bjornson）的作品罷。

在同一時代同一環境中而取全然正反對的態度的藝術上的二大天才的並立，是各國文學史上所屢見的有趣現象。如沙翁與般·強生（Ben Jonson），如天尼孫（Terrence）與勃郎寧，又如日本自然主義全盛期的諸作家與夏目漱石氏同樣，對於易卜生是全然傾向相反的作家，前者的文學是暗黑的無可奈何的，後者的却不論何時都帶着明快的詩的肯定樂天的性質。這般生於傀儡家庭出世的後六年，著戀愛與地理學（一八八八年），又於死的前年的一九〇九年，著其最後的劇曲嫩葡萄著花時，補正易卜生的娜拉式的思想。

和易卜生的海太·迦勃列的台斯曼相似，戀愛與地理學的主人公也是一個學究先生。他是個地理學的教授，不顧甚麼人生與世間之事，一味埋頭於專門的研究，認家庭爲煩累，對於家人也無快樂的談話，恐有妨於自己的用功，把女兒送到學校的寄宿舍去，說妻的理家務是當然的，從不加以照顧，妻和他去商量甚麼，就說妨害他的研究，作不快語。因爲一切都是如此，所以這枯淡的學究先生的結婚生活，實是徒有其名的極寂寞荒涼的東西。做妻的不能堪了，適又逢到了一個可思慕的男子，於是遂與之偕逃出家。到了這裏，學究先生的夢翻然地醒了，深悔獨自沒頭於研究不顧一切之非，恍悟人生比之學業問題更大。恰好，一度出世的妻仍舊回來了，他狂喜地近她，於是愛的靈光就輝耀於家庭裏。劇的梗概只是如此。

般生對於全然只知狹窄的自己本位不顧其他的個人主義者，加以更強力的非難的，是嫩葡萄著花時的喜劇。這次從女子方面描寫。

亞爾維克的三個女兒，都已到了芳齡了。三個都是當時普通的迷信着求自由解放

的新思想的女子，各與其所愛的男子任意地學着時髦，父親是向不在她們的眼中的。最幼的海列娜，尚且和快已五十歲的叔父約了婚哩。母親亞爾維克夫人是這三個女兒的熱心的庇護者，非但不以丈夫爲意，一味在自己私蓄的賺錢上奔走，把家庭置之度外。獨自住在這寂寞的有名無實的家庭裏的主人公亞爾維克，一方又因耐不住所謂中年人的岑寂，遂想不顧一切遠遠地跑到澳洲方面去。

諺語裏說：『嫩葡萄著花時，老葡萄也發酵。』亞爾維克夫人的姪輩裏有一個名叫亞爾維爾代的女子。見了那妖嬈地嫩葡萄的著花，那有了年齡的亞爾維克的寂寞的胸中，老葡萄發酵了。就是所謂中年的戀愛罷，亞爾維克遂與這女子攜了手出家了。爲自我主義的妻所冷遇的男子，這次與比自己女兒還年幼的青年女子陷入了戀愛了。

因了爲夫爲父的人的出家，留在家裏的個人主義的妻與女兒們也大大地慌張了。特別是妻，她是一向睡也與女兒們在一處，不與丈夫作伴侶的。在丈夫出家的那晚，才回到了真的自己，戀慕之極，睡到人已不在了的夫的牀上去。取出約婚時丈夫送她的戀歌。

來讀咧，抱了丈夫的枕，追想新婚當時之夢咧，深悔自己一向的不是。現在已回到了真的我了。女兒們亦說到對不起父親就泣。

這時突然地丈夫亞爾維克回來了。原來他並未會遠往外國，只在鄉下走了一會。

妻捉住了意外歸來的丈夫，狂喜得幾同歇斯的利。那追思往事似地把方才翻着的那戀歌冊含了羞偷偷地藏過一段，般生的喜劇，表現得真巧。夫人哭咧笑咧抱了夫的頭接吻咧，大鬧了一陣，這恭喜的劇就完結。

單聽近代劇的大略梗概，比讀美人的面相書還無味。作家般生用了極優的技巧，把這場面喜劇化了，對於前世紀的淺薄的個人主義如何地發着諷刺，只好一任之於聰明的讀者的想像了。

## 七 戀愛與自我解放

這二作中的地理學者與亞爾維克夫人在夫婦未分離以前所認爲自我者，實是極表面的自我。一旦經了這樣的試鍊，通過家庭崩壞的悲劇，至最後妻回到夫手裏夫回到妻手裏的時候，他們於是才發見真的深的第二的自我。經過了前世紀的娜拉時代以後，今世紀的戀愛肯定的時代就這樣地到來了。淺的變爲深的，外面的變爲內面的，因了比前更深更強的自己省察，尋出真的自我，同時亦在戀愛生活裏尋出了真的自我解放。

從前的爲了個人主義否定戀愛，是真的自我未覺醒的緣故，是生活淺薄的緣故。所以，由現代的最進步的見解說，戀愛的心境被認爲『自己放棄裏的自己主張』（self-assertion in self-surrender）爲了己所愛者獻給自己已全部，就是在最強地主張着自己肯定着自己。是從戀人中發現自己，從自己中發見戀人。這自我與非我全然一致處，自有所謂同心一體的人格結合的意義。從一方面說，這就是自我的擴大自我的解放。到此境地，才有真的自由可得。因爲離了小我覺醒了大我的緣故。我在前所說的宗教的法悅與戀愛的三昧境相同，意即在此。宗教家所求的解脫，大澈悟，及追求神國，往生淨土。

的心境，無非完全的自我解放，真的自由生活而已。這是只由了唯一的全的自己犧牲自己放棄才可達到的絕對境。那個歐洲中世的浪漫的詩的戀愛觀，與羅馬教會的宗教信仰結合了，成爲哥德的所謂『永遠的女性』，但丁的把地上的戀人培德麗契看作救的女神，就因爲戀愛與宗教的心境裏有着這樣共通性的緣故：我相信。

全未曾有我的自覺的中世人，僅依賴羅馬教會的信念，遂到達了所謂宗教的戀愛的自我解放的三昧境。但，既一度通過了娜拉時代的個人主義的現代人的戀愛觀，是由最初的差別觀出來的平等觀，是以自己批判爲基礎的自己否定。所以，雖同是戀愛，現代的在其具着有批判的深度與確度的充實性的一點上，較從前不同。戀愛的心境本身，今昔不變，惟於其出發點有『我』的自覺的有無之差，這是不可不知的。

梅戴林克 (Maeterlinck) 的某作中的人物，對其戀人說：『我在知道我以前，似乎非先知道你不可了。而且，知道你的心比我的心更明白。你是比我全部更近於我的東西。如果沒有你在這裏，我且要不能意識到我自己本身了。』這是自我已覺醒的人，把那在

戀愛中發見自我本身的近代人的戀愛心境，最美麗地表出着的話。

並不爲了別的任何人，爲了因襲，爲了家名，爲了財產，只爲了自己把自己全部投出於自己所愛的人的面前。比這生活更自由的生活還有嗎？比這更大的滿足還有嗎？連對於自己本身尚不受束縛的處所，有最大的自由與解放，這就是戀愛。

反之，如果爲了自己以外的甚麼，爲了因襲，爲了利益，或是爲了家名，棄了自己把身心捧給者，顯是偽善。否則，是賣淫，是奴隸，是畜生道。決不是人間的，文化的。只要是在前世紀已一度覺醒自我了的人，斷不能容忍如此。從新時代的道德考察，把無戀愛的結婚認爲人間的大罪惡，其思想的根據，就在這點。

由現在看來，娜拉式的所謂『新女子』，不過上了覺醒上的第一步。所以，滯在那樣狹窄的個人主義不能再踏進一步的人們，以及尙未踏進那樣自覺的徑路的全然無自覺的人們，都是不能到達所謂『自己放棄裏的自己主張』的至上至高的愛的生活的。個人主義者再進一步就可被救，至於全然無自覺無批判的，那真是不能自脫於未來永

却奴隸之苦與畜生道的人們了。愛的天國的門，對他們是永久地固鎖着的。

我方才說『娜拉已經舊了，』但像尙未到娜拉境地的日本婦女，不永遠是被詛咒者嗎？啊！『娜拉已經舊了，』這話在日本也許還不能說呢。

## 八 從無批判到肯定

這裏借用愛倫·卡的言語罷說：

『這樣的完全的相思之愛，含着合二人爲一體各自由地開展到最大完全境的希望。如果戀愛可因了這樣的同棲生活而完成，唯限於對一人，且一生中僅有一次。般生把這用了詩人的簡單的言語表現着，他說，「戀人感到自己成了二倍，這就是愛，否則不是愛。」又，這感情乃是解放人格，使之保持且加深，是鼓吹天才的貴重事業的東西，和那使人格下劣放漫損滅的一時的肉感的愛，是正反對的。』

（卡的論文婦人的道德）



這位瑞典的女思想家，更用了寥寥數語，把結婚與戀愛的關係加以斷定，說：

『卽無正式的結婚，戀愛亦是道德的，而無戀愛的結婚爲不道德。』(同上)

我除引用這些大膽的斷言以外，關於這點，不欲再加蛇足了。

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在如前所說，戀愛的美麗的浪漫主義，結婚後要消滅的意味上，確有半面的真理。但被認作墳墓者，其實不是死滅的墳墓，乃是外面的東西陽爲內面的，以其加深，遂帶了潛在的性質了的緣故。因了結婚而會消滅的戀愛，那只是肉感的一時的遊戲或玩耍而已，不是真正沁入靈魂生活的人格結合的欲求。不消說，在日日晨夕相對的結婚生活裏，要像最初浪漫的戀愛時代的樣子，每次相見悸動，生命力就先不能繼續，故其戀愛自不得不變爲潛在的內面的。久客外國，偶然喫到米飯，比山海之珍味還美，在日本每日喫米飯，也不覺得甚麼。這並不是對於米飯飽了厭了，不乃對於米的愛執，更深入內在的緣故。在夫婦間的愛裏，確也有這種情形。

但危機往往在此時候來威脅結婚生活。恰如捨了米飯而下箸於魚醬(Shiokara)

雲丹 (Dun) (魚醬是魚的細末加上了鹽的東西，雲丹是一種海產動物，用以作醬。都是在飲酒時，少許食之以爽口的。——譯者注。) 的樣子，和別的男或女發生關係的所謂三角關係『三人的經濟』(Ménage à trois) 者，就在這時候。如前面所舉的般生的戲曲即是。如果那結婚是由真正的戀愛成立的，那末雲丹與魚醬斷不是永續的東西，必有回頭來喫米飯的日子。唯最初就無真的戀愛的結婚，在這時候不免要遭遇到可戰慄的永久的不祥。戀愛不真，精神的人格的结合不同，倘有乘虛而入的第三者，即結婚生活就容易被破壞，覆水似地永久不復回復了罷。不，如果以前的結婚關係只是便宜的形式，虛偽的，或少年時代的一時的遊戲的，常會要到了後來的三角關係中才嘗到真正人間的充實的戀愛生活，如故人島村抱月氏的情形，(島村抱月爲日本有名的文學者，四十歲以後和其女弟子優松井須磨子陷入戀愛，抱月死後須磨子即以身殉——譯者注) 就是此類了。

即在由真的相思而成的戀愛結婚，其二人間的內的生活，也自經過三個階級。最初

的美麗的浪漫的盲目戀愛，進了同棲生活變形一次，因了相互的自省自覺，現出一種娜拉時代，由此更進一步，變了真的內在的戀愛關係，真的自我解放的自由生活於以成立。那般的戲曲二篇，可以認爲是把這轉化的途徑借了異常的外的事件誇張而喜劇化的東西。這恰和思想史上中世無自覺無批評的宗教的戀愛觀一次被前世紀的個人主義破壞了，至現代進而轉爲根於自覺的新理想主義及戀愛肯定的徑路相等。

這由浪漫的進於覺醒批判更達最後的肯定的三階段，是人間一切思想生活上所必經的必然的途徑。例如就勞資問題階級爭鬪的情形說，也有同樣的現象。古來封建時代的主從關係温情主義，全由無自覺的盲目的浪漫主義成立！及前世紀爲馬克斯一派所促醒，就成了無產階級的自覺運動，全世界至今還受着這運動的騷動。比之兩性關係，這就是娜拉時代吧。我們的社會生活，今後勢須進化變遷，比今日批判的改造時代更進一步的時期，必定到來。這是否是那詩人威廉·馬列斯（William Morris）所想像的富於中世色彩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乃別一問題，但新生的曙光，現在不已漸在地上

現出了嗎？

至今連覺醒的第一步尚未踏入的，是盲目無批判的幼稚的生活，是爲全蔽了目的寇別特（Cupid）的箭所射中的盲目戀愛。美是美的，可是其花不久會被幻滅的暴風雨所散。至於繼此而起的自覺批判的時代，爲求自由解放而苦悶，似也決非幸福的事，不過，在此階段，有暫時停了步凝視自己反省生活的澈底的真誠的努力，由這真誠的努力，一度把過去的美夢消失了以後，從新會得了新生命來更生復活的。達到真的自我解放的戀愛生活，一切民衆可以無不合理而生活的新社會，這等光榮的『第三帝國』都要這樣才得建設於地上。

## 九 結婚與戀愛

和結婚與戀愛的事項關聯了在我念頭浮出的，是前次惹起世間注意的名叫H的

青年夫人的悲慘的自殺。不詳悉內部有怎樣的糾紛錯綜，只以新聞上的記事爲材料，漫然把別家的事來批評，不是紳士所應該的。當那消息初傳出時，我對於來徵求卑見的新聞記者，緘口不說甚麼，現在更不願多說。唯曾在耳夫人所留的一紙遺書裏，見到燃燒着獻身的熱愛的血與淚滲出在那無粉飾的文字行間。人到臨死是決不說誑的，即遺書裏所表現着的言言句句，是她的真實的愛的最後的告白。在那上無半點可疑，這就儘夠了。周圍的人們關聯了財產家名及其他各種問題而說的千言萬語，比之於用『愛』與『死』證明的她的一紙遺書，真是無力的東西。

在全生命高燒到了白熱點的戀愛之前，所謂『遺產』的三十萬或五十萬的零碎錢，算得甚麼？那非只是現在爲了人類的幸福大成着問題的私有財產嗎？此外如甚麼法律上的手續等等以及其他的瑣屑，在結婚問題上，決不是重要的東西。『戀愛是至上的』，唯其周圍的人們把勃郎寧的這一句看作詩人的夢話，爲法則因襲與形式所拘束，才有那樣的悲劇的。不，不但周圍的人們，連耳夫人自己也並未知道此理。至少是與周圍的人

們一樣，認這等事只見之於詩或小說，知識上雖絕端承認，尙未取入爲自己生活的內容的緣故。是沒有拋了一切瑣屑，求最後之安住地於戀人的擁抱，以得新生之歡喜的確信的緣故，觀其當將奔就戀人而出家時，尙拿出牌位來看，似她自身亦是個通常爲因襲形式所束縛的女子。因有這不澈底的態度，她就就可樂的與戀人接近的三四年的生活，作歧路的彷徨，自己把好事弄成不好，結果遂至末路而演出自殺的悲劇。

呀，像這樣批評調子的話，我不該再說了。在親處其境的她自己，也許不能像外部批評的樣子，把事情簡單解決罷。例如，二十萬或五十萬的私有財產，在我們無產者的眼中看來，真是無聊的東西，但在像現在樣的非營不合理的經濟生活不可的社會組織裏，眼見面前有可得的四五十萬的財產，再加之怯弱成性的女子，即使在無意識心理中，對之動了食指，也誠非無理之事。此外如母與兄等的關係，形式上的手續，世間的名譽，恐也未免不能忘情罷。知了不能斷行，這是爲『人之子』者的怯弱無用，是人間的悲哀。這其中亦有着嘗味不盡的人間生活的複雜味與情趣。『戀』與『死』在這幾乎有絕對性的

森嚴的人生的二大事實之前，未熟的學問法律論，道德論，究有何用？愛是人生至上的道德，死是一切的淨化者，我們對此二者，唯有俯首驚歎禮讚而已。像終有介事地喜批評的人們的可笑啊！非到神的最後的審判庭，曉得些甚麼啊！

說戀愛的山路是崎嶇的。英語的 *Passion*，在語源上是受難或苦患的意思。戀愛確是人生的難行苦行，不是遊冶郎的風流，不良少年的惡戲，是真誠的努力，是必死的奮鬥。用了小智慧打算利害，被廉價的既成品的因襲道德所束縛的人們，如何能了解這心境啊！自殺的行爲，縱在任何美名之下，或依任何理由而行，從人生的肯定者看來，確是一種罪惡。在人生的難行苦行的途上自殺者，明明是卑怯。但并這卑怯而不敢，模糊過日的人，世間也決不少。比之茫然地甘於奴隸生活，一味隨了生來的惰性當了活屍活着的人們，那麼仰藥絕命如她者，寧要算是優者了吧。至少，當作資本家的女兒，已是傑出了的，也未可知。能喘着悶着，倒了再起，走窮了再拓出新路，向着向上之途走的，才是真正的強者，真的達人。

## 十 人生的問題

關於日家的事件，某大新聞在社論裏這樣說：『一纖弱的少年婦女之死，無端成了社會問題，舊道德甚麼咧，新思想甚麼咧，儼然如社會上大問題的樣子，加以評判，這就可證明現代我們社會的人心如何地膚淺浮薄與不健全了。……這種事件，世所恆有，而在新舊思想的過渡期，其例尤多。』至於這新聞的會趕把這事件用頭號字標題貫通三欄來大書特書自不消說得。從種種的點上來，都表示着反映現在日本社會人心的新聞的常態，所以很有趣。

我在這裏把這引用，並不是因爲這是大新聞的社論的緣故。因爲覺到現在以先覺者自任，以識者自居——換言之所謂操觚者教育家學者政治家的人們中，意外地尙很多懷抱和這社論同調的意見者的緣故。



青年婦女的戀愛和死，引起了社會的注意，這爲甚麼是不健全，是浮薄？難道非有關於甚麼政治軍事的事，就無價值了嗎？非甚麼國務大臣陸軍大臣的事，就不足轟動嗎？這論者恐怕即是那口操甚麼『婦女小兒』或支那式的『女子與小人』（小人是小兒之意）等類的調子，把人間最貴的感情生活的問題來等閒視的東洋式的豪傑之流亞罷，否則即是那只知道崇拜政治匠或指揮刀的鄉下人罷。

政治原是與藝術宗教學藝經濟同爲我們人間生活的極重要的一部分，但如近來日本政界的近況的樣子，並無何等思想的根據，只爲了眼前的利益爭奪而行的投機的動作，對於我們的真誠的內面生活，果有何等程度的交涉呢？舉近來的一例說，某政黨的幹事長，發表了給反對黨首領的所謂『公開狀』的奇怪的東西，世間見了，宛如天下國家的大事件似地爲之轟動，對於這樣的事有興味的人，不才是真的不健全的浮薄的人嗎？因爲那只是爭政權的餌的猿狸間的爭鬪而已。在困了戀愛的苦悶而仰藥的『一少年婦女之死』裏，有着決不能見之於猿與狸間的貴重的深的人間性，一切動物之中，敢

於自殺者，只有人間。

近來政治家的所謂業務，從後日看來，都是極無聊的東西。有某男子曾前後握政權至八九年，善於用權謀術數支配全政治界全實業界。這男子是公爵或是陸軍大將，已記不起了。歿後僅數年，他的名字已與近代的新生活毫無交涉，現在的新人，恐怕連這舊式政治匠的姓名，也不記得了罷。夏夜，在重瓣葎叢中的古塔畔作喁喁情話的無名的少女，却與詩聖勃郎寧的藝術永遠地活着。又不禁令人記起 *Love is Best* 的名句來了。

說像H家的事件並不稀罕，這確不錯的。但因其不稀罕就說不值得注意，這結論的理由在那裏？唯其不稀罕，不，唯其爲人生最普通的現象，才是真正觀照感味人生的人所不可不深考的。H的一青年婦人的自殺事件中，含有着生存現代誰都不能無關心的許多問題。在那裏，有近代人誰也須嘗到的社會苦人間苦及懊惱苦悶，投射着暗黑的影子。把這樣的事加以輕視的，不才是『膚淺』、『浮薄』、『不健全』嗎？想啊！說非富士山爆發或大帝國滅亡等千載一遇的珍事不值得動心，其理由在那裏？

謂一青年少婦之死不足言，因其爲王侯將相的言動就當注目，這等是極不澈底的愚蠢的俗見。在真誠地凝視自然與人生想去在其中看那真善美的狀態的人的面前，這樣外面的淺薄的差別，甚麼意義都沒有。從探求真理的科學者眼中看來，英雄的心臟與兔的舉丸，並無價值的差別。在真想捕捉人間性的真象的藝術家，小戶人家的夫婦相罵和二大強國的爭鬪，其間該毫無輕重之差的。認爲有輕重之差者，乃是尙未能把事物本質地澈底地思考的緣故。

但，這也許是我的過慮罷。現在日本的聰明的新人，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對於甚麼政界的波瀾，政權的動搖等無聊的事，早已不甚感到興趣了。似都正在思考較澈底的深的人間生活與社會生活的問題。唯其如此，故丑事件才惹了世間的注目的。我覺得這乃是並非『浮薄』並非『不健全』的最可喜的現象。如果說這是膚淺浮薄，那末，如託爾斯泰，易卜生，以及一切曾把這種事當作人生的大問題思考過的近世大思想家都成了膚淺浮薄。勢非達到這樣奇怪至極的結論不可了。

說雖如此，在那日夫人的事件當時，我曾有一事禁不住微笑的，就是那女子在平素並未有十分耽讀過文學書的事實。那所謂憂國慨世之士的大人先生們向例用了甚麼『文學中毒』『不健全文學之害』的罪名矢口嘈雜的絕好機會，居然沒有，對於大人先生們，此次是很覺得抱歉的。

## 十一 斷片語

天高氣清，夏日來的困怠的身體已緊飭，昏濁了的頭腦，也和秋泉一同澄清，可愛的季候到了，在讀書人，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時期，我當這長長的秋夜，也不能長作世事閒談了。先是關於這動手寫了的題目，要說的事也尚很多，但現在沒有立了順序來論的餘暇，姑就現在念頭上所浮起的事項，把所想到的當作斷片來接寫下去吧。

男和女互以個人的人格為基礎而結合，一方並不把對方待作奴隸，視如物品，却是

也並不像歐洲中世的女子讚仰，尊崇如神，雙方平等的人格的结合，這是戀愛是結婚。否則其性的關係或如主人與奴隸，或如顧客與商品，或如種馬與牝馬，在個人地既一次覺醒了的近代人看來，很是非人間的非倫理的。所以，像今日日本的样子，對於 Kawagaru, Mendo wo mini yaru, Yasashiku suru, (皆寵待之意——譯者) 等言語有 Danna no oki ni iru, Kawagareru, (皆蒙寵之意——譯者) 等言詞可以成立的性的關係(特如夫婦關係)無論其間有如何的愛情存在，總是與主人對於愛犬的愛情或資本家對於工資奴隸的温情無異，不是真的人與人的關係。像那只知向了女性說溫良貞淑之教者，結果無非把奴隸的道德強迫異性，多年以來的這惡弊，現在許多婦女之間，不是現出至於有着甚麼『媚』咧『嬌』咧『戲』咧等類犬貓同樣的性情的可悲的事實了嗎？

近來性的教育爲一部分的人們所高唱，這不失爲好事罷。但這不應單是授與生理上的知識而止，像關於上面樣的性的倫理的教育亦爲必要。特如在像日本的處女的真

操容易爲男子的不良性放埒性所蹂躪的國度裏，注入人格的結合的思想，覺得比甚麼都還要緊。我爲了肅正一代的風紀起見，故說這話。

戀愛乃是不是奴隸的人的自發的出於自由意志的自己犧牲，然同時爲欲獨占對手的所有欲所驅動。捧獻身心的自己犧牲，在其他的半面活動着最強的自己欲求。古來學說中，有認一切的道德結局無非爲自己者，在戀愛裏顯有此感。這要之無非由想把對手歸諸『所有』的欲望而來。一夫一婦之制，從性的道德上說，當然永久地作爲當然的結果而存在，自由思想者如愛倫·卡關於這點亦所承認。在男女任何一方再把愛分到第三者，即在那所謂『三人的戲劇』或『永久的三角形』時，其一方非愚拙的風流或遊戲氣分的東西，即是單爲了形式與因襲或爲了其他利害打算而生的虛僞的性的關係，應該可以斷絕的。至於僅少的像戲曲小說中所見到（自不是近代的）的真的愛分爲二處成了完全的三角形的時候，那就恰如常態僅生一兒的人間，生了雙生兒，除了認爲運命的可怕的惡戲以外，別無可說的了。

但人間進化了，社會進化了，戀愛與結婚亦隨而進化。這在將來，要向了甚麼方向進化，該向了甚麼方向進化，非我們在今日所得豫言。例如和潛在今日的戀愛觀背後的東西相近似的『所有的欲望』在財產上有了非常變化的共產社會裏，性的關係也許要把一夫一婦的原則變更的罷。像那英國的大作家近來屢次在論壇上活躍着如威爾斯（Wells），似承認着共產社會裏的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及離婚等諸形式。但我則對此尙懷許多疑問，抱着全然反對的見解。恐那種社會也仍堅以一夫一婦爲原則，唯性的關係的離合。變爲比現在更自由的制度而已。至少從現在的性的道德看去，只可作如此想。因爲人格結合中的對手的所有，和單是物質的所謂所有，在本質上很是不同的緣故。

近代劇上把這戀愛與結婚的關係爲主題者，北歐諸作家自易卜生以下固很多，即在家族主義最濃厚的法蘭西，亦有着歐物（Paul Hervieu）勃劉（Brieux）及其他許多劇作家的題材。但就了這問題最深入而表示令人傾心的辛辣的諷刺的味者，似乎總要推英國的伯納·蕭。那被稱爲他的大作的人與超人不必說，如漁戀的人等，是易卜生式

的個人主義的更去一層皮的東西，叙着以極突飛的浪漫的人物且德利斯為中心的戀愛的波瀾，很是有趣。至於結婚是無梗概也無主人公的奇怪的一幕劇，並沒有甚麼事件，只好似許多男女集了一處在開着結婚討論會。有主張一夫多妻的，有希望一妻多夫的，又有主張某一定期內的結婚關係等奇拔之說的。作者在這種問答裏宛如怪貓弄鼠似地諷刺着現制度的結婚。因為在那分辨不出是嘲諷或是冷諷或是攻擊的言辭中，有着作者對於現社會的一切制度的痛切的諷罵，所以了不得。英國的社會，總算是以當事人的同意為結婚的原則的，蕭對之尙加以苛烈攻擊，如果見了和犬貓贈受相同的日本的結婚，不知將怎樣說啊！

『給人做媳婦』(Yomeniyaru) 『討養子』(Yoshiwomorahu) 『取婿』(Mukowoleru) 這樣的言語，明明是封建時代的遺物，今日還依然盛行着。最已甚的且把婚嫁之事叫做『收拾』(Katatsuku) 或『打疊』(Katatsukeru)，似全然把女子在當作舊傢具或贅物看。把有人格的人間，爲了家名或財產的關係，恰如犬貓玩物或舊傢具似地



『給』咧，『取』咧，『討』咧，『收拾』咧，無論怎樣想，總是野蠻，是在人該作人生存的新生活上所斷不能容許的野蠻。在從現代語廢除這樣野蠻的言語之前，非把這樣的見解從我們的生活除去不可。（這亦不限於日本的封建時代，即在西洋昔亦曾有過同樣的看法。觀於現存摩西十戒中顯有『勿貪汝鄰人之妻僕婢牛驢馬以及一切的汝鄰人的所有物』的話，則妻與家畜器物都是同列的了。）

爲了親，爲了家，即使投身於青樓也不失爲『孝』。這是封建時代的事。今日西洋女子的爲娼，多由於自身的墮落，而日本的賣笑婦中，却以爲了親的酒錢藥資或助家計而賣身的『孝女』占着多數，對此可驚的事實，應作何解釋呢？那只憑了一次的會面（Miai）因了父兄或周圍的強迫就把終身付與既不戀也不慕的男子的可憐的女性，與上面所說的賣春的『孝女』，其間有如何的距離？有何等的本質的差異？如果那女性因此就得了終生生活安固之道，那末這樣的結婚，不明明是終生的賣淫生活嗎？

爲了報君父之仇，家宅侵入罪，殺人罪，亦可不問，反當作美談，加以顯揚，這是封建時

代的道德觀。現今法律雖會禁止，但這種風尚猶當作一種的感情殘存於日本人的胸裏，作着種種的累，這是可憂的現象。

只要有甚麼變異的事，就甚麼『文學中毒咧』、『新思想傳染咧』地騷擾起來。似乎全在將文學與思想當作病毒或黴菌看。但是，試想在今日的日本，有多少的舊道德中毒與因襲中毒的患者！更試看啊！舊式愛國心中毒形式中毒法律中毒的患者遠比甚麼文學中毒者來得多咧。不見這等無數的患者，在把今日正向新文化猛進着的日本，弄成可悲的半身不遂的半病人的狀態嗎？像那日事件，明是本人和其周圍者的因襲中毒與法律中毒，使一個青年的女性自殺了的。

有人說，即在簡單的面會結婚，以後也自會生出愛情來的。不錯，但那愛情不由於最初何等的人格精神的結合，乃是發足於肉體的性交的。這可恥的事實，請勿忘却和牝馬與種馬的交尾一樣，性欲滿足與子孫繁殖的要求，在這種性的關係裏占着主要的部分。究竟是異性間的接觸，只要無十分的性格的不同，二十年三十年地無理地黏在一處，當

然也不見得會每日打架，未始不可有自然地湧出人間的愛的事。但這種結婚者試回顧結婚的初夜啊！回憶了自己那刹那的心的狀態是何等非人間的獸的，而不赧然自恥者，果有幾人？特在女子，那無價的處女的矜誇，在斯夜將強爲此獸的要求所剝奪，從嘆『完了』時被牽拉了同棲至十年或二十年，其間也多少會有人間的愛罷。雖把犬猫每日置之座右，飼之長久，尙且自然會可愛起來，這是人情。但這果可和那自覺的人與人的真的戀愛生活，相提並論的嗎？夫婦的愛的生活的第一夜，——那第一步就從畜生道發足者，我名之曰強姦結婚，和姦生活，賣淫生活。不厭奔走，自詡撮合的月老冰人，不實是可憎的Pander（龜鴿）嗎？在那親戚朋友集在一處，也不知有何可慶而高興喧譁的夜半，把生命不易的處女的貞操一任蹂躪的可憐的女性之淚，對之作何感想？這並非可賀的結婚式，是可咒的強姦式；在時髦的作新婚旅行的人們，也許可免此憂，但如果沒有戀愛，也就爲確鑿的強姦旅行。雖只在口頭說筆頭寫，不也要感到悸動嗎？

不消說，我也並非否定面會結婚的全部的。戀愛是神祕的東西，像那羅米奧與朱麗

葉或配萊亞斯與美麗山特的樣子，一見而能成立戀愛者極多，如果用了沙翁或馬洛（Marlowe）的話來說，『相愛的人那有初見時不相愛的。』（如願第三幕五場）在面會時就得這樣高貴的愛者，那恐真是偶然的幸運者，有福的少數者罷。因為，這男子與女子，可以不經過那初夜的畜生道而終始其高尚的像人的戀愛生活的緣故。

『沒有無例外的法則，』世多偶然的幸福者，亦多偶然的不幸者。作了戀愛結婚而抱破鏡之歎者自亦不少。但行了像人而不像畜生的正道，結果失敗，那只好歸之於天與命，是無可如的事了。結婚確是人生的大冒險。因見有人誠實勞動了而貧困，認真衛生了而患病，遂說自始就可以怠惰，可以不衛生，是不可以的。現在的謳歌面會結婚者，恰和見有許多人以賣用石子假充的罐頭食物致富，遂從而加以謳歌一樣，實是畜生道的讚美者。我的話無一言半句是過分的。

有人舉了凡曾經想情死過的同志結婚概無完全的終局的事實，來反證戀愛結婚的未必幸福。這是荒唐的論法。自巢林子的情死文學起，無論就了那一個例看，凡是至於

要情死的人，其性格或環境上，總有着大大的缺陷。這種缺陷，即在情死未遂以後，也決不消滅。并且，須知因了一次經過像情死樣的危機，那戀愛關係也自要受一種異常的打擊。要苦苦地引了像情死未遂者那樣勉強的特例，來辨護因襲的盲目結婚，非文化的非人間結婚，反對戀愛至上主義的結婚，其理由在那裏？其必要在那裏？難道爲想固執那愚不可及的形式與因襲，竟至不惜用這樣的苦心嗎？

結婚應由當事者的意志而決定，這原是解人的話，但也仍不行。意志不是戀愛，往往被家名財產或因襲所左右。即使是自己所樂欲的結婚，如果這人的動機，全在純正的戀愛以外，道德論且不提，這樣的結婚生活，決不是可以使夫婦人格完成，生活內容充實的。

喬治·美勒狄士 (George Meredith) 的小說裏，屢次把這種結婚的不幸描寫着。這作家假了阿蒙德卿與亞彌太及可驚的結婚等作的女主人公的身世，把女子因了英雄崇拜熱，虛榮，財富，或交際社會的體面等純正戀愛以外的動機而成立的夫婦生活的慘狀，用了那獨得驚人的精緻深刻的心理解剖的筆寫出。最初爲動機的東西，結婚後經久了

如果遇到變化或消滅，那末本非全人格的精神結合的夫婦關係，其要根本地破裂顛覆，自是當然的結果了。

純正的戀愛是至上至高的美，至上至高的善。作着不能向父兄師友公開的不正的戀愛的女子，或雖有了可公言的正當的戀愛，而像封建時代的小姐似地要面赤口吃，沒有向父兄公言的勇氣的沒幹的女子，須知在新時代的新生活裏，都是劣敗者了。因爲這樣的<sup>一</sup>女子，不是自己沒有建設自己的生活的能力的低能者，即是仍把戀愛解作『不義』或『劣情』的同義語的時代落伍的奴隸的緣故。

日本在世界文明國中，是離婚數最多的國度。這也許有種種的原因罷。但誰能說蔑視戀愛的因襲的結婚法，不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

經自己願欲自己選擇的結婚關係，如果有欠缺時，其責任全在自己。盡力想把現在的結婚生活改良的熱意，也許就會從此發生罷。最初即由他人撮合的結合，那才不免要應『強合者必離』的話！離婚的凶事，不得不接踵而起了。

有某年青的小學教師和同事的女教員戀愛了。那真誠清潔的愛，兩人遂正式地結婚。但同時却不得不辭了職轉任他處。據說因為這不是爲師表的人所應該做的事，認爲不如凌辱結婚和姦結婚的正當的緣故。

這樣，正的被認爲不正，不正的反被作正的認着，這是今日多數者的生活。全不覺得那認者的眼睛是不正確的。

具着這樣顛倒的眼睛的人在論教育說風紀，這不但滑稽，已是悲劇了。

這原是與戀愛問題無關係的話，順便就帶說了罷。說起教育家，世人——特是當教育的行政監督之任的俗吏們，動輒用了『號爲人之師表者』的口頭禪來施責備。是的，教育家原確該是世之師表的，但現今世上即有怎樣高德的教育家，也決有人把那貧乏正直愚魯勤勉的教育家來當作師表的。即在今日，像中江藤樹或吉田松陰樣的男子，在無名的村夫子之中，儘多儘多，不可以斷言。凡是學校的先生，比之於現在甚麼政治匠實業家等下等的人物，都不愧爲藤樹松陰似的人。這許多藤樹松陰似的人物，不正在被甚麼

都不知道的法學士的知事或郡長的俗吏以及學務委員等視同土莽，甚至於非服從那朝三暮四的命令不可嗎？還有甚麼『世之師表』不『世之師表』不是唯其是不把應作師表的人當作師表的日本，才因了知事收賄事件與議員瀆職醜聞，全國現出着百鬼夜行的道德的無政府狀態嗎？世人決不把貧乏正直善良的學校先生當作師表，且盡力地把他們輕蔑虐待蔑視着，只要能有的爪垢煎服的向上心，今日的日本，道德上該早更進步改善了的。不用用竊盜騙賊的手段去蓄積私有財產的資本家，自己明知不是了，還要靦然地在議會作非答辨的答辨的不要臉的國務大臣——要舉也舉不完——這樣的人，才是世間所奉爲師表的。全不把『爲師表者』當作師表，而只用了『爲師表者』的口頭禪來責備人，究有何等的益處呢？

長長的秋夜已深，原想靜聽蟲聲而談戀愛的，不覺走岔路去了。以下試再就所想起的事項加述二三，把這長談論完結了罷。



## 十二 尾聲

有一羅馬人與其妻離婚，友人責備他說：『因為她不守貞操嗎？不是美人嗎？抑不能生育嗎？』那羅馬人把自己穿着的皮鞋伸出了回答說：『如何，這還是嶄新的罷。』既而又附加了說：『但是，甚麼地方在作痛，是你們所不知道的！』

這是勃爾戴克 (Burdick) 英雄傳中有名的話。從旁人看來，無論容貌體格血統品行財力門閥等條件怎樣地適合，男女間却未必是一定圓滿的。旁人認為無有缺陷了的夫婦，有時竟會遭逢破鏡之歎，戀愛是意料之外的東西。相愛的靈魂與靈魂相觸了演奏神祕之調的幽玄境，就在於此。一入了這玄妙不可思議之境，麻痕也成了笑靨，醜婦也成了美人了。所謂糟糠不厭，愛無貴賤，真是超越理知與評價的世界。通常說是緣合得來，那末所謂緣者是甚麼？是旁人所不能知，只有戀愛的二人自知的神祕。

非有等於修道高士的純淨心者，不能行真正的戀愛。聞某荒於酒色的暴富戶，有一次會說：『就是—次也好，想真心地愛愛女人看。』只爲物欲所驅使，弄着小智慧的下賤的心胸裏，想開美麗的戀愛之花來嗎？

有對於一女子成就了戀愛以後更找尋其次的女子的，恰如來往花間吸甘蜜的蜂的樣子。法蘭西人所作的書裏有一句有趣的話，說在世間不和第二女人接觸的是享樂者。貪多務得地濫愛異性的人，不是連一個異性的愛尙且不能充分咀嚼的不幸者嗎？一夫一婦制，雖原是人間杜撰的東西，但卽就人生的享樂上來看，覺得也有完全嘗味戀愛的好的意義。（特如認男女有同等的人格，則對一夫而說一婦，亦可毫不勉強地作爲自然的原則。）

愈戀慕愈被拒絕，愈被拒絕愈戀慕，這樣的單戀雖可悲，亦是高貴的戀愛。又，雖不是單戀，被妨於周圍的事情不能如願完全的戀愛，該更是高貴的戀愛了。把這不遂的戀愛，像過去的甘美的夢似地一生祕藏在自己胸裏，當作在心的聖殿亮着的明燈，終生堅守

童貞，決不是人的不幸事。比之那被迫而作不願的賣淫結婚，身與魂都遭污穢的愚魯的一生，遠來得美。

『行了愛而失愛，總比全未曾行過愛的好。』這是詩人丁尼生在“*In Memoriam*”中說過的有名的句子。

初戀是醇中之醇的東西。終於此者比誰都幸福。但人有作幾次的戀愛的，後面有戀愛時，前面的戀人難免會被棄或遭破鏡之歎，這時對於那被棄的一方，大家都要代為不幸。果是不幸嗎？只要那被棄的異性，尚有愛對手的異性的心，那末棄者才是損失者。勃郎寧所歌的女王克利斯契娜，會把其所戀愛的男子棄了，可是那男子尚愛着女王，這樣說：

Such am I: The secret's mine now!

she has lost me, I have gained her;

Her soul's mine: and thus, grown perfect,

I shall pass my life's remainder.

我是這樣，現在得到祕奧了。

她失了我，我得了她了。

她的靈魂是我的。這樣作了完全的東西，

我把餘生送了罷。

女王的肉體，那男子原是失掉了罷，但女王的靈魂是，當從眼與眼相觸時已是爲男子所有的了。男子已因了這戀愛把自己擴大完成了。如果能把那戀愛毫不放鬆地藏在胸裏過其一生，那末那被棄的男子寧是幸福的。就是那所謂因失而得，因敗而勝的人。把幸與不幸單從外觀或物質上來批判的是流俗之見，原不足道的。欲判禍福，非從靈性的悠久永遠之生命着想不可。至於那因被棄而把棄者加以咒詞瞋目的，更是村婦之流，不值得齒及的了。

我嘗說過文藝是苦悶的象徵的話。生的欲求，從內外受了種種抑壓，就成了心的傷

害從這傷害可象徵地構成夢幻。內部生活的心的重傷，象徵地作了聲，形或色表出，於是生成文藝。這現象在生的欲求中最強力的性的關係上，最顯著地表現。凡是有生的一切的東西，都有根於性欲的藝術的表現。在春野歌着的鳥開着的花，其聲其色，都無非生殖欲望的象徵。那在深山踏着紅葉而鳴的鹿，爲自己生命的燃燒焦着了身而發光的螢，以及展了那絢爛的翼矜誇而舞的孔雀，都可認作強烈的性的欲求的美的表現。

和動物不同，在進化的人間，生的要求，不單是性欲，作了非常複雜的精神現象而開展着，這是前所已說的。戀愛在文藝上所以作着最主要的題目，亦全由於此。詩人或藝術家，其閱歷在表面上雖無何等戀愛的事實，但把他的內部生活深深地探掘下去，就會在那裏發見根本上有性的要求潛伏着的事。不，詩人或作家，在其閱歷上與作品上把其關於戀愛問題的煩惱苦悶顯著表出的例，真是極多。如但丁，如歌德，在這點上都是世界文學史上的有名的例，特別在許多抒情詩人的閱歷裏尤應重視，即不失戀而在與女性的關係上嘗過最深的人間苦者，如彭斯 (Burns)，如雪萊，如濟慈 (Keats)，如拜倫 (Byron)，

皆是。又，甚至在表面雖不覺有甚麼，而略加深究，即可在作品裏發見作家自身失戀的痛切的經驗者。例如史文朋（Swinburne）據哥斯（Gosse）最近所發表的著書，則他在二十五歲時曾有過失戀的事實。他那想與調都熱烈壯麗之極的詩篇，如時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ime），如亞那克托里亞（Anactoria）又如劇詩卡里敦的亞脫陶陀（Atlanta in Calydon）中的最長的合唱，那種咒詛女子咒詛戀愛的激越之調，我們須知了他的失戀的事，才得領會的。戀愛的苦酒，在詩人真是比詩神（Muse）的雪泊克林（Hippocrène）的泉水更好的靈藥。

十七世紀的哲人派司卡爾（Pascal）所作的思想錄，是非常有趣的書。裏面有一句說：女王克萊阿巴托拉（Cleopatra）的鼻子如果再短了些，世界的歷史就要全然兩樣了罷。真的，翻開故佐佐木醒雪的遺著日本情史及愛特格·沙太斯戀愛史等來看，恍知不但詩人，互古來人間生活史全部，戀愛問題在背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的。

在被稱為絕代的奇書的有名的行狀錄中寫出不過放浪的閱歷的惠耐契的才人

卡賽諾瓦 (Casanova) 光源氏業平，拜倫多芬 (Don Juan) 世之助，丹次郎等的戀愛，姑且不談。不浮薄的戀愛，可比諸東方的項羽、虞美人者，有西方的右利賽斯 (Ulysses) 與培耐羅琶 (Penelope)。名留千載，無人不知的，有愛伊南與代伊特，玄宗皇帝與楊貴妃，安東尼斯 (Antonius) 與克萊阿巴托拉 (Cleopatra)，羅米奧 (Romeo) 與朱麗葉 (Juliet)，鮑羅 (Paolo) 與法蘭契斯卡 (Francesca)，蘭斯洛特與愛倫，鮑爾 (Paul) 與佛琪尼 (Virginia)，托洛伊拉斯與克里西大托里斯太 (Tristram) 與伊沙爾代 (Isolda)，西羅 (Hero) 與萊安大 (Leander)，御夏清十郎，御三茂兵衛，御七吉三，御駒才三，梅川忠兵衛，小春治兵衛……列舉起來，其數真多，得可以驚人。這許多在詩文中經了藝術化的戀愛美名，千古不朽，永在人的胸中作響，而桂太郎，寺內正毅等人的名字，不出十年，早已被忘却了。詩人歌了說：“Love is best.”

『人生的至上善 (Summum Bonum) 是甚麼？』古時的哲人會這樣問。這是人間永久的疑問罷，有人答說是信仰，有人答說是知識，叫邊沁 (J. Bentham) 一流的功利

主義者來說，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問諸暴富戶，恐會立刻回答說是黃金龍。八十歲光景的老詩人勃郎寧却回答說，人生的至上至善，在和少女的一吻。

SUMMUM BONUM

All the breath and the bloom of the year in the bag of one bee:

All the wonder and wealth of the mine in the heart of one gem:

In the core of one pearl all the shade and the shine of the sea:

Breath and bloom, shade and shine,—wonder, wealth, and—how far above them

Truth, that's brighter than gem,

Truth, that's purer than pearl,—

Brightest truth, purest trust in the universe—all were for me

In the kiss of one girl.

(大意)一年的花的色香，集在蜂的囊裏，大鑛山的富，凝在燦然的寶玉裏，洋海的陰和光，集



注在一顆真珠裏。而比這寶玉真珠更貴重的真和誠，那近代的大詩人却求之於少

女的接吻，

我這 *Essay* (論文) 從勃郎寧寫起，亦由勃郎寧完結。

擱筆時，夜已深了。靜聽庭前的蟲音，念到這亦猶是爲戀而將瘦去的雄的呼聲，爲之憫然。至於聯想起南歐月明之夜同樣爲戀愛所惱的男子，把幽思寄託在纖細的曼陀林絃上，隔窗呼喚戀人的 *Serenade* (夜曲) 的歌來。

再  
說  
戀  
愛

空白页

## 一 當作緒言

我有本職的劇務，但在夏冬二季的休假以及禮拜日等類，偷了學業的餘暇，草作拙劣的文章，或應了需要在公開講壇上弄訥辨的事，却也不少。這因為我確信我的拙文與訥辨力量雖小，未始不有益於今日的世道人心，在文化發達上生活改造上有所貢獻的緣故。也因為自信對於那作着高遠的理想永久的真理的思想，懷着熱意與憧憬的緣故。如果萬一我的言說與文章是害世道人心誤人子弟的東西，——又或發見自己的思想中有根本的誤謬，我也不會公之於世，從新回到象牙之塔裏，埋頭於學窗之畔自加鞭策了來繼續研鑽與省察了罷。暫時折了筆不寫文字，緘了口不談甚麼了罷。

筆者漫談自己，是不遜的。我也知應竭力避去這個。但在緒言或自序等不得已的地方，也許有時可以被容許罷。當我重寫戀愛論之先，爲了說述那動機與感想，請稍與我以

說自己的自由。我在這裏先求讀者諒恕我說自己的無禮。

去年之秋，我草了題爲近代的戀愛觀的一篇 *essay*，在東西兩都的新聞紙上連載。因爲一方不滿於只喋喋談性欲的一代的惡風潮，一方又感到把戀愛作劣情或遊戲觀的迷妄事實上至今還未脫離人心，憤激了於是執筆的。蓋只談性欲與把戀愛視作劣情，一見雖似全然背馳的思想，而在誤解戀愛在人生上的意義的一點上，在阻害行駛於時運之流的生活的進展上，兩方的結果全是相等的。

我對於這二傾向舉了反抗之聲。不料，竟聽說有人在背後說我那篇近代的戀愛觀是想追逐流行而賣文名的人所作的。我被認爲會追逐流行的聰明者了？想到此不禁要獨自苦笑起來。

從現在說來，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初讀哈佛洛克·葛理斯 (Havelock Ellis) 著的新精神 (New Spirit) 在卷中的易卜生論，惠特曼論等深感到趣味，遂想併讀同著者的別的述作。一到日暮，就跑出小石川的寓所到那現今

還有着種種記憶的紅磚建築的大學圖書館去搜索書籍。尋得了同著者的名著性的心理}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與男女論 (Man and Woman) 類等，於是隨閱隨記錄，一時會把這類書籍加以涉獵。我那時還是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在自己的體驗上也爲戀愛所煩惱，一方又因父母貧困，學資難得，正是衣食困難的煩悶時代。不久走出大學進了大學院，我所認的研究題目，是『詩文上所現出的戀愛的研究。』當那題目登出官報，一時曾被先輩及友人很說了許多的話。

任這研究的指導教授的，是新從留學歸國正擔任着文科大學講座的夏目漱石先生。我會時訪先生的私邸，關於這問題求種種的教。因爲見解與先生總不相同，在深夜互相劇論的事也不知多少次。有一次，就了『羅米奧與朱麗葉』等類的事，談論戀愛，爲先生所反對，我爲青年客氣所驅，往往反詰先生。忘了自己還是黃口乳臭，不顧身分地嗷嗷強辯，弄得先生後來也說出『現在的青年不知封建的道德』的話來。現在翻開漱石全集，見到這裏那裏地記着的這樣的事，不禁回憶起今世僅有的先生來，下追慕之淚。以青

年客氣之語失禮於先輩，至今還認爲罪愆。作爲藝術的表現的冷罵與諷刺，應該怎樣說法？批評或議論應該怎樣作法？文章的寫法，思案法應該怎樣？關於這等，不但先生的著作，在那巧妙的坐談裏，也不知受到多少的暗示與啓發。追懷到此，即今也不禁感謝。

二十年前作爲大學院研究题目的我的戀愛研究，在後來二三年中只涉獵了關於這方面的各書作過幾百頁的記錄，終於全然放棄了。因爲文藝研究上的我的興味更移轉到了別處的緣故，關於戀愛竟連一文都不草，現在是并當時的記錄也散逸不見了。即使那些記錄還在，在思潮變遷得幾乎要眩目的現代，二十年前的舊記錄，也不見得有甚麼用處，我現在連可惜其散逸的心也沒有。

在歐洲思想界，戀愛觀也在這二十年間呈着顯著的變遷。那時愛倫·卡的名著還未有英譯本，其學說當然沒有像今日的勢力。我的讀到那時嘉本特的大膽的著書，撫卷驚異者，是那著書出版以後不久的事。又，至於性的生活的科學的研究，在二十年以前，上述的藹理斯或惠斯戴馬克（Westernark）的著書雖已出現，晚近的精神分析學派的研

究不必說，即如西爾修浮德（Hirschfeld）的戀愛的本質，戀愛的自然法，尼斯屈倫（Nystrom）的性的生活（Das Geschlechtsleben）等可資這問題的新考察的好著述，亦未曾出世。把最近有名的斯托普斯女史（Stopet），故譚理斯夫人或哈佛特（G. E. Howard）的關於性的道德的諸著的論旨，較之於二十年前的歐洲學界，真可說有隔世之感。當時一般所流行的只是叔本華的戀愛論等類的東西。有人嘲我的戀愛觀是西洋三四十年前的舊思想。究有如何的根據，敢於在公會席上發這樣的妄語的？我不但對於其人格，對於其知識程度也不得不懷疑了。被前世紀的唯物論及個人主義一次破壞了的戀愛，隨着二十世紀新理想主義傾向的復活，重被肯定，此事實，我在那篇論文上是曾反覆指摘了的。

又，如果單就我個人說，則當作研究，關於這問題到今尚無何等有系統的成果，所得的猶是卒業才二三年的白面書生的研究，實是可恥的事。但以後於文藝研究上，當翻閱那小說戲曲時，性的生活與戀愛的問題，不免在我心中往來，還不僅讀書，即在實生活的貧弱的體驗上，愛洛斯（Eros）的神亦向我把苦酒美酒強飲。二十年來我自己的戀愛



觀亦因之不得不變遷了。

在這裏我再要請讀者寬恕，因為我情不自禁地追懷往事，又在漫談自己了。

距今二十年前，即豫知現今的『流行』選定學生時代的研究題目：我又不是神，這是可能的事嗎？不管在世間流行與否，我既是文藝研究者，對於這問題的興味，永遠不會從我腦裏消失罷。

如前所說，我的作近代的戀愛觀，明明是想反抗一世的思想。就是，見許多人喋喋地惟性欲是談，蔑視其藝術的精神的意義，而在一方則個人主義，唯物論，及功利主義猶支配着一代的人心，不滿於這種現象，遂思加以一擊的。篇中所以特把戀愛與個人主義的關係，及因襲的形式結婚的蠻風，長長地說述者，亦爲了此。

不意，去年暑假將完了時起了稿，在新聞紙上快登完時，世間恰好起了種種戀愛事件，於是也就有機會聽到世人對於我的戀愛觀的批評。批評之中，儘有極無聊的。有賞讚者同時亦有非難者。從青年學生頗得到有益的，可作參攷的質問。在許多批評中，有那不

值一顧的頑冥無知之徒的反對說。竟有僅讀了新聞紙上連載的拙稿數行，或任意讀了數分節，甚至有僅看『戀愛至上』的詩的標語，就像煞有介事地裝作了批評家，列陳腐平凡的常談來攻擊的。又，因為不解藝術表現的 *style*，是需要諷刺幽默與誇張性質的文本，把我筆雖不寫已托在言外了的論旨，丁寧地再加注釋，還自以為在反對我的人也有。

我現在所以重呵了秃筆來說戀愛者，不是想和那一味謾罵的人作對手，也不是想教誨那至今還未解婦女的自由解放爲何物的迂愚之徒，祇是要答復那對於我的戀愛論的正當的批評和質疑而已。因之先要聲明，此篇所述的論點，不出答覆批評與質疑之外。凡與批評及質疑無涉的事，豫備全不言及。又，遇到已在近代的戀愛觀中說過的重複的部分也從省略。所以，單就這篇看，也許在論旨上有順序不連絡的處所，亦未可知，這因爲要把個個別別的質疑與批評集在一處答復，勢不免要有這缺陷的。

前次的近代的戀愛觀，單說戀愛的天堂界示其理想極致。就但丁的神曲來說，就是把詩聖會到培德麗契的詩美情念與信仰的最高境說了。不但因爲我忙急要把稿子結

束，亦以爲在聰明的讀者，讀了這些就會了解，不願排列殺風景的說理的文句的緣故。不料，這似乎還不行。世間的面似識者人們中，意外有不少的可憫的人，舍了正道不走，誤入迷路者之多，真是可驚。於是才知仍有用村學究的老法子，不作甚麼省筆，一五一十地來說教來談講的必要。不錯，大惡的邪淫者或拘執固陋之見者，非從地獄界（Inferno）淨罪界（Purgatory）是到不來天堂的。而作地獄淨罪二界導者的，不是信念也不是詩美，是代表道理的維琪爾（Virgil）。這回我也就不得不違了本意，作比較說理的議論，把前次所發表過的戀愛觀更從別方面來說。前次是對於唯物的性欲過重說特述詩的戀愛，這回擬充分卑近地從社會，道德及實際生活而觀戀愛。

## 二 試觀革新的理想

有讀了我的近代的戀愛觀，批評爲理想之說的。這確不錯。但看現今費了許多犧牲

急上新文化建設之路的世界人心中所赫奕發光着的新理想主義的光焰啊！我說。

爲自然的必然法則所支配，人生是不能自由活動者，永久是被詛咒者，人間縱怎樣地掙扎，自由意志總被否定着。這樣的想法，是前世紀科學萬能時代的決定論與機械觀；是人間只管俯首於悲痛的現實之前，走着悲觀主義的黑暗之路時代的事。已看澈了這現實的底部的人，棄去了那『沒有法子』的斷念，重新猛然蹶起勇躍時，其作這發動力的新的生命，就是新理想主義。那情形宛如從惡夢覺醒的巨人，其目炯然，其步捷速。以前已凝視過現實認識其不合理與缺陷了，以此作了出發點，再懸了高遠雄大的理想標幟，用了燃燒也似的熱意與憧憬前進者，不是二十世紀新人的理想主義嗎？曾經在唯物功利的科學萬能思想時代，一次被否定破壞過的人生種種理想，至此重因了發足於現實主義的新力而活動，人間信任了人間的力而努力，這是理想的再造，同時也是人生的肯定。是生活的藝術，當作信念，即是生命的宗教。這是因了現實主義科學精神而鞏固地生了骨子以後的新浪漫主義，和百年前的夢也似地捕雲也似地美幻的浪漫主義，根本上異

其性質的東西。

我並非要把這新理想主義當作思想上文藝上的問題來說，只是關聯了前次所發表的近代的戀愛觀，從這理想主義的立場來說兩性關係，換言之，就是當作生活革新的實際問題來說這理想說。

隨伴了近來人心的急速覺醒，不安搖動益甚。這在人類文化的發達上是可喜的現象。因為那是要創造新東西的生的苦痛，也是在進化的道程上開拓荆棘排除障礙而前進的努力。人間生活的一切方面要求革新的呼聲，在今日已耳熟得幾乎陳腐，日本西洋都一樣。唯在這裏有不可不深考者，無論怎樣地大了聲叫改造革新，其作最後的高遠目標的理想，如不加以明白的認識，則終無用。就是，應向了甚麼方向，用甚麼作目標而行改造的問題，如果不人人明白知道，則動搖不安亦只是無意味的動搖不安而已。因為一切進步是動搖，而一切的動搖却不完是進步，必以高遠而雄大的理想極致當作目標，依了一步一步向前精進努力，真的人類的向上，始可期望。這原是用不着再說的明瞭的事，而

在只爲當面的事所忙殺的人們，往往全想不到理想的確立。他們常嘲笑了說，『如果能夠這樣，那原是很好的，』或在鼻頭冷哼着說，『這是可能的嗎？』只管嘲笑，只管冷哼，他們也不耐現在的缺陷與不合理，也是不安的。他們也未始不在着手於改造革新，可是否定理想的改造，和蹣跚的醉漢的醉步沒有兩樣，因爲並沒有一定的目標，只如家雞似地在眼下隨便踱着而已。那是既無所謂進展也無所謂向上的。入了二十世紀以後，時代的先驅的思想傾向，至於帶着顯著的理想主義的色彩者，實因他們在現實生活的彼岸望着遠大的可作生活目標的理想，用了熱意與憧憬向之作着精進不退的努力的緣故。理想是永遠的理想，其完全的實現也許不可能。但即使不可能，向了這最高目標，尺寸也好，一步也好，總須前進，理想主義的價值就在於此。因爲這尺寸，這一步，即是吾人生活的改良向上了的緣故。一步的向上，尺寸的進展，在其自身上是有意義的。

就生活革新的理想而考察時，今日世界人心之動搖，要之可認爲基於三種的反抗。第一，民族（或人種）的反抗，第二，階級的反抗，第三，男女兩性的反抗。

如果由科學萬能的當然歸結的宿命論或決定論的人生觀說，這許多由『差別』而生的反抗，只要有人類，也許是不能免的。用了那『沒有法子』的悲觀調子一說，就甚麼都完。因為認為沒有法子，於是并本來有法可想的事情也弄成沒有法子了。立在世界改造運動的第一線上的人們，對於這三種反抗，立有三個理想當作最高標幟。爲防止第一的民族間反抗的生戰爭禍人類，首以永久和平爲理想，現在想由所謂軍備縮小國際協定等極無聊卑近的第一步跨出步去。第二，爲了要撤廢階級的區別，以所謂德謨克拉西的新社會的遠大的理想作了目標，首從勞動問題經濟問題等方面努力着，這是大家所知的。就是想解決那由有產無產的階級的差別而起的反抗，以建設新社會爲理想了。第三的男女兩性的反抗，這就是世俗普通所謂婦人問題，以完全解放婦人，承認其人格，排斥各種類的賣淫關係奴隸生活，爲生活革新的最高目標。以上三個理想，其根柢皆在於自由平等人道正義的觀念上，以『協同愛』作着根本的精神。把今日不正的金錢的工具或利害打算等認作是第二義的東西，對於古來的錯誤的法則慣習反抗，這是三個理

想所共通的。至其以想使所有的人都像人地生活的欲求作着根本，更不必贅說了。

但是，仔細考察起來：

(A) 第一的民族反抗與第二的階級鬭爭，是都可用甚麼權利義務經濟關係或法律制度爲條件而解決，期其理想之實現的。至於第三的兩性關係，全和第一第二的情形不同。乃是以古人所謂『陰陽和合』的神祕的人格關係——卽戀愛（根於男女的性的生活的愛）爲最後一境的精神生活的問題。男女間之事，若只憑了甚麼道德法則或權利義務，決不能得最後的解決的。世間的所謂婦人參政權咧，婦人經濟獨立咧，女子教育咧，都不過只是爲完成此兩性人格的結合的外部或附屬的問題而已。那作人類生命存續的根本的母性擁護，亦顯是必然地隨伴了這戀愛問題應當考察的東西。

(B) 民族，階級，兩性，三者都是各由差別而生的抗爭。假定想像理想境已實現了，譬如，假定第一的民族間的——及民族所形成的國家的——鬭爭沒有了，永久和平的理想實現，或一步一步地接近實現了，用了甚麼國際協定或威爾斯所說的『世界國家』等



各種的方法，民族間的戰爭消除，（連不用武器的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戰爭亦取消，）軍備全廢了。又假定：在第二的階級鬭爭方面，德謨克拉西的新社會的大理想實現了，無產者與有產者勞動者與資本家間，永遠沒有抗爭了。即使這樣把人種差別和階級差別撤廢了，而第三的男女兩性的差別，却是在人類存續地上以上，永遠絕對地不能撤廢的究極的差別。除了人再回到下等動物重行單性生殖以外，陰陽的差別是斷不能去掉的。這兩性間的差別，既經從來有反抗狀態，無論第一的世界平和第二的德謨克拉西的二大理想，怎樣完全實現，男女兩性的反抗必至最後還存在。這兩性對立的反抗，畢竟唯由極力重視兩性間所謂『愛』（即戀愛）的完全的人格的結合，才得解決，此外別無他道了的。生存在男與女的永遠的差別上的一切人類，各只因了該男與該女的愛——即戀愛而結合，這是兩性關係的究極理想。換言之，性的關係如果不淨化純化強大到這境地，婦人問題不能解決，人類在最後亦不得幸福的。

解決人間性欲苦的難題，凡生殖育兒家事勞動等永久非婦人之手不能處理的事，

不因了何等的賣淫關係奴隸狀態而行，婦人一方完全維持平和與秩序，一方亦與男子一樣，把自己解放到基本於自由平等正義人道的的生活，這只可於戀愛生活中求之。以戀愛爲第二義的婦人的性的生活，其中顯存着賣淫與奴隸的分子。我以爲要奪還婦人已失的自由，第一須着眼者，就是這個戀愛問題了。在生活革新上，戀愛在現今，婦人比之男子，尤是重大問題。

如果用了一部分的宗教家的見解來說，也許可說第一的民族反抗第二的階級反抗都可因『愛』的提唱而解決吧。這也原是我所贊成，沒有異論的。但在今日人類進化的程度而說這話，似乎是不足道的一種空想。所以，在今日，我只在解決男女問題上注重『愛』字，『愛』的一字用於男女關係的時候，在日本的普通語中除了『戀愛』沒有別語。換言之，不論是夫婦未婚者或是甚麼，男女在性的關係上，精神地人格地相結合，即是戀愛。我爲欲避去和日本語『戀』字所易聯想到的惡風流的遊戲的性的關係混同，便宜上在近代的戀愛觀的開端特用着英語的 Love 的字，因爲認『戀愛』的文字中沒有

嚴肅的內容的人不少。

將男女的戀愛藝術地宗教地看了，想把這法悅 (Ecstasy) 的一境作詩的表現，我於近代的戀愛觀中特借用了 *Love is Best* 的詩人之語。又把和這同樣的思想，當作實際的社會生活改造的最高目標之一而看時，我的所說，是由上面的理想主義出發的。自儒教未輸入以前的日本固有的古代思想或柏拉圖的費特拉斯 (Plaidros) 與保鏘的思想，以至二十世紀愛倫·卡的戀愛觀裏，即當作了現代的生活革新的理想，亦有着牢不可破的真理的。我以為。

以上所說的永久平和，完全的德謨克拉西的新社會，戀愛至上的性的生活，這三個理想，所以不能在現在眼前的社會實現者，是現在社會錯誤着的緣故。不，所謂有缺陷有錯誤的話，本身即是指這等理想之不能行而說的。我們以勇猛的努力向了這等理想的實現前進一步，就是生活革新一步，向上一步了。

如果以這等的理想不能實現於今日的社會為理由，而否定這等的大理想，那末二

十世紀現代的文化的向上，只有停止而已。凡是理想，都是立在明確合理的基礎之上而在眼前却常不可能的東西。不，唯其在眼前不可能，理想才有着重大的文化的使命的。努力地要把不可能的拿到可能的世界來，這裏面存有人生的意義。正因為大家說『沒有法子沒有法子』才越加『沒有法子』了的。所謂人生，原未曾被決定為不過爾爾的東西，認為不過爾爾者，畢竟是為決定論所誤的謬見。

所以，如果把充滿着謬誤和缺陷的過去現在的思想，時代錯誤的偏見，以及由此產生的現在的組織制度法則習慣，作為唯一最上的東西，加以承認肯定，安住了以為生活無革新的必要，那末以戀愛為至上至高的道德的性的生活，和軍備全廢及社會改造，都成了無非空想或夢想的癡人的囁語了罷。但這是各用人生上的努力，過精神的廉價生活者的悲觀中所產出的話。

改造革新的理想，其所以當作理想有重大的價值者，並非為了遠的未來，乃因了這遠大的理想之力，可以使現在當面的生活有若干的整理改善向上的緣故。換言之，就是

提示着改善現在目前生活的最高目標的緣故。宗教上所謂天國或淨土的理想境，並非爲了遠的未來而被信，那不是爲了欲使現在的人生尺寸地近於天堂或淨土嗎？不是想在地上建設樂園嗎？

不消說，理想有絕對性，常是至上至高，是終極極致的東西。永久平和的世界，階級爭鬪沒有的社會，一切男女但由於戀愛結合的性的生活，這三個理想，在現在明明是宗教，明明是『詩』。所謂新時代的文化生活者，並不只是廚室的改良及道路的改修，乃是指人人各以這樣的『詩』作了最高標幟，用了情熱憧憬與感激，向之進行的生活。乃是把科學萬能論者所悲觀爲『沒有法子』的那三種反抗加以破壞的事。簡言之，向理想而進的生活，非即是向『詩』而進的生活不可。人生一否定了這『詩』，也就無宗教，無道德，無藝術了。像中世紀的人遍歷求『聖杯』的樣子，人生就是向了理想的永遠追求，不如此，人就失了生活的價值了。爲要想把昔人所詠『四海波靜』的『詩』拿到實際生活上來，當作最近便的一步，日本才參加華盛頓會議了的。

有人評我的戀愛觀，曾攻擊我把『詩』與實際混在一處。根於近世思想的核心自由平等正義人道的前述的三大理想，在現在原都是『詩』的世界的東西。『詩』與實際生活決不可截然分離，是應該存在於一個人生的兩端的。置身於只是『詩』的世界，我們連現在一日都要不能生存。同樣，全與『詩』絕緣了的無理想的生活，亦明明是墮落的下等動物的生活，不想向上進展的無努力的廉價生活。眼前當面的實際生活，如果不常向了理想前進，不因『詩』而努力，那就不是似人的生活態度。我於數年前，曾寫過一平和的勝利（收在拙著小泉先生及其他裏），讚美永久平和，近又用了同樣的熱意與確信談戀愛的理想生活，寫了那篇近代的戀愛觀。有人對於這，說：這樣漫談理想論，容易誤人，是危險的。那真是奇怪的議論了。假使因為聽了永久平和軍備撤廢的理想說，有了徵兵逃避的愚物，就可并康德以來的永久平和說及自基督起託爾斯泰止的無抵抗主義亦斥爲非嗎？因爲一部青年爲德謨克拉西的議論所誤了，就可并民本主義的理想社會也加以拒斥嗎？也許說，因爲學者思想家或文人如果把平和論民本思想大聲疾呼要

懼重罪的罷，以在現在錯誤的社會生活上不能實行爲理由，說可罵康德託爾斯泰等都是狂人嗎？罵者之愚，先可笑了。

世間有玩弄至上的戀愛的人。有但爲肉欲衝動所驅使，結果不惜把自己人格的自犧牲的人。有過於重視戀愛以外的要素，結了婚過那賣淫奴隸，育兒奴隸的夫婦生活的婦人，又有一旦雖得到了高貴的愛，也不加以培植，任其廢滅，終於棄如敝屣而離婚的人，甚而至於并想愛的努力吝而不施的人也不少。風紀的頹廢，家庭崩壞的悲劇，以及背後常潛藏着女子的種種的罪惡，凡此種種，皆由於今人不認識戀愛的高貴而起。說甚麼『相愛的男女在一處原好，即使不相愛，結婚關係在別的理由上是正當的』，這樣全然把戀愛認作快樂的奢侈品，所以在個人成了自己人格的破壞，在社會就成了綱紀的頹廢。婦女作了奴隸婦人，賣笑婦，生兒的田等而存在，自由解放，人格尊重，就永久不能實現了。

軍備全廢，永久平和，勞資不相爭的新社會，以及不由戀愛的賣淫和姦或強姦的性的結合，絕對消除，這種理想的不能行於現在，只要不是白癡狂人，誰也都知道，原不待那

列了陳套語自鳴得意的批評者來插嘴了的。賣淫和姦凌辱的假了許多美名而行，在今日的生活裏，究難避免，但這恰和一朝有事我們在戰場上把殺人的罪惡認作義務相同，這在人的行爲上是錯誤的事。不是像愚昧的古人所想的樣子可以當作美德來賞讚的。既知戰爭應竭力避免，同樣亦應知蔑視戀愛的性的關係是一種剝奪婦人的人格與自由的罪惡，該竭力地避免的。像世界平和的大理想先從軍備縮小等姑息手段逐步進行的樣子，非先從面會結婚的廢止，男女七歲不同席等形式的廢棄，以及其他實用結婚財產結婚的排斥等極卑近易行的第一步着手不可。在西洋，在日本，都尚和世界的多數者一樣，把自最初就將戀愛置之度外的結婚與性交，儼認爲當然。我們須知道：這明明是對於人格的蹂躪和冒瀆，是破壞生活與文化的事，其罪惡與那破壞文化的蠻行的戰爭，毫無兩樣。向了那三個理想躍進的努力，實是一日都不能怠的。

先把現實凝視了加以批判啊！既見到了那缺陷醜穢與黑暗面，須用了情熱與感激，向高的理想憧憬啊！腳踏實了大地，頭却不可不高向着！太古昔浪漫主義者的一味追逐



靠不住的理想的幻影，是脚離了大地。同時，否定理想，只沒頭於現實者，亦是四脚爬的泥龜的生活，這是無進化向上的永久被詛咒的生活。

我以日本人的資格，關於這理想戀愛論，尚有要特加附言的事。

終日爲目前的事忙殺的近代的日本人，差不多沒有理想主義。其所謂理想者，大抵被支那人或西洋人所強植，沒法，只好汲汲然跟在屁股後面走的。在議會裏，儼然以三十幾票的少數把軍備縮小案否決了，在後隨了『國難到了』的呼叫，遂被世界思潮的大勢所牽引，不得已爲永久平和的理想主義所動，加入華盛頓會議。一事就是萬事，沒有理想主義的，老是這樣子。對於由第二的階級鬪爭而生的社會改造的理想主義，我們日本人亦明明拜着西人所說的後塵的。可是，獨有第三的戀愛至上的理想主義，却不是外國所強植的，確是可誇的日本的國產。是我們日本人的祖先時代以來早已有了的固有思想。

先看歐洲思想二大源流的希臘與基督教罷。在毫無禁欲色彩肯定現世的希臘思

想中，其神話上尚有以女子爲罪惡之源的人生觀。主神賜普洛美修斯（Prometheus）爲妻的美女潘度拉（Pandora）的箱中，說曾祕藏得一切的罪哩。古代的基督教亦和保羅的教一樣，同是認性的關係爲罪。特別如基督教神話上的亞當與夏娃所食的智慧樹之果，據最近的研究，實是解作性的知識的。又，卽就歐洲以外而觀，不論穆罕默德教，儒教，道教，都不曾把性的關係率直地正解着。其他的古代諸民族，有的認爲罪惡，有的竟像原始宗教中某教的樣子把性的關係認作了不得的神聖。認作罪惡，認作神聖，都不免是一種謬見。獨我日本人的祖先，却與他們全然不同，能依照了自然率直地正確地人間地觀察人生性的關係的意義。記紀萬葉中所表現的戀愛觀，與別的外國民族的古記載上的屬於『原始的』甚異其趣。在儒佛的外來思想未輸入以前的日本人的戀愛觀，是全人格的靈肉一致的東西。於性的戀愛裏恍然味識人生的意義而大膽地歌詠戀愛至上之思想者，日本上代的歌謠中最多。卽就了天地創造的神話來看，其戀愛觀也和基督教穆罕默德教儒教佛教等一切全不相同。這原是誰都知道用不着再提的話。那祖宗二柱

的神，互呼『美哉，可愛的處女！』『美哉，可愛的男子！』時，這不是表出絕對至上的戀愛——異了性的兩個靈魂的渾融冥合嗎！

這神話所代表的我國固有的生活理想，即入了有史時代——萬葉詩人的時代亦無變異。可是一到了平安朝頃，被支那的儒教思想——極度蔑視女子與小兒的孔子教的思想所誤而偏歪，於是遂生王朝文學中所現的頹廢的傾向。其後從佛教來的禁欲主義，恰如清教徒的嚴格主義的樣子，把日本人固有的生活理想再弄成偏歪，一直至於今日。動輒叫着甚麼『國粹國粹』的人們，爲甚麼在這點上不想呢？事實上，當德川時代儒者之徒在性的關係上全然陷於偽善的無批判無理解的時候，國學者却高唱日本固有的文化上所現着的戀愛觀，對了漢學者們屢施痛棒。現在只要翻開本居宣長的文集等類，就可知道在國學者一方，曾遠抱有理解的自由的戀愛觀罷。

以爲西洋一向行着戀愛結婚，這是大錯的。又，像我所說樣的戀愛觀如果說是和世界平和德謨克拉西的理想說一樣，同是外來思想，這只是無知之徒的偏見罷了。先請看

事實罷，歐洲的古代中世，財婚，政略婚，爲家族的奴隸結婚甚多，卽在今日，在號稱最尊重婦人的自由的美國，財婚還是極普通的事。美國富豪的子女，與在意大利很多的貧乏貴族的財產結婚，不是常作着交際界的笑柄嗎？非戀愛結婚卽不是完全的人間的結婚，把我這所說認作學西洋的時髦，覺得有些可笑。自由平等，正義人道，究是我們的生活理想，甚麼新，甚麼古，甚麼外來思想，甚麼內來思想，這些早已不成爲問題的了。

某批評者說：『戀愛原不是劣情，是結婚的要素，但卽使無戀愛，結婚也是正當的。』不錯，卽使沒有頭腦，人總還是人罷。只要具備着頭腦以外的要素，總究不失爲人罷。但完全的像人的人，是算不來的，我主張。卽無戀愛，法律的『婚姻』形式上是完全成立的，但要說這是真的尊重婦人的人格與自由的有精神的意義的道德的結婚，我斷不相信。

### 三 質問第一

新刊書的讀者中，頭腦新穎的高級的人們多着罷。對於這種人們，我在這裏所要寫的一節，也許太平凡太低級了也未可知。像這樣淺易的事，在我也不能列諸筆端，如果在平日寫 Essay 時，當然是省略不提讓讀者的自考的。但答復質疑和批評，是本稿的目的，先從這淺薄的平凡談開始。請讀者原諒，這一節是我非先事聲明不能下筆了的。

有人說：『如果戀愛是至上的，那末爲戀愛而棄孝行也可以嗎？忠義也可不管了嗎？例如學問知識是可貴的，但斷沒有研究學問的學者就可殺人之理，爲了孝親，爲了事業，爲了世間的體面……不是有該犧牲戀愛的時候嗎？』（文學博士某之言）

有人聽了這質問，認爲愚問，付之一笑。的確，在慣於把事物本質地率直地冷靜地觀察的人看來，這質問也許只是不足取的愚問罷。但我覺得不應把這當作愚問不顧，有叮嚀答復的義務。因爲這是今日普通誰也會抱的疑問。

不錯，在今日，我們確爲了事業，爲了孝親，把戀愛犧牲着的。并且以犧牲戀愛當作着義務的。這樣地實行也非得已。這恰和戰爭時，我們爲國民者，不得不把殺敵人當作義務

的情形一樣。但這是人間所應避的，能不殺人，才是人的正道。爲甚麼不行正道呢？這樣設想，比甚麼還重要。

這因爲現代生活有着大的缺陷的緣故。詳言之，人類的頭腦還幼稚，還道德，還蒙昧，從這幼稚不道德蒙昧的頭腦產出的種種的組織制度與習慣，有着許多謬誤缺點的緣故。如果第一義地根本地想，爲孝親而要犧牲戀愛的事情，應決不會發生的。

卽離開了戀愛問題看，現代的生活，把種種不合理不道德的事強着我們奉行。奉行這種不合理不道德的事，在今日的生活上，儼然是我們的義務。世界永久平和的大理想一日不實現，我們在戰時就不得不以殺人爲義務。又金錢原是人間爲便宜上擅自製造的工具，可是爲這工具所束縛，今日有爲孝親爲生活難而中途輟學的學生。從人間的本來說，繼續求學，同時也卽孝親，才是真正的人間生活，其所以不能兩立者，實因所謂金錢的東西的制度上有着何等的大的錯誤的緣故。眼見了知識欲旺盛頭腦優秀的學生，爲了親，爲了金錢而中途退學，我不得不因現代生活的悲慘而泣。這時，我拭着淚勸告了說：

『沒有法子，回去孝親罷。』因為我在學生時代，也曾陷入這境況而苦痛過了的，我決不說『親可不睬，管自繼續求學』的話。說雖不說，可是胸中更深切地感到今日金錢制度與資本主義的害惡怎樣猛烈地禍害着人，不禁吞聲而泣了。見到有爲了金錢爲了財產把高貴的戀愛犧牲的女子，我的血與淚，又不禁關聯了現代生活的不合理與缺陷而沸湧起來。

我關於經濟學並無何等的知識，但一方見有遊食而誇豪富者，一方又見有流了額上的汗尙不能餬口者，對了這人間生存權的危險現象，覺得其中必有何等的謬誤與缺陷，感到現在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裏必定潛藏着某種的不合理。這恰和探求今日戰爭殺人的所以不能避免，認我們的政治生活國際生活有着缺陷與不合理一樣。

總而言之，今日人間對於事物的想法，及由其想法所產生的組織法則或工具有着錯誤的緣故。除了這樣看，沒有他途了。

人爲完成自己，充實生活，戀愛是至上至高至大的東西（關於此後當更說。）這至

上至大的戀愛，其與別的忠孝金錢食物事業及其他的東西相衝突，在今日是不得已的事。犧牲戀愛，和戰時殺人，在今日明明皆是我們的義務。但如果有人謂這種不合理的生

活是人的唯一最上的生活，方是人間的正道，毫不須改造，那真是久居糞土之中不復知有惡臭的人了。

先把人間與其生活本質地根本地第一義地凝視啊！無任何偏見地無拘束地去看人生啊！如沙翁如易卜生如託爾斯泰地把人生來正視啊！如見到有缺陷，努力把儘可避免的罪惡除去啊！吝惜這努力的是怯者，否則是惰漢，再否則是癡人。靠了怯者惰漢癡人，世界是一步都不能進化的。無改造就無向上進步，天國的門永久不開，真善美的光暉永不會照到地上來的罷。

簡單明瞭地說，是這樣：成就戀愛，即是孝親，即是爲事業也即是爲學問，這在人間生

活的本色上是正當的。所以發生衝突者，全由於思想的謬誤，以及由此謬誤思想產生的

今日的法則工具等一切的缺陷與不完全。爲了孝親不與所戀的男子結褵，爲了自己的



事業，劈活樹似地把所愛的女子分離，這斷不能說真正的人的生活，是根本的錯誤的生活。人所製造的名叫金錢的工具的作祟，家族制度的缺陷，法律的不完備，周圍人物思想落伍或含有卑野的私欲，因這種種複雜的理由，真的人間生活遂被破壞。至於純正的戀愛本身，決不是可因了忠孝友情博愛等而被犧牲的性質的東西。忠信孝悌，無論就那一種美德看，其根柢裏必活動着大的愛的力，在愛的力中最全人格的最強有力的靈肉一致的戀愛，說是會與這等衝突，本質地第一義地想來，決不是可有的事。讀者啊！試就今日所發生許多的戀愛悲劇——深加考察！必會發見其中有甚麼舅姑的不當的跋扈，金錢之累，法律的不完全，結婚當事者的無思慮，或階級制的錯誤等許多非真正的人間的本質的事情，在那裏作着禍根罷。今日許多的思想家不是唯其想除去這禍根，才爲了改造在竭力絕叫呼號大聲叱咤的嗎？我因隨了唱世界平和翹望德謨克拉西的新社會者，當作一種的生活目標的大理想而說戀愛至上。

舉例來說，允許女兒跟從她所拚了命戀慕着的男子，不是親對於女兒的真正的愛

嗎？所以不這樣做者，實因有金錢名利等下劣的東西在作祟，即對於女兒的愛不純正的緣故。又從女兒方面說，如果親的見解是不錯的，她所行的戀愛如至於對親不孝，那末，其戀愛中必有不純正不真誠的門第金錢名利邪淫等分子粘纏着，即在某種意味上，是不純正的戀愛的緣故。親對於子的愛，子對於親的愛，及子對於其愛人的愛，要都只是一個 Love，根本上爲同一的東西，才是人間的本性。其所以不能這樣一致者，實由於思想與制度上有不備或缺陷的緣故。雖有了這不備或缺陷，亦儘有許多人能超避障礙，巧妙地

把生活調節統一的。例如，故原首相是被稱爲至孝的人的，但相傳當其將與夫人結婚被空親極端反對時，在這事上却執着己見不聽母言，同時對於母親至死盡了人所不及的孝養哩。這樣的例，即在今日思想制度上謬誤很多的時候，也不是稀有的。

爲孝親而作賊，是不可以的。爲了忠君而犯殺人報仇之罪惡，似也不是正當的事。同樣，爲了『忠孝』或『義理人情』結無愛的性的關係，幹強姦和姦賣淫的生活，也決非可讚美的事。那認爲可讚美的習慣思想或法則上，必潛有着大大的謬誤的。

昔有平重盛者，說欲忠君則不孝於父，清盛欲孝親則於君不忠，他曾爲這而煩悶。認忠了要犧牲，孝了要犧牲，忠者是重盛，頭腦幼稚的緣故，也是源平時代的社會組織政治思想法則以及一切的東西中有着許多謬誤或缺陷的緣故。從源平時代至今已幾百年，當經過好幾次改造了的今日，遠已進步的世界，還有在忠孝衝突裏感到苦悶的人嗎？如果有，那只是頭腦還棲息在源平時代的可憐的人們了。

至此，我要肅然正襟而談了。先帝陛下所頒予我們的敕語裏，亦說『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夫婦相和』。如果今日猶有覺得爲了孝親非叫愛妻受苦或離別不可的人，那是不能解聖意所在的愚人，或是還未知現在的制度與組織中有何等的大的缺陷的人了。

愈想，愈覺得今日我們的生活裏充滿着許多的不正與不合理。這不但日本如此，全世界都如此。用俗語來說，就是不配算是人的生活的。如果一味安於現在，全想不到這點，那末，我的戀愛論也和那世界平和與德謨克拉西的理想說一樣，同只是癡人的囁語了罷。

#### 四 當作人生的問題

道德——這不是說形式道德或因襲道德——根於真的人間性不失人間味的可作純真的人間生活根柢的道德，與戀愛不應衝突不應爲了一方犧牲他方。這是我前節所已述的。那末，戀愛何以至上？只要說戀愛亦與他的諸德同可兩立併立的可貴的東西，不是儘够了嗎？謂爲至上，是甚麼緣故？這是繼起而生的疑問了。

我在答復這質問題之先，有一件先要說明的事。所謂至上或非至上，是屬於個性的要求，創造的生活的問題。那尼采以來爲近代思想的一大特徵的所謂價值顛倒，除了這點，就成了無意義了。在生命的燃燒常到白熱高度，寶玉似地發着焰，努力想全我地木質地生活的個人，戀愛的心境，可導引他至足以更新生活內容的強大的感激與法悅。到這境地，已是屬於詩與藝術的世界的問題了，從那不嫌虛僞不嫌糊塗只求與世推移過平

安生活的人看來，戀愛讚美，也許是無用之論罷。舉了卑近的例來說，如故安田善次郎翁的黃金崇拜那樣的金錢萬能的思想，原是我們所視同蛇蝎的。但就了翁的生活態度上的澈底味來看，不得不認其中有一種個性的尊嚴。金錢本身，在修道的高士或真理的探求者，却如貓之於貨幣，是無價值的東西。同樣，向了形式萬能的信者與迷信功利唯物或屁理由之徒，即使爛了舌，禿了筆把戀愛來說，我也早知道等於以真珠給豬糞，是無用之事。這畢竟由於立場不同的緣故。立場不同，即繼續論爭到百年或二百年，也不會生何等的效果的。如果我立了以前近代的戀愛觀同一的立場上來再論戀愛，那末東西的文藝作品中，優於那勃郎寧的抒情詩的名作很多，只把這來引證批評，也可成浩瀚的數卷之書罷。可是，我不再作這樣無用之事了。給與豬糞的本不應是真珠，應該是可作養分的番薯，這也我所已經知道了的。

不必再重新說明，愛是人間生活的根本條件，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源泉。特如現代的理想主義以尊重人格為基礎，思把人與人的關係，一切都置於人間的 (Human) 之上，

故人間愛是生活的根本義。前面所述過的新文化建設上的三理想，在皆以自由平等正義人道爲基礎的一點，自是共通，若再遠溯這三理想之源，要之不外歸結於愛的問題而已。可以支配現在的人心而正當地加以指導者，當然不是禁欲主義，又不是自己否定的道德與形式。我們不能因了否定人間的欲求而思考地上樂園建設的理想。寧把人間本然的欲求加以肯定提唱，同時又使與自己否定自己犧牲的精神融合爲一，使我與非我之間，不復有不調和。這樣的心境，除求之於愛的世界，沒有別途。我前論近代的戀愛觀，謂是「自己放棄的自己主張」，其意味用不着再來重述了罷。又，兩性之愛，在人與人間的靈妙的親和力中最強烈最偉大，且因其是由靈肉兩方面發動而來的愛，所以常爲全我的全人格的，關於這也不再重述了。卽棄了這等不說，最近科學者的性研究的結果，不是向了我們指示着一切人間愛的源泉在性欲的事實嗎？無性欲就無戀愛，無戀愛就無一切之愛，這是此派中一部分的科學者所到達了的可驚的結論。

我不是科學者，如果就了性欲戀愛與道德宗教的關係等類要想用科學的學說來

談，那也無非把勿洛伊特 (Freud) 一派學者的所說來販賣而已。販賣是無用之勞。又如果欲就座右的書籍引用其一節，那末與其故意用歐文的不如就近引日本的便利。這裏但把那平素不常議論思想上的問題，在無何等先入的偏見的純正科學者中特被認為學界的耆宿的大澤謙二博士的話，引用了供讀者的參考罷。

『諸君讀本書，恐要大驚罷，讀至人在乳兒時代即有性欲，并且這天使似的清真可愛的小兒亦好行手淫的條下，益加要驚愕得不能縮舌了罷。兒童稍發育，即到達於近親愛，這亦是純然的性欲。性欲作着孝悌等吾人最重要道德的根源，不消說亦是基督教上所說的愛的根柢。諸君讀到這種處所，不知將起怎樣的感想呢？神之外沒有愛，這是基督教徒的話。在我們，不是寧當改說：除了在性欲裏有深根柢的東西，就沒有愛嗎？』(神博士著性欲研究與精神分析學序)

如此意味的事，古來詩人已多有歌詠者，如果就文藝作品上看來，以性的戀愛作一切美德的根蒂源泉的思想，自古代中世以至近代，毫不足奇。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從新由

科學方面得到確認而已。

但這如果要當作科學上的定說得學界的公認，恐尚需許多時期罷。不過，由對於科學是門外漢的我們想來，即使不信弗洛伊特一派的精神分析學的學說，下面的事實，是明明可以確認的。就是：人在把生命力全部用於自己發育的兒童時代，無自己犧牲的餘裕，因之尚未達到知戀愛的時期。及身體的發育作用一經繼續到了其個體自身的標準以上，那發育作用或成了生殖作用了。所以，兒童成長到了青年期，身心之力有了把自己發育生存以上的過剩時，才起生殖之欲，同時亦就理解戀愛的心境，於是只知利己的兒童，亦了解自己犧牲的精神，至於愛慕異性了。由此進一步，更轉變為初看似與性欲毫無直接關係的近親愛，人類愛，也會變成愛鄉心，知識欲，或宗教信念。關於這昇華作用，我已在近代的戀愛觀裏說過了。

性欲只是動物欲。可是，到了人間，就被進化了純化了淨化了成爲戀愛。且至於作着一切道德生活的根源，在人生中有至上至高的意義了。



唯在戀愛的心境裏，『人』才得最完全地是『人』。即離了生殖的問題說，一個男子一個女子，決不得爲完全者。就了卑近的情形來看罷，一生不曾嘗到戀愛滋味的人，或終身不曾與異性有接觸的人，總是在『人』的資格上有着何等的大缺陷的。對於這事實，古代的希臘人曾下着柏拉圖一派的詩的神話的解釋。就是說，人本只是一個的。後來分爲男女二性，被分的男女，各都不是完全的東西，爲分裂所苦悶，於是地上生活中，各思再相合而成同心一體。所以，在未與那運命上所定的某一異性相合以前，男的求那女的，女的求那男的，求之不已。這不只是爲性欲滿足或生殖的結合，真的人間的戀愛，蓋生於此。關於此點，柏拉圖派的所說，我以爲就是把人生實際現象的真來詩化的東西。

人不能孤獨，愈是個性發達者，愈痛感到這孤獨的寂寥。這『心的寂寥』用了甚麼都不能治愈時，心中就發生戀愛的萌芽起來。這是要想因了異性的靈與肉來救這寂寥的緣故。想因了異性而得救的熱烈的憧憬，這不就是戀愛嗎？

我方才用了『個性』的名辭了。個性發達的人對於某一異性亦認其個性的獨立而

強烈地被牽引，發生憧憬，這就是近代戀愛的特色。不論是甚麼男子，不論是甚麼女子，不是說只要貌美或只要有教育有財產，只因認識對手的個性——換言之，只思慕對手的性格自身，近代戀愛的意義就在這裏。這即在古代，在某程度上也是如此的，到了個性地已大大覺醒的現代人，特別是至近代才達到個性的自覺的新時代的女子，個性的要素在戀愛上很是重大，以此作着性的選擇的基礎了。戀愛的所以為生活的中心，畢竟亦在於這個性結合的一點。從他我裏找到自我，把自己的個性熔入他的個性，這就是人格的結合。

有人說，戀愛在人間愛中是最狹隘最利己的東西。只戀慕對手的戀人而不知有他，目中無博愛也無近親愛，不是終於要到了情死才達到澈底的完成嗎？不錯，凡是愛，都是自己放棄的自己主張，故愛一到了極度，竟會投擲自己的生命的。古今爲了愛國，愛君，愛金錢，不復知有他，常有把生命犧牲者，就是爲此。特如爲了燃燒也似的宗教信仰，把生命獻諸神的愛的祭壇而不悔的殉教者，我們還能斥之爲狹隘的利己的行爲嗎？愛不免因

了強烈而愈集注，戀愛的被看作最狹隘的愛，適足證明戀愛比之其他一切的愛強烈集注，達着熾熱的最高度罷了。戀愛者的心，應該就是殉教者的心。

可是，像我上回在近代的戀愛觀中說過的樣子，這樣熾熱的高度，決不是能永久持續的東西。像同居至四十年五十年的夫婦間的戀愛的樣子，深化了成爲內在的，成了所謂『米飯』。最初的浪漫的情熱，也逐漸轉成爲有底力的神聖愛，逐漸增加潛在的深度，到了從淺薄的觀察者看去好像已經冷卻消滅的程度。就是在一方面，男女的戀愛關係，因了生殖的結果，即刻向了親子之愛而轉化了。並非有了親子才生夫婦關係，乃是有了一夫婦關係，有了生殖的事實，才生親子的關係與愛情的。所以，即從這平易明白的順序說，也是先有戀愛而後才有親子之愛的。因爲沒有男女的結合就沒有人間這東西，所以兩性之愛的有着想越一切人間愛的高度，自不足怪。自是天地自然的不可動搖的簡單明瞭的事實。當然是有了夫婦而後有親子，更由近親愛推廣到博愛萬衆，人間的社會生活道德生活才始完成的。

若更從別一點說：

單爲了生殖的肉欲，是動物的，不是人間的與人格的。欲其成爲人間的與人格的，唯一最大的條件，在使醇化精神化到真的戀愛的境地。把作着一切人間道德的源泉的戀愛加以蔑視或視如奢侈品，因了別的甚麼金錢咧，家咧，形式咧，肉欲咧，及其他的必要而結性的關係，是使自己墮落至畜生道的大罪惡。是污己且污他的強姦和姦或賣淫行爲。從人的資格上說，是不可不拒絕的醜關係。即使在上面附以任何的美名，怎樣地把形式來蒙混，其爲動物的與非人格的，其爲破壞靈肉合一的人間生活，究是無可否定的事實。紊亂社會之風紀，當更無甚於此的了。和戰爭殺人是人類的污辱一樣，無戀愛的一切性的關係，是人類的污辱，人格的冒瀆。可是，在現在不完全的人間社會，無戀愛的結婚，有時竟也與戰爭殺人同作着我們的義務，這是可悲的事。

把無戀愛的一切性的關係認作人間的非人格的，從我這主張裏當然產出的結論，——這原是很明白的，歸着於下面的一點。就是，有了戀愛，人才得營像人的生殖行爲，否

則今後不出百年，地上就會不留人的隻影了。沒有戀愛，就沒有像人的生殖，沒有生殖，人就絕了存在。

我說，放蕩亂淫，是性欲的遊戲化。又，一味重視戀愛以外的要素的性的結合（結婚），只是性欲的形式化而已。前者不消說是畜生道，後者是敢於懸了幌子來和姦凌辱的虛偽行為，都是不行的。淨化了性欲的真的像人的性的結合，不可不是性欲的人格化。高尚的戀愛關係，就成立於此。

有人給注意與我，說『戀愛至上』的言辭不是不穩當嗎？我謹謝其厚意。我自己也原不以爲穩當適切的，只是當作近似於我以上所說見解的戀愛觀的藝術的表現，我在拙文的開端就把勃郎寧的名作廢墟之戀加以介紹，表明是最後一句 Love is best 的翻譯，以期不致誤解。無論在甚麼時候，表示一思想的名辭，只是便宜上約束的稱呼，例如說『自然主義』，說『感情移入』，說『理想主義』，這些文字，不是毫不明示其內容的思想嗎？不只是語調便的利符號嗎？

我不是宣傳者，像宣傳之類的事，只要叫廣告師或油漆匠去做就可以了的。如果我有稍想宣傳的意志，那末，借用『戀愛至上』“Love is Best”等類的文句之是愚拙的事，早也知道了的。也不至於故意刺激反對者的感情，用可以引起反感的表現法了罷。不至於幹那爲作一個諷刺去辛辛苦苦練句半日的笨事了罷。我寫文章時，是我的自己表現，總希望成爲我的所信的告白，成爲藝術的表現。我堅信：與其說白髮二寸九分二寸八分，不如說『白髮三千丈』，遠有『當作表現的真』（出了象牙之塔中藝術的表現條下會述着這理由，又請參照宣傳與創作）我因憤慨於世人只喋喋於唯物的性欲，紊亂一世的風紀玩弄至上之戀愛者及學了道學說教之徒的口吻輕視戀愛在人生上的意義者之多，就故意用了『戀愛至上』的名辭。本稿從最初就豫備違了心把藝術的表現法棄而不用，爲了答覆當世的批評家，特地羅列殺風景的散文的文字的，所以，即使用別的名辭也不要緊，只要實用地把我的所見寫出就可以了。聽說有人名我的所說爲戀愛過重說，以下我在這稿裏，就不辭借用這戀愛過重說的名辭罷。

順便地說：我在戀愛觀的開端所引的兼好徒然草句中的

『不好色的男子』

在古文中徵之於許多的用語例，明明是『不行戀愛的男子』之意，不消說斷不是讚美無節制的荒淫亂淫的。這觀於兼好法師在同一文集的別條裏，屢次警戒性欲，也可知道。因為對於這樣明白的事尚且要懷疑的人似乎也不少，所以特地附帶了說明在這裏。

## 五 戀愛・結婚與經濟關係

『結婚的經濟關係，衝破了戀愛的美夢而襲來。離了性的關係的一切的真與美，在經濟的方面，婦人一結婚，首先就變為男子的婢僕，至少變為家政管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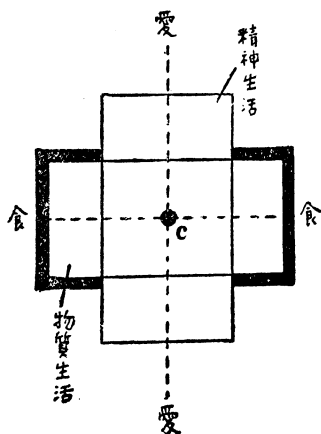
——格爾曼女史婦女與經濟二一九頁——

上面所說的生活革新的三理想，都與麵包問題有關。第一的民族鬭爭，其根本就是食物的爭奪，不待唯物史觀的論者而自明的。即使軍備撤廢了，麵包的爭奪恐將在平和的經濟戰爭的形式之下更激烈地行使罷。依照今日的資本主義行去，軍備撤廢，不過只把流血的慘劇停止，代之以擴大資本主義害毒的經濟戰爭而已。又，第二的階級鬭爭，其為直接的食物問題，自不待說。即如第三的兩性問題，也不能把食物置之考察之外，特別是像現在的社會組織裏。

在一切的生物裏，食欲與性欲二者是最大的最強的本能與欲望，這一到了進化高等的人間生活，就與動物不同，變成有非常複雜意義的東西了。可是，無論怎樣進化，二者依然是人間生活的二大中心。從前馬爾薩斯 (Malthus) 曾以此二本能為基礎來論物質生活的問題，把根於性欲的人口增殖與為了食欲的食物的關係，加以考察，著過人口論。我在這裏也不得不尋究了食色二欲望的相關的意義來考察戀愛問題。

自己保存與民族保存，無論從個人看從社會看，都是人間生命活動的二大眼目。為





了現在的自己生存，才有食欲，爲了存續未來的自己的生命的種的保存，才有性欲。人爲食欲而勞動，爲性欲而相愛，前者是外的物質生活的中心，後者是內的一切精神生活的中樞。所以，和食物問題是經濟生活的根基一樣，愛的生活亦成了道德宗教藝術而開展。這是上面所屢說了的。

人間最完全的生活，應該是精神與物質——即靈與肉內的生活與外的生活完全調和融合的生活。在這樣的生活裏，「食」與「愛」的二中心決不應像橢圓的中心樣子，對立而分離的。橫的以食——即勞動爲中心的物質生活，和縱的以愛爲中心的精神生活相合，其二中心應如圖所示，會於C點，全生活在這裏得到統一才是。（要把這樣的問題用圖來表示，原是不可能的事。這拙劣而不完全的圖解，只是補我文辭

的不足的一個方便而已。幾千年幾萬年來的人類生活，要之只是這圖的縱的重疊。縱貫着的線，因了生殖把生命存續，同時，如用了柏拉圖派的口吻來說，在靈的方面亦向了無限悠久作着連續的。即使自己一人的物質的生命消滅了，以愛為中心的精神生活仍連接於無限，睜矐於永劫，如宗教，如藝術，如道德，都是立在這愛的生活的第一線上的東西。人心的得見永遠，始於見到有這愛的時候。

又，從別的方面說，愛的生活是創造創作的的生活，是向無限未來的自我的擴大與開展。像植物於枯後留存種子的樣子，自我雖然死了，人因了生殖因了創造，把生命殘留在永遠無終的世界上。這和那音樂家的作曲，詩人的作品，在其人歿後還永久地把作者生命的節奏傳至世界者，全無有異。男女兩性之愛，實是用血與肉描寫的生命的藝術。戀愛的歡喜，是創造的歡喜，這是人想使有限的生命變為無限的高貴努力。

從本來說——即根本地想來，Love 與 Labour，確是人間生活的二大中心。爲了這二者，可以把與這關係相遠的別的考察，如習慣，名義，形式，功名等置諸第二位。所以如

果盡了自己的生命力，在自由歡喜之中爲『愛』與『勞動』那才是真的人間的生活。否則自由正義人道的近世的大理想是不得實現的。

歐洲中世的培耐狄克德 (Benedict) 派的僧院，曾以『勞動與祈禱』(Laborare et Orare) 作着標語。因爲修道的僧侶是過禁欲生活的，所以不知戀愛。乃把這愛轉變了爲祈禱，悉奉獻於神的祭壇。他們不但把信仰道德藝術都從這祈禱中找得，連對於勞動亦用了祈禱的心情，以敬虔的服務心拚命地去幹。修道的僧侶以跪在祭壇前的同樣的態度耕田牧羊，因了這勞動的服務支持其物質生活。想從這愛與食物精神與物質二方渾然融和之中，建設靈肉間無分裂乖離的統一的理想生活。

可是，在現在，無論個人生活或社會生活，因爲組織上有幾多的缺陷與不合理，那兩個中心動輒不免齟齬了。至於分裂乖離，自由則被剝奪，生的歡喜則被消失，近代人的生活，被投射了許多的暗影。換言之，人如果都要想作真正的人，去營像人的生活，那末這世界已是很不適當的了。在種種的美名或事情之下，殺人公行，賣淫強姦和姦公行，還造

成許多被剝奪自由了的奴隸。人類要想永久避免這境的熱烈的憧憬與勇猛的努力，不是不得不起來了嗎？

在以食爲中心的物質生活與以愛爲中心的精神生活關係中，如果爲了愛而棄食，那末這人只有失去生命而餓死。又，如果爲了食而犧牲愛，那末精神生活全被破壞，無道德，無自由，失了人之所以爲人，不是人而的禽獸，就是『活屍』。愛的生活爲食的中心的形式，物質生活問題所猛烈地威脅時，人往往連自殺與情死都不辭，食與愛二者，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棄了一方或二者間有衝突時，就現出人格生活破產的悲劇。那末，在像今日樣的唯物的難生存的商賣主義的世界中，這二者實際上那一方被輕棄的來得多呢？這不消說得，當然愛爲中心的生活多被犧牲。不，無論是誰，只要是生存於現代的人，都爲愛與食二中心的衝突所煩惱，不過程度上之差而已。這衝突的煩惱與苦悶，其痛烈深刻差不多爲歷史上所罕見，現代生活的最大缺陷，根本地實歸着於此一點。爲食而犧牲愛，在以人格尊重人間崇拜爲原理的新理想主義看來，都是罪惡，例如爲了黃金的

食欲而棄正義之愛，於是有賣節變節與受賄。爲了賃銀——卽食而賣自己的自由愛，從事於被強制的勞動，於是成了從順的奴隸。爲了民族間的食的爭奪，而犧牲人類愛，於是起戰爭的悲劇。今日一切的罪惡，都由爲食棄愛的事情太多了才起的。對於這現狀，我們的憤激，勢不得不成了對於愛的生活的極端讚美渴念而流露。可是，今世之說風教談道德者，大都依然專圖男子與資本家方面的便利，所說的只是弱者的道德與奴隸的道德。他們的言說，本身也許確是精神的罷，但適用於今日的經濟生活社會組織的實際時，其結果將愈使人爲食去犧牲愛，像受賄等類的事，大概也不見得因爲曾在德川時代公行加以辯護罷，至於擁護舊弊的國家主義的議論，擁護剝奪女子自由的家長制的道德的議論，及其他擁護封建時代舊思想的議論，到了適用於現代人的經濟生活時，勢將意外地可以招致爲了食而奪去以愛爲中心的自由人道正義平等的禍果。愛中心的生活，不能不賴食中心的形式生活物質生活去支持，這原是三歲的孩子都知道的。但進化的動物的，人，其所以像人的處所——卽生活的可高貴的處所——在乎以愛爲中心的精神。

生活。無論如何，我非激烈地極度地這樣主張，不肯干休。這是義憤之聲。

對於愛而付的代價，必須仍舊是愛，不應是別的東西。特別地不應是因了金錢家名及其他而代表的『食』。以食買愛，或以愛爲食的手段時，賣淫與奴隸，不得不作了人類生活史上的污辱而出現。爲了要想把這不正糊塗蒙混過去，不爲了要想是認事實上的賣淫與奴隸，虛偽的形式道德說與舊思想於是乃被視若重寶。

話再回到兩性問題上去。

某學者曾說過很極端的話：『動物有生殖作用完畢即死者，在人間，食欲也只是培養性欲的東西，所以性欲最重要。』又說：『像蜂有覓食的勞動蜂與傳種的生殖蜂的樣子，動物中有兩性全爲別的個體者，』但只要人間不是蜂不是昆蟲，我對這類的話不能同意。（學者之中，因爲想把生物界的現象，照式地推用到人間社會的事情上來，多有陷入大謬的結論者。）在人間生活，非因了前述的二中心——即爲生殖的戀愛與爲食物的勞動——的完全合一調和來把全生活統一不可。『戀愛了而勞動』『食了而行愛』

無論就那一邊說，都是一樣。這二者間生了衝突或爲了一方犧牲他方時，人間的生活就因了生出可悲的破綻與分裂來。

二中心間的分裂，試就了性的關係用卑近平易的事例來說。假定這裏有一個爲了事業的成功，棄愛妻而不顧的男子，又假定那被棄的女子因爲經濟上不能獨立，蔑視了戀愛和某男子結婚（這樣的分裂原是在被奪了自由的女性中所最多見的）得到食物的保障。這二人就是都是爲了勞動或食物把愛的生活犧牲的了。

試問：甚麼叫作賣淫？用了上面的見解來說，就是女子爲了求得自己的食物把愛犧牲的事。一宵換數十金也好，互了三十年四十年把貞操奉獻於給食的一男子也好，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都是爲了一方的中心把他方的中心放棄犧牲的人。不論其爲強姦或和姦，這女子不是已被奪了自由污了貞操的奴隸女子，破壞了生活根柢的人了嗎？因了性交生殖與家事育兒等事上的強制的勞動化，就成了一個賃銀奴隸或娼婦，成了一個可憐的人格生活的破產者了。

曾有人痛罵我的戀愛論，說在這生存困難的時代，戀愛當不來飯菜，是無味的東西。不錯，人間的陰陽，決不是象電氣的陰陽的樣子可以為經濟生活物質生活所利用而被犧牲的。把戀愛當作飯菜，明明是賣淫，明明是奴隸生活的強要。為了要從地上掃蕩今日實際不得已而行着的各種類的賣淫與奴隸生活，才把那三理想標幟之一高高揭着的。

世間又有說爲了義理人情而犧牲戀愛是人間的正道的話，來把我的所說如以攻擊的。所謂義理人情的內容，似乎也非一考不可罷。義理人情之中有許多或只是不合理的因襲，及溫情主義的當然的結果。這等姑且不去說他。但真的所謂義理人情，其根柢裏的必伏有經濟或金錢——卽食的問題，是無可否定的。如在封建時代的家族制，嚴重地講甚麼家系或血族關係，可是把其根源深加剖析了看，其中潛有着甚麼家祿或財產等事。這家祿財產的問題在後種種地轉化了成爲形式與制度，終於成爲『家』這根本的性質，雖經種種轉變，後來成了無一文財產的『家名』。但其根源總是重在食物問題的。一入了這『家』或一經與這『家』結婚，就有飯喫，這是其最大的理由。所以，封建時代



的女子，不是因與丈夫有愛而結婚，乃是向了丈夫的父母所代表的所謂『家』的東西，爲了生殖，爲了肉欲，當作器具，當作田土，被『討』了去，『收拾』了去的。甚麼『義理人情』，甚麼『爲了家』，大都無非爲了食物或經濟關係把愛犧牲的事而已。像個人人格的尊重等類，最初就不當作問題了的。

現在世上的女子中很有狡滑的人。一面想靠了附屬於『家』的財產不勞而食，一面又想完成自己的自由的戀愛的生活。這就是想喫『得二兔』的天鵝肉的人。所以，當然的結果，某青年婦人爲了三十萬元的家產，至於非仰藥而死不可了。爲甚麼不棄了家產，保全戀愛，流了額上的汗去勞動呢？又，最初爲了黃金的食物，敢於作財產結婚買賣結婚，十年之後，突然棄了『食』逃奔於戀愛方面，這亦很是無理之事，這實是在二中心間徘徊徬徨疑惑不斷的可憐狀態。

京中街上，於傍晚見到青年男女，夫婦共挽了貨車走過。空了的車上，在箕部等類的東西裏放着兩三歲的可愛的小孩。他們已得了一日之糧，現在正在急就歸路罷。男與女

時時回頭向後微笑，簍葦裏的小孩也嬉嬉然地很快樂。大概在洛北山村，某一夏日之夜，二人於社祭跳舞之後，就把美的戀愛成就了罷，那小孩就是愛神所賜與的天使。雖然貧乏，『戀愛了而勞動』着，是幸福的人。是住在無自我分裂，愛與食的二中心間無何等乖離的地上樂園裏的人。比之於那被錮閉在所謂邸宅的『華美的牢獄』或『傀儡家庭』裏而轉輾煩悶的人們，他們遠是聰明，遠是了不得。我覺得挽車的親子三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家庭生活，不禁對之讚美瞻仰，從心底裏替他們祝福，這是值得借了古昔斯——如求之於二十世紀現代，則傑勃生（Gibson）——的詩筆來禮讚的。貧乏也不要緊，『戀愛與勞動』才是正常的生活，除此以外，不能復有別的生活了。俗歌所謂寧提沙鍋，寧住草舍者，真是老老實實說着正理的話罷。又從女子方面說，如謂戀着無力使她一生安樂舒服的男子，就是無思慮的盲目的戀愛，這見解已含有極不純的利害打算，已是在食與愛物質與精神之間有着分裂的了。從這樣的見解裏，真的幸福的充實的人間生活，是決定建設不起來的。

再重複地說：挽車的親子三人，那是真正的家庭。我的戀愛論，不像誣我者所說的樣子，是破壞家庭的，寧是想在比舊時合理的戀愛的基礎把家庭來建築來復興的生活革新的理想。『家』或『家族』雖沒有戀愛也許會存在罷，但如果有人說沒有戀愛可以有『家庭』那究竟是強人虛偽的偽善之徒。

但這裏要明白地聲明：我所謂女子的勞動者，決不單指男女共耕或挽車的勞動也。並非說做妻的必須進工廠，或必須從事於家庭工業。女子有爲母的育兒勞動，有家事勞動。在廚下料理食物，在家內灑掃應對，這樣的勞動生活，和入都會工廠或挽車的勞動，同有着高貴重要的社會的意義的。

却是，萬勿忘記！女子的家事勞動，不該只是爲了生活之資（即食物）而被強制的勞動。該是爲了自己所心愛的丈夫，爲了自己的小孩，愈辛苦愈歡喜，自進地勇敢地去從事的勞動。在強制與壓迫之下勞動的是賃銀奴隸的生活。爲了戀愛而勞動時，才有真的自由，才有創造生活。沒有戀愛，只爲食而從事家事育兒的勞動的女子，要之只是女婢乳母

或僕婦等類的家庭內的賃銀奴隸而已。在普通的工場勞動，要除去賃銀奴隸的生活，也許有着不少的困難。至於女子的家事育兒的勞動，只要其間有至上的戀愛關係，就可完全實現的。沒有戀愛關係，是絕對地不能實現的。培耐狄克德僧院的人們曾爲了神的愛耕田牧羊，用了同樣敬虔心情，爲自己所愛的夫與子，打掃家屋，調理食物，縫製衣服，這是女子由自由的內心要求生出的純潔高貴的勞動。戀愛與勞動的二重神聖，在這裏乃得合一，因爲有人生的充實與歡喜的緣故。到達了這至上的戀愛，結婚生活，家庭生活，才不是昔時在結婚的美名下行着的奴隸買賣，才不是雇傭關係，才不是人肉買賣的娼婦生活。女子的寄食思想，確是人格的冒瀆和人類的恥辱，以戀愛爲至上的要件而成立的結婚生活，是人格的完成與向上，且是人類所能獨享的偉大的光榮。

如我上面所屢次說過的樣子，戀愛是平等的二個人格的結合，是灼熱的二靈魂的擁抱。所以，在以此爲基礎的夫婦關係裏，男子把自己終日流汗而得來的『食』捧給最愛之妻，不是雇主對於賃銀奴隸所付的勞動報酬，不是溫情主義的結果，也不是飼主給

與飼犬的餌。其純淨高貴，實無異於敬虔修道的僧侶在信愛的神前所獻的供物。夫婦生活，家庭生活，要這樣地因了以戀愛作至高至大的基礎，才得把經濟關係正常解決，才得超越雇傭或權利義務的關係。如果有人謂沒有真的戀愛關係，也可有此超越，有此解決，我就要說他是虛偽是偽善。那只是無意味的形式道德的主張，不是真實的內心之聲。一旦夫婦反起目來，做丈夫的當然就會板了臉孔，毫不客氣地說出『你是我養着的哩』光景的話來的。不是已在那裏被飼被養着了嗎？所謂一夫一婦之類的话，成了空疎的一種形式的嚙語，那在國音中與『畜生』相通的『蓄妾』(iku shi)亦是當然之事。因為這是雇主飼主的權利的緣故。做寄生者做弱者的女子，雖然不平，結果却無話可說。不知道一世的風紀都是這樣地亂掉了的嗎？

妻因了丈夫的收入而終生衣食，是正當的，行性交家政育兒等事，亦是正當的。但是我說，這二者間不應有權利義務關係雇傭關係或賃銀關係。並且，我敢大膽地斷言了說，要打消這種關係！除了二人的靈魂的結合——完成真的同心一體的戀愛之外，斷沒有

別法了。非因了戀愛至上說的結婚，把夫婦間的經濟關係根本地一新，要想使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永遠不可能，因之婦女的地位也永遠不能望向上。男女間因了愛與食的二大中心的融合得統一完成其生活的，只是惟一的戀愛而已。

既然是聰明的敏於理解的批評家，像 good, better, best 光景的事，是早已知道了的罷。又，通常說 one of the best，那末 best 是複數的光景的事，不消說是知道了的罷。我說『戀愛至上主義的結婚』時，所謂『至上』不消說是豫想着別的許多『上的』『更上的』『至上的』。如果說只要有了戀愛別的事都可不問——即如果在最初即不認別的條件的存在，那末所謂『至上』(Best)『至大』(Greater)的最上級，不是沒了意味了嗎？我即就了方才所說的經濟的立場——就是即把別的点放在論外——也要主張了說：結婚須以戀愛為最大最上的條件啊，把一切別的條件放在次位考察啊！這主張中的並未教人蔑視別的要件，不是只要有中學二三級的英文文法程度者就可明白的嗎？

古時的遊女，是爲了親爲了家或爲了對於恩人的義理（探究起來，一切這些東西

的背後都潛藏着『食』的金錢問題的）而流淚賣身的女子。卽在今日，公娼的大多數，還是這種人。這種惡德所以非擯斥不可者，別的許多的社會的理由，暫且不提，單從女子方面說，是因其爲了食爲了一握的黃金而棄自己的人格與自由的緣故。在無戀愛的結婚生活，和那娼婦的但給男子滿足肉欲不同，女子還要替男系的『家』當生殖育兒之任的。服役既大，報酬也比例了加多，可以當作了『夫人』『太太』依食一生。沒有戀愛，那末，娼婦，夫人在奴隸婦人的一點上不是一樣的嗎？

無論任何的精神生活的問題，在如今的時代，原不能全然離了『食』的經濟關係來考察。却是在夫婦間，只要有戀愛，那末像勞資關係樣的問題，確可完全超越解決，這已如上所述。爲使這超越這解決更確實更容易起見，對於婦女，尙有一事是最希望的，就是婦女的經濟獨立。欲使今日的婦女生活在愛與食之間絕對地無衝突之憂，換言之，欲使愛的生活無論何時不受脅迫，經濟上的獨立，真是所希望的。是的，我說是所希望的，雖然並不能說是必要條件。

女子的經濟的獨立，乃擁護其人格的武器，故也可謂爲擁護戀愛的武器。

當作文藝家當作性欲學的大家被知於世的哈佛洛克·蒭理斯的夫人（即愛代斯·蒭理斯女史）的論集戀愛與人生上的新見解（*The new horizon in love and life*, By Mrs. H. Ellis, London, 1921）在近刊新書中，關於戀愛問題，是比較地可注目的良書之一。其中有一節，著者自記在美國到支加哥的家庭關係裁判所旁聽時的感想，說：『我在這裏所聽到的種種悲慘的及可笑的戀愛或離婚事件，如果女子有經濟的獨立，就一樁都不必提到這審判庭上來的。戀愛之敵——從內部或外部迫來的敵，只要有經濟上的獨立，就可一舉驅逐淨盡，女子有了經濟上的自由，精神地也即會自由了罷。』當作實際上當面的問題，我關於這點，也無異議。

高斯委綏（*Galsworthy*）戲曲逃亡者的女主人公克里亞，從無愛的夫家奔到別一男子的地方去。可是因了經濟上的壓迫，和那男子的關係也不能不斷，三個月之後，因不能忍受那賣笑生涯的苦痛，遂服毒自殺。在今日樣的非受經濟壓迫不可的時代，無經濟



獨立的女子，即使離了無戀愛的家庭生活，所歸宿的也仍只是換了名目的更慘酷的賣淫生活，宛如魚由沸鍋跳入爐火裏的樣子，只是由一種賃銀轉爲他種的賃銀奴隸而已。蕭的華倫夫人的職業，就成爲這類女子的必然的運命。這確是現代生活中最大的悲慘現象之一罷。

但，從另一方面說，今日已和女子全不被社會地解放的舊時代不同了。和那走到任何處所都說 *There is no chance for you* 把女子驅逐的時代稍異其趣了。因之，女子經濟的獨立，亦不說是全然不可能。——如果肯從事勞動，甘爲市場上的賃銀奴隸。

我在近代的戀愛觀裏，在這篇文章裏，都純以戀愛爲論題的，結婚與婦女解放的事，只不過隨筆涉及而已。如果把結婚或解放作了主題來說，那末，結婚於戀愛以外還有當考察的許多要素，婦女解放在戀愛以外也還有許多論點，本是誰也明白的。不明白的，恐只是對於我的戀愛論來加不着癢處的論難的人罷。正唯其戀愛以外還有重大的要素，我在這一節裏，才對於『愛』而把其與『食』的中心的生活的關係也說了的。

就了『愛』與『食』的關係問題，想在這裏只暗示地言及的，就是關於嫉妒的事。我還想起，大約是斯德林堡的話罷，『婦女問題並非甚麼煩難事情，要之是子宮與胃的問題。』

普通常把男女關係中的嫉妒當作戀愛的一變態看着。愛愈強者嫉妒愈甚，是其常態。全無愛的，不會有嫉妒。兩極端常是相等的，在非常高尙的聖者，即使自己的愛人爲他人奪去，或竟有毫不嫉妒的，但這從普通的人間看來，原應作爲例外，如阿賽洛（Oratio）殺代斯代瑪娜（Dedemona）的情形，才可認是普通一般的心的徑路罷。

但這裏有一不可思議的現象。就是，在性的關係裏，不能說女子的愛常比男子的強烈，而從來嫉妒總是女子較男子強烈的。這現象似不能用女性是感情的或自制心不足等淺薄的理由來解釋了。又，就東西的戲曲小說之類來看也就可知：門戶中人的女子，其嫉妒——例如妓女間的恩客爭奪，姬妾間的主人競爭——比之普通女子，遠來得強烈。這亦決不能只說是愛情強烈，也不能定說是無自制力的緣故的。究竟是甚麼緣故呢？又

在封建時代，把家庭婦人的嫉妒認爲惡德，比諸現代的婦女嫉妒輕少，這亦不能單歸之於自制力之有無，應尙別有理由的。更奇的是婦人中往往有在並不感到任何的愛時亦抱持強烈的嫉妒心者。這究竟是甚麼緣故？

其中亦有『愛』與『食』的關係。——我回答。

因爲以『食』爲中心的外的物質生活，在這種時候，用了比戀愛本身還強的威力支配着這女子的心緣故。因爲即使這女子自己不意識如此，在無意識心理的背後，『食』的問題發揮着強大的支配力的緣故。因爲自古以來全無經濟上的獨立的婦女，一失男子之愛，就要受『愛』與『食』的二重的壓迫的緣故。因爲在妓女與姬妾，這二重的危機更容易猛烈襲來的緣故。封建時代的家庭婦女所以能抑制嫉妒者，除了戀愛薄弱以外，因爲還可當作『夫人』存在，只要那女子與『家』的關係沒有變動，在『食』的方面可不受威脅的緣故。其證據，丈夫無論去愛多少的別的女子，只要多給金錢與妻，那爲妻的原是在最初就放棄了自由與戀愛的女子，也就不會強烈的嫉妒的。至於全無戀愛而生嫉妒，

除了是病的心理以外，只好解釋爲其中含有食的問題的緣故了。

不消說，在這種時候，女子的嫉妒裏，含有種種的原因，如對於遺棄已者的憤怒，虛榮心或名譽心的受損，對於自己主婦地位的掙扎等，但卽就了這許多原因說，深究下去，背後還有『食』的問題在作着更大的原因的。我以爲這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我於這節了尾，單當作了『愛』與『食』的關係的一例，把嫉妒言及。如果就嫉妒而論，要說的事情還很多。但論究戀愛的諸相，不是本稿的目的，現在只是當作生活革新的一理想而論戀愛罷了。因此，我的筆不能不轉到次項的貞操，一夫一婦等類的事上去。

(附言) 戀愛是個人的問題，因了生殖的必需 (Necessity) 而被社會化時，於是遂成所謂婚姻的制度與義務。所以戀愛與結婚的關係，卽歸宿於個人對社會的關係，而個人與社會的調和——卽不使二者利害相背馳，亦是人生的理想之一。關於此點，說述者歷來在東西都很多，所以我就省略了。爲『個人』而犧牲『社

會，』不可，同樣，爲『社會』而蔑視或虐待『個人』，不消說亦是罪惡。把個人生活的充實，認爲都是非社會性，本是謬見。戀愛上的個人的幸福，實可構成完美的社會的文化價值，其標準愈高，社會的生活文化亦隨而向上進展的。

## 六 一夫一婦·戀愛·貞操

『性的衝動是一夫多妻的戀愛是一夫一妻的。』

——西爾修浮德戀愛的本質——一八頁——

『愛』在男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女子是生活的全體。詩人這話，就使有着藝術的表現上的誇張，不拘周圍的事情如何，『愛』與『食』的關係怎樣，却含有永久的真理。如果用了警句的語法來說，說沒有『愛』就沒有女子，也未始不可罷。所愛的根源的戀愛，當然是關於婦女的一切考察的核心與中軸。婦女所最重要的母性，婦女對於一般文化上

的貢獻，作婦女道德的重要部分的貞操，以及婦女在社會地位的向上，其人格的自由與解放，凡此等等，都是離了戀愛，不能為合理的論議或批判的事情。這就是我的『戀愛過重說』不得不的所以。

平等的男女二人的人格性的結合，(Sexual Union)，就是戀愛。一個人格與二個以上的人格完全相結合之類的事，除了特別情形之外，是斷不能有的。因為這非豫想着男女人格的不平等不可的緣故。所以從那真以人格尊重為根柢的理想主義的革新思想說，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原則上當然不能成立。無論原始時代的雜婚制被許可，又無論和馬克斯派的共產思想野合而生的自由戀愛等類被實行，在個性發達有自覺的文化人的生活，結果除了歸宿於一夫一婦制以外沒有別途，除此亦無可想像。這是我在近代的戀愛觀裏已說過了。

不但現代的馬克斯派，舊約聖書的亞伯拉罕(Abraham)時代的多妻，穆罕默德教徒的多妻，或日本從來的蓄妾制，甚至至於支那的喇嘛教的一妻多夫的思想，都無非由

於爲了『食』的問題——即肉體的物質生活而犧牲『愛』的生活而已。因爲一味以男子（或女子）的經濟的能力，純粹地生理的動物的生殖或性欲等爲基礎而思考，所以才發生甚麼自由戀愛甚麼女子國有等類的迷妄之說。如果置重於戀愛至上，那末男女間的風紀，——因之一般社會的綱紀，可以肅正，一夫一婦的原則，可以完全實行的。性的結合，決不應是經濟的結合，性欲的結合，因襲的結合，或強制的結合，完全應是以男女人格的自由平等爲根柢的戀愛結合，我之不辭這樣反覆斷言者就爲了此點。

有了戀愛至上的思想，才得給與一夫一婦制以的確精神的道德的合理的基礎。此外的一夫一婦論，非僞善說，即只是便宜的因襲的實利的實用主義或形式主義的東西而已。至少，這些在人間，都是應作第二義地考察的問題，我以爲。

當作至上至高的性的道德的戀愛，是二人格的全的結合，所以一夫一婦的原則一經被確認，其必然地生起的與此成相即不離的關係者，就是貞操觀念。因爲須男女相互嚴守貞操，而後一夫一婦才得實現的緣故。貞操是戀愛神聖的擁護者，同時，真的戀愛，必

隨伴着貞操。在「不被拘牽於『食』」的問題的純粹的戀愛上，嫉妒不一定是可當作惡德加以非難的，倒應該認作保持雙方人格的純潔的貞操觀念的副作用。并嫉妒而沒有的女子，顯以不貞的女子爲多。

不把戀愛認作至上的道德的世間一般人門的貞操觀，是極危險的。把戀愛當作基礎看時，貞操明是一面先保持自己人格的純潔，同時又要求對手人格的純潔的東西，決不是爲了對手而守貞操。如果像舊道德者流所說的樣子，把貞操當作『家』或爲丈夫而守的東西，那不是就要達到無夫的獨身者或處女可以不顧貞操的結論了嗎？有人說，因爲人是知恥的，故獨身者也有貞操。那末所謂恥，是甚麼？羞恥之念，畢竟不是守護我自己的心的自然的發露嗎？

封建道德之徒，更說愚蠢的話。說爲保『家』的血統的純正，貞操是必要的。如果如此，那末就是女子須守貞操而男子用不着守貞操了。男子要滿足那畜生樣的無厭的性欲，荒行亂行，毫無所顧忌，這不是成了男子的擅妄了嗎？這樣，一夫一婦的人格的不平等



就立刻被破壞了。（男子把花柳病輸入於神聖的家庭之類的事，暫且不問。）又，如果說單爲了血統純正起見，須守貞操，那末，用了某種方法認精子與卵珠間的交涉斷絕時，婦人因爲與血統無關，就可自由姦通，不是要達到這樣愚劣已極的結論了嗎？

諸如此類，都可作爲表示沒分曉的舊思想之徒的愚昧的例證，付之一笑的。因爲思想如此愚昧，所以舉世不論既婚者與未婚者，皆不知貞操爲何物，一代的風紀遂益頹廢了。有了自由平等的二人格，才有真的戀愛，有了真的戀愛，一夫一婦的原則才確定，合理的貞操於以成立。那僅以保血統的純正等類的理由，片面地向婦女說貞操者，只是橫暴的男子爲了自己是『家』，向奴隸婦女強頒獄則之類而已。我再重覆了說，無戀愛就無貞操。無戀愛而強求貞操，只是一片的形式論。形式論是造無力的虛偽生活的東西，生的充實，人格的自由，在虛偽與形式裏是斷不能希望的。

在『愛』與『食』不一致地營着靈肉分裂的二重生活的奴隸婦女，其貞操常呈着奇怪的現象。最極端的例，但看賣笑婦女罷，肉雖勉強地賣給許多男子，而『愛』的精神生

活却只捧獻於其中的某一人，這就是實現着極無理的一夫一婦。如此靈肉乖離的貞操，不但當作貞操已無意義，就那女子說，明明是人格生活的破壞。在無戀愛的夫婦關係裏，爲妻的不得已地把肉奉給丈夫而心戀着別的男子的情形，靈肉分裂的可戰慄可鑿鑿的有表裏的不貞現象，誰能說沒有？真的從內的欲求發出的純真鞏固的貞操感，不是這種婦女所不能有的嗎？在沒人格的無戀愛的結婚裏，強說貞操，強行一夫一婦時，從女子身上常至於多見悲劇者，不是就爲了這個緣故嗎？

難者說，如果因戀愛至上說而結婚，那就浮萍似地忽東忽西，還有甚麼貞操可守呢？我正想回答這問，重把筆提起時，座旁的火鉢中火已熄了。叫了女傭命取火來。不久女傭用鏟盛了『火』來，把她那用火箸夾着的東西一看，是漆黑的炭，只在一端略有些微的赤意而已。『這是炭咧，不是火啊。』我不禁這樣說。女傭還似乎要說這是火，我將手靠近去，毫不覺暖。『這樣的女傭真不行，』我在心裏這樣想了默着。

炭是漆黑的，如果不紅紅地充分燃燒，手靠近去可以取得暖來，我不認其爲『火』。

本來是漆黑的炭似的性欲，非充分淨化精神化紅紅地燃燒到了真的全人格的結合，我不謂其是至上道德的戀愛。人不能把大部分還只是炭的衝動的戀愛或一時的利己的遊戲的戀愛，作為結婚的至上至大的條件。女傭所拿來的是性欲的『炭』，我否認其為戀愛的『火』。

戀愛確是火。炭的或要黑或要熄，只因還未成為真的火的緣故。愈灼然而愈純化聖化美化的，是戀愛之焰。

如果爲了避去性欲的精神理想化等言辭的曖昧，取別的例子來說，那末假定我說宗教至上罷。這時，倘有人拿出迷信淫祀或邪教之類——這也原是一種的宗教——來問我是否至上，我必回答說否的。因爲即使那迷信怎樣地精神的神祕的，究竟不是像宗教的宗教的緣故。又，封建時代的忠義，確是一種精神的美德，但不能說今天爲甲君侯效力明天在乙君侯馬前奔走者當作忠義（無論其一時一時的忠義態度是怎樣精神的）。又，從說勇氣，其中亦有種種，有沈勇，有剛勇，也有暴虎馮河之勇，我也不能一概說凡是勇

氣都是至上的。

煩瑣的例暫且不提，戀愛之中不消說亦有種種的相，種種的階段的。朝三暮四地變換對手的戀愛，是蕩兒的遊戲，不是人格結合的真的戀愛。女子爲了戀愛在初夜把節操奉給時，男女二人的生涯就被永久地決定着了。至少，要如此，才可說是結婚的至上條件的戀愛。才可說是人生至上道德的理想戀愛。種種戀愛之中，像卡賽諾瓦（Casanova）光源氏業平，拜倫的神話似的戀愛，從外的立場看，也是人生最貴美的東西之一，但因爲這不是永續的，所以雖欲作一切人的實際生活的基礎，亦可不能，恰和金剛石雖高貴不能作豬獠的食物一樣。

我方才說過『永續的』的話。把戀愛單從道德的看，其尊卑優劣的決定標準，決不存於戀愛以外。是因了戀愛本身的永續性與純潔性而決定的。衝動的肉感的戀愛不永續，至於全人格的結合的純真的戀愛，因其是人格的純真的緣故，自得永續性。

離開了生活革新的道德的理想，單作爲心理的事實客觀地來看，則戀愛有永續的

亦有非永續的，有被青春的血氣所驅的一時的戀愛，亦有持續到了白頭愈久愈深化內在化的戀愛。所以，當作現實 (Sic) 的問題來看戀愛，原不能說定有永續性，而當作當然 (Sollen) 的問題來考察時，則永續性乃是戀愛的重要的本質的要素。我在用『正當的戀愛』的名辭，及屢次說是『人格的』的時候，明明把這本質的要素包含了的。凡是人格活動，不消說決不是會漫然把對象移動轉變的東西。

把戀愛認作只是易變無常的感情作用，這是舊思想。戀愛中有知的判斷，亦有強的意志作用。唯其如此，所以才是人格的，戀愛的完成，亦應即為人格的完成，自我的充實。把這在制度上表現的是結婚，此外的不是結婚，是掠奪，是賣淫，是惡風流。

作至上至高的道德藝術宗教的戀愛，是永續的，但非永續的一時的戀愛，事實上世間很多，這是甚麼緣故？答曰，因為認戀愛為至上的人甚少緣故。因為把戀愛認為一時的感情，快樂或遊戲之類，付諸等閒的人太多的緣故。

火是燃燒着的，不，非燃燒就不成爲火。其所以不燃燒而熄沒者何故？不是因爲偷懶

了不加薪柴或閉了氣孔的緣故嗎？人格的戀愛的火，應如東方某聖殿的永久的聖火一樣，從太初燃到永劫的。其不能久燃者，全由於想不到戀愛的至上，不用使之久燃的努力的緣故。我們的肉體，不斷地用着努力行細胞的新陳代謝來把生命維持，同樣，作人生的藝術與生命的宗教的戀愛，亦須賴了滿身努力的日新的創造創作，才得保持其永續性。又，和有害於身體的一切不衛生的行動須謹慎一樣，心的衛生養生之法亦不可忽，凡足以破損人格的戀愛的一切害惡，皆應避免。特如防止足破男女人格平等的一切行爲，對於肉欲十分節制之類，乃是非常重要的『愛的衛生法』。如果這樣不斷地加以努力，而戀愛仍消滅，那不是其戀愛像身體先天不足的樣子，在最初就有着何等的脆弱性，即是出於人力所無可如何的事由的了。戀愛縱不能和神殿的聖火一同永續，至少也應可使之永續到個人生命盡時，本可長命的戀愛而竟短命者，只是養生的努力不足的緣故。

戀愛因了結婚達一段落，達了一段落更入新時期。從壯年期至老境，最初的美麗的浪漫的戀愛失了光與色而轉爲深潛的內在的，經過幾次的變形。可是，對於同一對象的

同一戀愛，却通了其人的一生，作着生活的中心。世間有些人，把結婚後或老年的夫婦愛認作不是戀愛，說是友情或情誼，我以為這實在是謬見。再用了炭的比喻來說：性欲的炭燃燒了成爲戀愛的火，火更成爲白色的灰。却是那灰和別的白色的粉末全異其本質，乃是從本來的炭與火同一成分產出的東西。日本的所謂共白頭的夫婦愛，在西洋如彭斯（Barnes）歌中的約翰·安特生，嘉本特詩裏的金婚式等的戀愛，是可比之於黑炭化爲白灰了罷。

因了戀愛結婚而成立的夫婦間的這樣永續性的戀愛，不僅是戲曲小說上的空想或虛構，不必談遠的過去與外國的事，即在眼前日本的家庭裏亦可常常見到。我在這裏，當作適切的一例，把與謝野夫人自述感想的一節來摘錄罷。

我們在二人的愛情上會不斷地努力：吹入新生氣，破壞了再建，鍛他，使他深，且醇化他。從今回顧，最初時候我們的戀愛，雖然熱烈，還是粗製而缺少底力的東西。我們於長期間中在自己的戀愛上是實行過了幾千回的破壞與改造了的。我們的夫

婦關係，每日每日重新改築，每日每日築着以前所無的新的愛的生活。

叫昨日的戀愛照舊靜止了而蒙混說是「永久不變之愛」等類的事，是我們所不依靠的。常祈望着二人之愛有大大的進化移動而不停止。

不如此，戀愛將就成心的化石，不能不感到厭倦與苦痛了罷。

這樣說又：

不事愛的創作的夫婦，就是所謂因襲的夫婦，是老舊的夫婦，其二人間沒有新的愛的生活，這只是名義上戶籍上世間習慣上的夫婦，不是備着那以潑瀾的愛的結合為意味的完全夫婦的實質的。

這樣的夫婦是無基礎的夫婦，所以其精神的結合力脆弱，內含着碰到機會就要破裂的危險……（中略）

無愛的夫婦關係是應該破壞的。我是確信着這事的一人。因為這樣的夫婦關係，即在任何富於物質的階級也是最大的不幸。



但是，破壞，改造，重新再築，我覺得都應盡力在現在的夫婦間實行。愛不是紙上的抽象問題，是關於二個人的重大的事實。非把二人的人格互相尊重不可。變更愛的對手，是自己內有的純粹性所苦痛的，覺得應反省才好。如果梅花厭了，把心移到櫻花去，也算不得甚麼大問題，雖然如此，有些人却會在同一梅花中發見出新的美來把愛繼續下去的。人與人的關係和花與人的關係不同，非常複雜，因了雙方的真誠的努力新的愛的音樂，未始會奏不出來。

——愛的創作——

我對於這等言語，甘願表示十分的敬意與贊意，同時還請斷說戀愛無永續的論者再思之。

## 七 戀愛與自由

人類這東西，似智而又愚的。自天地開闢以來，大家就都看見蘋果落地，一直等到牛端出世，却不知道萬有引力，更談不到相對性原理了。甚而至於有過因主張地球是動的就遭苛待的時代。這等姑且不提，古來幾千年間，東西二方，竟皆連『女子這東西是有人格的人』的明白的事實，都不會覺到，更是可驚的怪事了罷。那被認為一切近代思想的淵源的盧騷，尚且不會覺到，所以真是怪事。從華爾斯敦敦克拉夫德（Wallstonecraft）女史的女權擁護論（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來計算了看，也還不過只是百餘年的事。

婦女不是奴隸，是自由的人格。這解放論為一般所承認時，當然的歸結，就可想及戀愛的自由了。戀愛就是自由，被剝奪了自由的精神的奴隸，不得有戀愛。因為對手選擇的自由，是戀愛的第一條件的緣故。人沒有因了他人的強制或被迫於甚麼必要作不由本願的戀愛的，所以戀愛的強制，是根本不能一致的思想。無自由就無戀愛：這樣說也可以。

從我在前項所述的一夫一婦論說，自由，人格，戀愛，貞操，這諸種間儼有着不能分離的關係。當作生活革新的戀愛所以成爲男女間的性的道德的根本基礎，亦爲了此。

西洋人所謂『自由戀愛』(free love)的一語，是和『從馬落馬』同樣的愚言。不過只是簡單的 pathology 而已。因爲沒有自由就無戀愛的，所以和非從馬就不會落馬一樣。這自由戀愛一語如果依了普通的慣用法，解作放縱不羈的戀愛關係，那就如我前節所論，實在就成了『自由性交』了。對於精神的人格，的戀愛，與以絕對的自由，結局只會產生一人格的男子與一人格的女子一對，最後除了歸宿於一夫一婦的原則以外沒有別途，這是戀愛本身的性質使然。所以，自由戀愛一語，並非值得道學先生戰慄，新聞記者矚目的可怕的言語，只是一極愚極無聊的言語而已。把『戀愛的自由』與『自由戀愛』(即自由性交)混在一處想的人，先應自愧頭惱的愚鈍啊！

奴隸婦女當其把久失的自由奪還時，所得的最貴重的東西，該就是戀愛的自由了。不消從新說，無自制的自由是不能有的。因爲自由並不是放埒也不是縱己的緣故。

如果有借了自由的美名作放埒之行者，那就等於借了社會公益的美名而肥私囊的詐欺賊。我在這裏，感到有簡單地把戀愛與自制的關係一說的必要了。

我前次在近代的戀愛觀裏，因為真的戀愛是人生最尊貴的理想，曾說是『難行苦行』，又說過『非有修道高士那樣純淨的心者不能有真的戀愛』的話。就是，至上的藝術必有對於奔放的生命之制壓，真的自由，非有節制不可。在作人生的最大創造藝術，且以人格的自由作着根本的戀愛裏，強的節制與制御是必須條件，我曾說過此意。沒有這節制與制御時，戀愛不是破滅，即變為荒淫邪淫，亂淫，人格的生活，就從根柢破壞了。把戀愛認為性的道德的基礎時，自制就成了比甚麼都還重要問題了。

最近英美關於這性的問題，流行最廣而驚動世人視聽的書籍，要算斯托普斯女史的結婚的愛及其為答復世人對於此書之非難及質問而重行執筆著的聰明的父母了。二書寫着甚麼呢？要之是爲了想完成永續改新男女（即夫婦）間的戀愛，而說產兒制限之必要與方法的。把靈肉雙方如不自制節欲戀愛就會破壞的事，并其制限的實行方法，

詳細論着。世之先覺者爲了戀愛已如此地連產兒限制的必要都力說着了。斯托普斯女史雖是科學者，前曾與櫻井錠二博士合著過關於日本『能樂』的書，在詩或劇的方面創作也多。上述二書早已輸入日本，最近，其第三卷的續稿光輝的母性又舶載到了。

我關於產兒制限問題，現在並不有所可否，只是想指示一對男女間的不自制節欲的生活，容易產兒過多，徒成了論數量不論質的多子思想，終於使夫婦間的戀愛冷却，足爲阻止戀愛的永續性的一原因而已。

動物的性欲，果何由淨化純化而成人格的戀愛？被靈肉二元生活的不調和所惱的人間，何以能在性的本能（即性欲）與性的理想（即戀愛）之間找出了合點，得使二者無衝突矛盾？這就是節欲自制的效力了。所謂節欲者，不是像昔時宗教生活的樣子，把極度的肉的虐待認爲即所以使靈向上的禁欲主義，用食欲來作比喻，則節欲可比諸以保健爲目的的節食，決不是絕對的斷食。斷食是禁欲，非保生命之道也，非保健之道也。至於荒淫亂行，正可比之於過食之害罷。

人在無厭的欲望上加抑壓時，就發生淨化作用。弗洛伊特一派的學者這樣說。人生確不應是自己生命力的放恣無限制的發現，因為結果要破壞生活的緣故。因對於生命力加抑壓作用，故欲望被淨化純化，轉成藝術宗教知識或人間愛。所以，人間生活的偉大與崇高，說就是這抑壓作用的結果也非過言。不過，這抑壓由自己以外的人物或法則因襲而加施時，就成了壓制與強制。故抑壓自己的生命力者，仍非自己的生命力本身不可。凡是道德，都應是自律的，就是自己對於自己加抑壓，這裏面才有真的自由，才有戀愛。用宗教上的情形作譬，即非克服小我不能到達大我，不能到達三昧法悅的心境。戀愛與宗教，其心境的相似，我在近代的戀愛觀中亦曾說及過了。

人類不像他動物的有週期的交尾期，性欲全無停息的期間，自然地就有自律地節制的必要了。認性欲爲醜惡的傾向，亦即生於此。人勢不能不在性欲加制限壓抑，於是起了淨化作用，性欲就成了美的戀愛心理而開花。這在禽獸中差不多是不能見到的現象。所以，即在人間，如果能因了荒淫亂行而得性欲的無限制的滿足，那末，因為其間無壓抑

作用，戀愛的心境亦是決不能到達的。

我在人生觀上以一切的禁欲主義爲非。何以故？因了想把人間的本性征服否定的禁欲生活，肉體的純潔，童貞的清淨，也許可保罷，但究不免不斷地爲肉的誘惑本然的欲求所煩惱，怎能精神地純潔呢？其結果不是難免人格的萎縮與破壞嗎？宗教家的諾斯考德（Northcote）尙且說：『禁欲生活在人類進化的某程度上確是有價值的東西，但至其精神上的效果，不及戀愛遠甚。』（基督教與性的問題（Christianity and Sex Problem 八七頁））

那末怎樣完成至上道德至上理想的戀愛呢？這並不是童貞，也不是禁欲，更當然不是作自由性交解的自由戀愛。不是求肉體的清淨無垢，乃是求關於性的行爲的精神的無垢。換言之，關於性的關係，須靈肉一致調和。借了女作家美·沁克麗亞（May Sinclair）的話說：戀愛是爲欲使靈救肉肉救靈的設施。這是真的戀愛，別的便不是戀愛。我把這樣的戀愛，謂爲性的道德的理想極致。

反覆地說：所謂純潔，不是因了甚麼獨身禁欲等消極的生活態度所能保持的。性的

生活因了戀愛而被美化聖化時，才有真的純潔。因了與異性的性的結合，我們的純潔消失，同樣，因了和異性的戀愛結合，我們的純潔得以保存。和異性沒交涉，不是純潔，那只是使有血有肉的人，強為木偶的不自然的惡趣味而已。認保持童貞即可以保持純潔者是從來宗教家的迷妄，因了戀愛而保持純潔時，才有性的生活的真的自由。



空白页

三就了戀愛說

空白页

我在前面曾好幾次說到結婚的問題，討論結婚不是我的本旨。結婚原是把戀愛來社會化制度化的東西，但世上不社會化不制度化的戀愛，亦作了人生的事實而存在着。因為戀愛並非就是結婚。被制度化了成爲結婚也好，不成爲結婚也好，戀愛總是戀愛。我在近代的戀愛觀裏所要說的是這廣汎的戀愛的一般諸相與意義，而讀者們却只以甚麼制度或社會道德等眼前的事情爲意，作種種的質問與批評。爲了答復質問與批評，才有前篇之作，所以勢不得不羅列了殺風景的文字以應之。

重復地說：戀愛原也有結婚以外的戀愛，結婚也原有戀愛以外的條件。在結婚時，須把這戀愛以外的條件，認作第二義的重要的東西，這是我的主張。

關於戀愛問題，我所要說的還甚多。只是從梅雨季到初秋的現在，一連幾月我都患

了痼疾臥着。因痛苦與炎熱衰弱透了的身體，要第三次執筆再草一長篇文字，實不能夠，就把和來訪病牀的朋友談話時，亂抽枕旁的書冊時，或仰臥了注視天花板時所想到記起的事情，當作斷片，採錄在這裏。思想的未熟及文辭的未周處，只好乞讀者寬恕，遇有二重複的地方，也請認作是一種補遺，寬容過去。

## 一

『像曇天雲縫裏燦亮的明星，』在街上遇到詩人所這樣贊美的羅馬的美少女佛琪尼的，是亞飄斯·克洛地亞斯既是富者又是貴族的他，想占有這窈窕的少女，這並不是戀愛或是甚麼，克洛地亞斯派遣了僕役，思強奪此少女，用了門第與黃金之力。

少女的父親突然到來，在衆人面前，閃着劍，向愛女的胸間刺入。

與其爲了黃金與門第去受摧殘處女的純潔之辱，不如清白地被殺於父親之手。佛琪尼才是幸福的。不惜以如此手段擁護女兒的純潔的父親，才是真愛女兒的。

那男子有錢，有身分，雖不相愛，只要遣嫁過去，是於女兒的終生有益的：作這樣想的

父母，就是不以為恥地叫女兒去賣淫的父母。如果把女兒從冒瀆救出的佛琪尼的父親是真女兒的父親，那末強把女兒遣嫁到無愛的男子那裏去的父母，不是父母也不是甚麼，只是女兒的仇敵。不是和那用了聘金或財產的暴力來掠奪女兒的男子的共謀的仇敵，是甚麼？

因為想起了一向從前在麥考萊 (Macaulay) 的古羅馬歌裏讀過的佛琪尼的故事，所以就寫在這裏。

## 二

就是那抽籤或叫局似的面會結婚，只要後來夫婦相愛，不也可以嗎？用這話來反對戀愛結婚的人很多。我對於這種人們，試反問如下罷。

縱使在後會有愛情，初夜的誘姦和姦凌辱，不確是罪嗎？難道可以說，竊盜作一二次也不妨只要成了富翁後歸償就好了嗎？抑想強辯了說，二三次誘姦強姦是一生裏免不掉的義務嗎？

在最初誘姦和姦強姦之夜，誰能保證以後必會有夫婦之愛呢？負責保證的人不是  
一個也沒有的嗎？如果沒有，那不是可怕的冒險嗎？但看事實啊，這樣成立的夫婦關係，多  
數不是無燃燒着愛的靈魂的擁抱，過了一生的嗎？特別地在女子，這不是精神的監獄的  
賣淫生活嗎？

有真的自由，才會有真的責任感。不因自己的自由選擇而結婚的夫婦，不是自己無  
結婚的責任的嗎？既無責任，自己的不會努力於愛，不也是常然的嗎？無責任的結婚，比之  
於野合私通，更是可鄙的不道德的性的關係。難道不覺到這是一種體面的貞操蹂躪嗎？  
如果二人真是意氣相投，結婚後可以生出真的深的愛情的，那末爲甚麼在結婚以  
前不設法使二人接近交際，待到了有戀愛時再結婚呢？爲父兄的究爲了甚麼，有了甚麼  
必要叫當事人去冒險呢？要那樣地保存面會結婚的陋習，究爲了甚麼？把奪個人自由的  
事要那樣地信作美德，其理由請明白講來！我說。

## 三

如果由於當事者的意志而結婚是正常的：有人這樣說。這不行，意志並不定是戀愛，因為在今世，所謂意志，很多有為家名財產收入或虛榮心所左右着的緣故。

某學者說，最近西洋賣淫婦的傾向，因了自己的意志而投身醜業的，較為他所誘惑或強制者為多。我們不能因其出於自由意志而說賣淫是正常的。

#### 四

媒人這東西，是慣說謊的，洞裏買牛似地結婚也究不安心，於是男女兩家彼此相互都有『打聽』的事。這就把對手視若竊賊而偵探的行動，決非有自尊心者所甘受的。

人生最重大的結婚生活，在今日的日本，普通大概先以這竊賊待遇為第一步，而無理解的夫婦，彼此的一生，都過於互相試探心意之中，全是竊賊的共同生活。由偵探始，亦以偵探終。

如果有稱這是『我國固有的淳風美俗』而強辯者，我要反問：何處還有比這更甚的醜風惡俗呢？



## 五

在那非由愛焰燃燒的二個魂的擁抱而只是冰冷的肉與肉的性的結合上，附以甚麼人倫咧家庭咧和合咧夫婦咧等美名，其實只是和姦強姦與賣淫，却視然地營着人類的生殖作用。今日世界人口的過半數，大多數，非即是當作這和姦凌辱賣淫的結果而產出的『人之子』嗎？號稱說人倫談道德者，尙不覺這是現在人間生活的污辱嗎？

## 六

在男女關係上，戀愛的應重視，原是當承認的，唯只把這來大聲提倡，却是壞事。這樣的非難，我也曾從某博士聞到過。

對於這樣的難者我先要反問：今日一般的日本人，即單就了結婚問題上說，曾已把戀愛的應怎樣注重的事，十分確認了嗎？首肯了嗎？

不但貴族富豪的家族，不論其爲有產者或無產者，現今的『面會結婚』其結果真是慘酷，實可說是一種的人道問題了。女子在父兄強制之下，爲了家，爲了財產出嫁，把肉

捧獻給既不愛悅也不甚麼的男子，結婚後經了三日，有所謂『歸寧』(Sat. seeri)的事，照例是豫備到父母跟前訴苦哭着回去的。如果在所戀愛的男子身畔，不是要一日一刻都不願離開，才是像人的結婚生活嗎？今日日本不論都市鄉間，這『獄房』式的結婚，占着十之八九，對於這明確的事實，究當作何考察呢？

## 七

在向女子強求着所謂女大學的奴隸道德的德川時代，有教養的階級的女子，其自由是全被奪去了的。因為無自由故戀愛不被承認，被當作不義不道德而排斥。所以，在這一時代，想把人生上戀愛的意義來描寫的詩人如近松巢林子，只好在狹斜裏搜求材料與情趣。因為還要算青樓中較有戀愛的自由的緣故。可是，這又是大大的矛盾，那作品裏的女主人公是娼婦，所以她們的戀愛裏，像前所說過的樣子，有靈肉分離的缺陷，因之在那戀愛的當然的歸結的真操觀上，就生了不自然，一方又於『食』與『愛』之間起了衝突，遂成就所謂『義理人情』的悲劇。王朝時代的宮廷貴族之女子，却有自由，因之亦得

有戀愛生活，及入了武家時代，女子極端地被虐待，那當作道德的戀愛觀，因以蹂躪淨盡，一直至於德川時代。今日日本的社會，其戀愛觀尙距武家時代的偏見不遠，實無足怪。

## 八

家族主義的奴隸道德，否定婦女的人格與自由，用以片面地強婦女守貞操，確是可能的罷。但，如何才能叫男子也確守同樣的貞操呢？如何才能實現男女相互的完全的一夫一婦呢？這除了把戀愛至上認爲性的道德的第一義以外，不是沒有別途了嗎？一夫一婦之制，決非家族主義或功利思想的產物，乃是根於戀愛上的人格平等及欲相互獨占對手而求戀愛的純潔完全與永續的自然的內的要求的東西。以近代個性自由的思想爲根柢時，除了戀愛至上主義以外貞操貞節的合理的解釋，應是不可能的。

## 九

我曾見到某文學博士叫家庭雜誌的記者筆記的批評我的戀愛觀的話。其所謂批評者，原是不值一顧的東西，其中丁寧地講述家族主義的處所，真是荒唐得有趣。據說，這

人是常對了教育者或地方人們作倫理道德的說教的，今日的日本雖似已進步，唯竟還有人傾耳去聽這樣的議論，我覺得這似乎有注意的必要了。虛費篇幅，原是憾事，姑且引用其言論的敷衍，當作標本，來博讀者的一笑罷。

家庭裏，至少來歷古的家庭裏，都有家風有家法，這家風家法經整頓成了文的就是家憲。這三者都向了家庭中的人人，要求其服從。他們服從於此的時候，主觀的方面養成遵法的精神，客觀的方面成立一家的統一。昔時羅馬的家長，對於其所統率的人民有生殺權，爲妻的人有不貞者即殺之。子女的結婚一任家長的意志，當事者的意志是毫不被認的。拉丁語稱父爲 *Pater*，這是『力』之義。因爲他向了妻子眷屬以力來要求絕對服從的緣故。這種事實，不必求之別國，在我國德川時代，多少也曾可看到這事實的。由這點說，家庭是法律訓練的組織。

體裁十分完備的家族制度，其中軸是祖先尊崇。由這點說，家族是因了祖先尊崇的信仰而統一的集團。信仰深的家庭，有信仰深的子女，無信仰的父母，生無信仰的子女，這是眼前的事實。（中略）又，所有或財產，是構成維持家庭的主要條件，羅馬稱家庭爲 *familia*，即有『財產』之意。所謂家長權者，實由家長有財產權及扶養一家而起。自其把國家的財產由一代傳至次代的一點而言，家庭是國家經濟的重要機關，財產的保持與增殖，爲家長的重要任務之一，其任務的運用，由國家看來，無非一代對於次代的財產的傳達手續而已。

家庭各員的所有觀念，被養成於這樣的生活之中，常能爲道德的保障。

『家風，』『家法，』『家憲，』『祖先尊崇，』『所有，』『財產，』『家長，』原來我的戀愛論，是從作這樣說教的種種人們受到攻擊的！這也許是過於當然的當然的事，亦未可知。呵！

## 十

如果把現在一切錯誤的因襲與制度改廢，使更自由，更餘裕，則人間生活恐就要墮落紊亂了！作這樣想的是世俗的根本的謬見。這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的問題，情形原亦相同，在性的生活上，如謂苟於現行的強制的「一夫一婦制」以上再多予自由，就恐有『自由性交』的亂倫狀態，那只是一種可笑的杞憂而已。爲恐女子將皆墮落如朝送吳客夕迎越人的娼婦，貞操以及甚麼將都一團糟，於是爲戀愛不當承認，今日的結婚制度無可搖動：這實是對於人間本身的大侮辱。人是人，不是畜生，因了得到高貴的戀愛自由，只有向上進步，至於禽獸的亂婚狀態，是即使要想墮落也墮落不下去的。如我前引的娼婦的生活，肉雖切賣與衆人，靈的方面只把心向着「一男子」，在這樣靈肉分離的不完全已極

了的奇異的形式中，猶守着一夫一婦的貞操。這不是普通所見到的現象嗎？縱使沈陷在娼婦賣淫生活等下賤的狀態裏，人還是可貴的人，只要一有戀愛的自由，一夫一婦的貞操觀就可毫無強制地自己完成了。唯其被強嫁給不相愛悅的丈夫把一生束縛，才會有不貞的妻的。

離了那墨守舊套拘於因襲的既成結婚制，給予真的自由時，人才得因了自律的道德性，安定固着於一夫一婦制。把這話認作只是一種的 *Patriarch* 而危險視之者，是未解人間性的真味，只知人的惡魔性的一面而未知其別半面的神性的愚昧者。夫因了妻，妻因了夫，各感到強制地被束縛着的時候，原覺得其結合很是可厭的，但若一經確信其相互關係完全自由，他們却反會不惜用了全努力去保續其愛的。

在近代文藝上，能把這藏在人間性深處的不可搖動的事實，最藝術地最巧妙地表現者，是易卜生大作海上夫人。那慕無涯大海的自由，妻愛利姐，心總不斷地動搖，因為有着壓迫束縛的緣故，不能捧了身心去愛現在的丈夫梵格爾。特別地牽誘她的心的是

外國船上的運轉司。最後這外國的船員由海中來，要誘她去時，梵格爾當機立斷，慨然許妻自由，叫妻自由地決定去留。剎那間，她的心在真的愛的上面覺醒了，就拒了誘惑，仍與現在的丈夫共處。這作中，把自由所給與的愛的勝利鮮明地描寫着。

現在的經濟組織如不改造，人無『食』的自由，同樣，非打倒現今結婚制度的因襲，就無『愛』的自由。被奪了『食』與『愛』的自由的而活着，是苦的。

## 十一

戲劇的結構，也並非甚麼難事，劇的境遇，其數不過三十六種：有人會大膽地這樣說。是的，即就戀愛悲劇看，其數誠不過如此，也未可知。其中當然含有男女的性格，『食』的生活問題，階級差別等類的事項，但其最普通的梗概，究逃不了『永久的三角關係』。一對夫妻或戀人的男女任何一方，與別的男或女相戀愛時其悲痛最是深烈的，不論題材用一女和二男或二男和一女，要之都同是『三人的糾葛』。西洋的近代劇也好，花柳界的爭風喫醋也好，葛藤的心理是一樣的。事情雖異，而人心却東西古今不變，在這三角的三

頂點點間，憎惡，嫉妒，恐怖，羨望，復仇及其他種種的東西雜在一處，人間苦悶的光景，在其間像萬花鏡似地展開了。

特在以戀愛至上爲性的道德的理想而確立一夫一婦制且個性已十分發達的人們，其三角關係毫不容有遊戲的不誠實的虛偽或空想，那葛藤就成了沈痛深刻的悲劇，有衝破生命核心的強烈的破壞力。如霍普德曼的寂寞的人們 (Einsame Menschen)，如梅戴林格的亞克拉文與賽利斯德 (Aglavaine et Selyste)，如唐南遮的喬孔達 (La Gioconda)，如蕭的坎地達 (Candida) —— 舉也舉不盡，近代劇中這三角劇的所以特多，實根於上述的理由的。

三角關係，在戀愛上誠是永久的癆腫。也許就是人生永久的苦悶，亦未可知。平等的男女的人格結合——即戀愛，在原則上，一夫一婦原是當然且自然的事。可是，不能照原則運行時，其中也有人生的情趣有人間味的複雜性。像我在前所說過的樣子，爲了擁護既有的高貴的戀愛起見，在其衛生法養生法上須用全努力。這就是叫人留心避免這癩



腫的意思。因爲除了養生，就沒有長生法的緣故。

但是，我說：即使不幸已患到這三角關係的癰腫，人所應取的最上之道，似乎除了自由以外仍是沒有的。這自由被給予時，結果往往會把多年同棲的關係，因了內在的潛勢力猛然復活，成那海上夫人的結局的。性的選擇自由，無論在甚麼時候，斷不可失却。全無愛的男女，一方把夫婦關係持續，一方各慕着別的異性，糊塗地過日，這是人間最可怕的罪惡。這不是罪惡是甚麼呢？自欺，不是比欺人還大的罪惡嗎？

愛因了多年同棲，已失去其浪漫的色彩而轉成內在的潛在的，故非深銳地自己省察反省，十分強烈的夫婦愛，往往有潛入胸底至於并自己也不覺得了的。以前我引了般生的作品當例說過的一節，是患三角劇的癰腫時所不可不深思的。在這種時候，切不可輕舉妄動。

在並不出於輕舉妄動，且得到真的自由的一剎那間，意外現出的復歸復活現象，例如海上夫人的結末等類的事，決不是弄狂言綺語的虛構。這裏面有着玄妙深遠的『愛』

的心理作用。這是那些形式萬能的因襲道德之徒所夢也不會想到的新道德的勝利。是說明『自由』與『愛』的最後凱旋的東西。

爲要說這愛的勝利，我於前所引的般生的地理學與戀愛易卜生的海上夫人以外，還要再舉蘇特曼（Sudermann）的戲曲在一隅的幸福（Das Glück im Winkel 1896），當作同思想的一暗示，請讀者考察。列克尼茲男爵正與鄉間小學校校長的妻愛利賽培德戀得火熱，女的心發生搖動了，當她決了死的時候，夫婦間之心，忽然完全融洽，她於是仍回到丈夫的懷腕裏去。曾想奔就別的男子作不良的妻子的她，並無何等強制的因襲道德的干涉，竟從新永久地做了丈夫懷抱中的貞節的妻了。有了愛的自由才有真的貞節，自由被奪時，才生不貞亂倫的醜狀的。

認在戀愛以外有道德律，這是錯的。因爲戀愛本身就作着道德的根基的緣故，在這樣的道德生活，才有自由，才有正義。

戀愛是自由的人間性的至高至醇的發現。用了無理的制度與因襲道德強把這人

間性矯揉造作，我們的生活遂爲虛僞所縛而生苦痛。戀愛是從人間性本身開出的最美的花，人常忘了自己的人間性，同時把這美花亦忘掉在『詩之國』或把牠投入制度因襲的垃圾籠裏，這其中實有着根本的謬誤。把我們的道德在這人間味人間性的基礎上再造時，戀愛就恢復其至上至高的道德的意義，同時，人間的生活亦自進轉到更良的自由生活，更高的正義生活去了。

## 十二

我在本書的卷頭裏會揭着英國近代最壯快的思想家嘉本特的話。那是他所著的戀愛的成熟期 (Love's Coming-of-Age) 最後一章自由社會的結論。因爲太忠實地把原文逐語譯了。也許會使讀者苦於了解，故更在這裏複述一編。

據嘉本特的文意：一方爲性欲的奴隸一方受着法律的因襲的束縛時，自由社會不能出現，因爲性欲必須受法律的束縛的緣故。但性欲真地進化淨化了，戀愛成了實在時，戀愛本身即可爲至高至深的法則，於是我們才得享有自由，合理的社會才得實現。在

這以前，法律的制縛，還是必要的。所以，要至戀愛成爲實在，把性欲制御了作其奉仕者時，理想的社會才得建設。

把這改作我自己的話，就是：人人能在性欲上加施節制，把戀愛至上的事嚴肅地考察而實行時，才有性的生活的自由，而一夫一婦及貞操等亦得不假因襲法律的干涉而完全確立。

嘉本特翁更疾呼了說：『知理的社會，必認如上的事是可能的。在一方，不撲殺美與自由把人間性嵌到鐵樣冷的鑄型去，在別的一方，陷入離婚的沼中的危險也可全無了。』又在結語裏述着遠大的希望：『想起來，我們今日關於戀愛是何等的幼稚啊！把無數的花都摘除了想連花和葉強塞入可悲的型裏去。須知把理應不滅的華美破壞掉的人的卑俗啊！所希望的只在十分成熟的未來的社會。在那裏，愛的種種豐富的可能性全被理解，戀愛的美麗的故事，將因了有情的了解與美的節制，不在向榮的完美的狀態裏永久被保育吧。』

這樣的美與自由，應是生於現代者的理想，信念，及新的宗教。

### 十三

這是某小戶人家的事，本來是一對因愛而結合的夫婦，却從朝至晚猛烈地爭吵着。附近的警察看不過去了，走去說：

『既然這樣爭吵，索性大家離開了如何？』

夫婦異口同心地回答說：『如果可以離開，還有甚麼爭吵的呢。』

不能洞觀這話所暗示的複雜的人間性者，對於我的戀愛至上說是全無容喙的資格的人。

### 十四

拜倫在冬·芬的一節裏，用了他特有的厭生的悲調像下面那樣子說：

‘Tis melancholy, and a fearful sign

Of human frailty, folly, also crime,

That love and marriage rarely can combine,

Although they both are born in the same clime.

Marriage from love, like vinegar from wine——

A sad, Sour, sober beverage——by time,

Is sharpen'd from its high, celestial flavour,

Down to a very homely household savour.

——Byron, *Don Juan*, Canto iii, 5.

(大意)戀愛與結婚原生在同一地方，而兩方却稀能相伴，這足以示人間的弱與愚，同時又是罪惡。可悲亦復可怕，恰和那悲酸而掃興的醋從酒出來一樣，結婚離了戀愛，就失了高高在上的香氣，墮落到平凡的家常趣味。

真是古今同嘆！因爲人的弱與愚，結婚與戀愛難相一致。因之，人常營着性的二重生，活，心雖拋了丈夫，偷念着別的男子，身子却還是妻；丈夫雖不愛妻，妻總是妻，於是有的從青樓中尋戀愛的遊戲，有的像希臘某名士的樣子，僅叫妻子，愛的對手則求之於娼女。

日本的娼女，把心獻給一男子而肉則任萬人切買。德國方面的貞節(?)的妻，雖愛着丈夫，而於丈夫久客不歸時，則單爲了滿足肉欲，坦然地把別的男子引入到家裏去。在日本，丈夫雖愛着妻，爲了妻是病者，或爲了不能自制獸欲，或爲了想得『家』的後嗣，蓄妾者很多。諸如此類，我就都名之爲靈肉分離的性的二重生活吧。這二重生活不只像和服與洋服併用的紛擾，乃是人類最大的污辱，是人格生活的破產。上面所舉，除了二三的例外，都由婚姻與戀愛不一致而起。這非就是拜倫所說的人的弱愚和醜的可怕的表象嗎？要脫去這弱和醜，就是我所說的理想主義的努力點。

## 十五

單從道德上想，無結婚的戀愛，和無戀愛的結婚同是冒瀆，同是不合理，同是私曲。這不但現代作家覺得，即前世紀的女性作家喬治·愛利阿德 (George Eliot) 在其小說亞當·比特 (Adam Beat) 菲力克斯·苛爾德 (Felix Holt) 以及最後之作但尼愛爾·寶隆大 (Daniel Deronda) 各篇裏都表現着這思想。令人想像愛利阿德是女

子中稀有的懷着強敏的智性的人，那維多利亞朝的道德觀且不去管牠。

## 十六

如果女子不即感受男子的愛，那末她大概是別有戀人的。在現在或在過去。

## 十七

小說，詩歌，批評，無所不可的才人故路彌·特·古爾蒙 (Remy de Gourmont) 的情熱如火的生命讚美的文學，在近代文藝中原是我所最敬仰最愛讀的一種。可是對於他的戀愛論 (Physique de L'Amour, Essai sur L'instinct sexuel) 却不佩服。又，新近才讀到的他的小說處女心 (Un Coeur Virginal) 當作戀愛心理的描寫，也不見得是怎樣的傑作，其第十五章裏却有幾句難忘的話，覺得說得很好，所以就錄在這裏：

『女子是反芻者，有些女子們的一見就像有德，實亦可以此說明之。恰和有着一不滅的香氣的美花一樣，一件的美的罪事，足以祝福女子的一生的。當男子連最後的接吻都忘掉了的時候，女子還記憶着最初的接吻。』



這裏『女子』二字，如果代入『女性地戀愛的人』的名詞去讀，更有趣味。只在過去的戀愛的記憶裏生活着的人，在謹慎柔弱的女子男子中都很多。說得壞些，也許可稱作抱着戀愛的死骸而生存着的人，亦未可知。可是，這是美而且可貴的事。在莫泊三的小說裏，有某貧困的椅子店的女兒，自幼戀愛着附近藥店裏的兒子，却是不能如願在一處，女子遂以獨身過她一生，背地裏把心獻給那不在一處的戀人。莫泊三評了說：『究竟是女子，要女子才能如此，』因為女子是反芻者。

把戀愛者分爲二型，一是順次變換對手的冬·芬型，一是始終專注於一人的維特型，這見解大別爲『男性地戀愛的人』與『女性地戀愛的人』覺得也不是一定錯誤的。

人若不把戀愛至上視爲嚴肅的道德的生活理想，只要不像維特的死亡，不消說，差不多誰也會成了冬·芬型，有那從一戀愛移轉於別一戀愛的危險性的。所以要竭力嚴守唯一的一人格的戀愛，如嚴守自己的人格，使不衰滅者，就爲了此。

但個性是會發達的，在未發達以前的時代所得的戀愛，認為不滿足，更去求新的戀愛，也是可有的事。所以，戀愛的二人，彼此對於自己個性的發達伸長，不可不深加注意，這也是為欲擁護戀愛的永續性所不可缺的努力之一。

男子會發達，女子却不易發達。最初的艷美消失了，頭腦的力也漸次遲鈍。從這種處所，戀愛結婚終陷於破鏡之歎者實際上很多。和男子不同，極少有和外界社會接觸的現在的日本婦女，在自己的發達上，特有行住坐臥都深考的必要吧。

只想從戀愛裏吸蜜似的甘味的怠惰者浮躁者，怎能完成至上的戀愛啊，怎能使自己的人格向上啊！所以，我不憚丁寧反覆地高唱向上精進的努力，切勸向了愛的生活至妙境，行難險的途程。因為這至妙境，唯在把自我熱至最高限高至最高限深至最高限時，才能找得的。

## 十八

也許有人說，說戀愛這樣那樣，是有產階級的閒事業，在無宿糧的無產階級，是無用

的。關於『食』與『愛』的生活，已述如上。戀愛是人的問題，爲了『食』把以戀愛爲中心的一切『愛』的生活否定，是使人墮落退化至畜生道的事。不論有產者與無產者，我們先不能不是人。正因爲是人的緣故，才把戀愛問題來真誠考察的。

費地南特·拉賽爾 (Ferdinand Lassalle) 與馬克斯同爲近世社會主義之祖，而且是馬克斯以上的熱烈的實際運動家。這拉賽爾當其活動最盛時，不是曾和美麗的海倫·方·特尼格斯 (Hellen Don Niges) 相戀愛，爲了她甚至不辭決鬪，年未到四十卽棄了生命嗎？美勒狄斯 (Meredith) 在其小說悲喜劇的人們裏，曾忠實地依照事實描寫着這悲壯的社會運動家的戀愛悲劇。小說中的主人公歐文，就是拉賽爾，女子克洛蒂爾，卽是海倫的化名。說甚麼『無產者勞動者或作這種實行活動者無暇來談戀愛之類的甜蜜事』等類的暴言，來批評我的文字者，先請自去看看拉賽爾及其他許多活動者的閱歷罷。

把『愛』與『食』的生活分離了考察，把戀愛與社會活動分別了看，這是見解浮淺只

見到人間生活現象的皮相的緣故。對於這樣皮相淺薄的批評者，如要一一地去酬答，我却不是這樣的閒人。

我也用不着再把基新 (Gissing) 的德謨斯 (Demos) 久米正雄的三浦製絲場 主等小說戲曲之類，在這裏提出了。我只說：先請觀察今日實際社會的事情，看『食』的生活上的階級爭鬪與『愛』的生活上的兩性問題，常怎樣地糾連着啊！被奪了『食』的自由的人，不是因為同時并被奪了『愛』的自由，所以苦着的嗎？凡是對於人生本身，有着熱烈的執着的人，爲『食』而煩悶，同時又爲『愛』而苦惱，不又是當然之事嗎？二者的根柢只是一個的。

## 十九

新近自從喧鬧了經濟問題階級問題以來，遂出了一種奇型的人。這種人也曾略讀過文學書，却一味醉心於社會問題之類，對於愛的生活的詩境，其沒理解實到了可憐的地步。如果說其頭腦是散文的，那不是自己的自誇，便是他人的諛辭，其實，只是紙屑樣的

頭腦罷了。

但看真正苦心於社會問題過的思想家如拉斯金 (J. Ruskin) 馬利斯等，他們對於戀愛或結婚，會怎樣地用了深的透察與理解去議論歌詠的？又，近世社會改造論的先驅者維廉·高德文 (W. Godwin) 與華爾斯敦克拉克 夫德女史的戀愛關係，究竟怎樣請去查了看看如何對於那些羅列了許多詩人或思想家的名字來非難我的人們，我把這話送給他們。

## 二十

如果『婦女解放』『自覺』的呼聲，只是對於男子的挑戰，或只是增加了許多殺風景的動輒說理的『女裝的豺狼』似的第三性 (Third Sex) 的女子，那確是人間社會可悲的不幸了。婦人解放的思想，要作了提倡兩性的自由的人格的結合的新的戀愛觀而表現時，才得建設較良的人間生活。因為男女兩性的合奏的交響樂，可以美化醇化人類的生，使人類更向地上樂園進展一步的緣故。

## 二十一

無論男或女，僅只自己一個，是不完全的東西。因了與異性的人格結合，才得把自己完成。生殖尚且不能以一人成就，這就是證據。

如果連自己都不願完成，還有甚麼可爲的呢？自己完成，是人的生活至高至大的要件，戀愛才是因異性的結合而自己完成的唯一最大的藝術與道德。

把這事和宗教連結了，作着極端的神祕的超絕的見解者，瑞奠鮑爾克 (Svedent-  
Orik) 是第一人。他在所著的戀愛論裏，以戀愛爲聖智與聖愛的結合的象徵。謂男須因了女才解神的聖愛，女須因了男才達到神的聖智。我對於這偉大的神祕宗教家並無何等的共鳴與理解，但其把男性所有的靈智與女性所有的聖愛的結合作爲人格完成的極致，覺得是可以首肯的。孕有着靈智的眼，向了愛的溫光而開時，其間有着神人的崇高與完美，這卽就佛教藝術看亦然，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本來是男性的，可是其愛的姿態，却因了女性的麗容便表出了。

## 二二二

主張人格主義的立普斯 (Lippes) 的倫理學的根本問題，日譯本已出來了。其中當作戀愛的要素之一說着如下的話：

男子當作一個的人格，原是獨立的，可是因爲生而爲男，就不完全，不能完備人的本性。同樣，女子也原是獨立的人格，因爲是女子的緣故，不是完全的人。兩性要相合了才能到達自己完成之境，所以，男與女都有想把自己所缺乏的從異性去找獲的要求，這就是『補足的感情』。立普斯蓋認戀愛即是由異性找獲自己所缺而引歸自己的補足的享樂的。

我在前面曾謂個性強旺的人想因了異性救濟自己的孤獨寂寥的要求即是戀愛。這寂寥這憧憬，不就是立普斯所說的『補足的感情』嗎？在個性上覺醒愈強的人，其補足的要求也自不得不愈強。

奧德·瓊寧格 (Otto Weininger) 的所說，亦略和上說同趣。他說：男子都不是完全的

男子，女子也都不是完全的女子，男子之中有女性分子，女子之中亦有男性分子，無論是誰，都是男女兩性的混血兒。所以，如果一男子自己之中有着七分的男性與三分的女性，爲要求自己完全，成爲十分的男性，就想因了某一女子所有的三分的男性分子來補足。那一女子亦然，想因了男子所有的三分的女性的分子補足自己，使自己完全成十分的女性。這樣，男女皆爲了可以完成自己行戀愛結合，瘦男的動情於肥女，健氣的女子的喜歡柔和的男子，皆由此理，各向了自己所缺乏的反對的東西，強烈地把心牽動，這就是戀愛。

在說法與考察法上雖不同，要之，戀愛是自己完成的要求，是自我充實的憧憬，可因而知道了罷。歌德於百年前在其小說裏用了化學上『選擇親和力』(Wahrverwandtschaften)一語來表示的，亦即指一個性把別的獨自的個性牽引的力和這同樣的說法，近來性學者中有用着 erotic chemotropism 的名詞者。又有認異性的細胞是互相牽引的東西而用生物學上的所謂 chemotaxis 來說明的。像想將戀愛試作純科學的解



釋的西爾修浮德 (Hirschfeld) 則把相互的性的牽引歸之於 *erototropism*。但這樣地專由生物學來解釋戀愛，我們對於科學者的通弊就不能不警戒了。因為人間的生活現象中，儼存着許多決不能用形而下的機械的解釋的事實，人間生活的物質的事實中，其他半面常有着同程度的精神的事實的緣故。

## 二十三

只知生子愛子，而不知愛男子的婦女，其程度和那只求女子的肉而不知愛女子的男子相等。在野蠻人中多有這一類人。

## 二十四

近來多有談女性文化的人。這就是主張改革現在樣的殺伐粗硬的男性文明，提倡多增女性的新文化的呼聲。但這所謂女性文化，在主張之前，不可不先想到男女完全的人格結合的戀愛在社會上文化上的價值怎樣偉大。要兩性相合的同心一體兩個心臟作同一鼓動時，才可得個人的自己完成，同樣，就社會來說，亦要因了愛的男女兩性

的結合，文化才得完成。把女性只作爲生殖與性欲滿足的工具的男性橫暴的社會，已成了今日樣的充滿缺陷難生活的殺風景的狀態了，對於這狀態衷心痛恨憤慨者，先須就了戀愛的文化的社會的意義深加考察。

戀愛在肉的方面替人類社會負了種族保存的使命，同樣，在精神的方面，實亦有着作人文發達的根源的更大的使命的。

## 二十五

健康，遺傳，如果在這種方面別無其他特殊的條件，那末戀愛結婚的比之無戀愛結婚的容易得優良的子孫，是很明白合理的事。今日的優種學關於此點原還未下着確定的斷案，但人既不是營簡單的動物的肉的生活的東西，我相信，靈肉兩全的性的結合，在生殖上可得較優良的成果的。

叔本華的戀愛觀，太注重於生殖欲，在這點上我對於這位厭世哲學家的所說不能同意。但他在意志哲學院裏，把性的牽引，認爲是種族意志的顯現，這却覺有半面的真理。

他說：在戀愛上，異性選擇對手，通常雖以爲這是自己個人的選擇，其實，這只是種族的生命的選擇而已。以爲和那人同處是自己的幸福，去傾心戀慕者，其實只是種族的感覺。個人想求自己的幸福，本能却爲了種族求着至善。爲了戀愛至於不辭蔑視了理智賭了生命者，並不是個人的意思，實有強大的種族意志把這個人驅使着。因爲本能無意識地向了這樣的目的活動着的緣故。

戀愛結婚，就是不背逆這種族意志的性的結合。較之於背逆種族意志的無戀愛結婚，那與種族意志相合致相順應的戀愛結婚，可以更有益於種族，可以保存優良的種族於未來，其理不是甚明白嗎？

順便地說：叔本華的戀愛觀的弱點，在於太注重種族意志，蔑視個人自我的要求，全非現代人所能同意的。個性主張（individuation）與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的要求，在文化人的生活，應儼然與種族意志——生殖的要求相對峙並重，換言之，我們不似某種昆蟲的但爲生殖而生存，爲了自己要生活才營生殖的。生殖是手段，生活這事是

目的，爲了生殖的結婚。爲了生活的戀愛，二者之間要一致無衝突，實爲我們的生活理想。於不得已時，卽爲戀愛而犧牲生殖，亦不失爲人間的正道。因無子而離愛妻，或爲欲得子而一夫多妻等類，皆是爲種族意志而犧牲個人的事，這明明是畜生道。人應先以個人的要求爲基礎，然後再於其上營生殖作用。換言之，要生殖被個性化了不盲目地服從種族意志，才爲人的性的生活的第一義。以戀愛至上說爲根柢的一夫一婦的道德，卽這思想的當然的歸結。

正當的個性主張的要求（在性的生活上爲戀愛）和種族意志（卽生殖的欲望）並不定相背馳，不在自由生活裏，兩者本來原應是完全一致的東西，倒是今日尙在幼稚階段的我們人類及其錯誤的制度組織，自在那裏作着可悲痛的叛逆背馳的。改造的迫切的要求，就起於此。

平易地說，在性的關係的二要求——爲種族存續的生殖衝動與爲個性充實的戀愛中，只注重前者的叔本華一流的見解，是舊時的思想。現代的新的戀愛觀的特色之一，

即在對於後者的人格完成自我充實的戀愛認有重大意義的一點。今人已認這以自我充實爲目的的戀愛，同時在社會上亦負着絕大的文化的使命了。在一切上，認個性的權威，知道自我充實對於社會發達有重大意義，這是一切新思潮的大特色。

把原始人所有的簡單的性欲或種族本能，漸次進化淨化了成爲有精神的意義的戀愛，這從一方面說，無非就是戀愛的個性化。一切的事情，愈進步愈個性化，亦愈個性化而愈進步的。

我在這裏再反覆地說：生殖爲了社會爲了種族雖是高尙的義務，但爲生殖而犧牲戀愛，是蔑視人文發達的不道德的野蠻生活。男女的合體因了生殖而創造新生命，同時，在靈的方面亦不可不創造個性的新生活。

## 二十六

世沒有先考慮了優生學遺傳學或衛生法而後行戀愛的人，但戀愛在對手的選擇上，事實上却常自然地本能地和種族的利害相一致，決不與之背馳。例如近親結婚是有

害的，所以血統親近的男女間戀愛較少，至於兄妹，則即無道德律的干涉，戀愛亦全無從生起。其他，如狂人癲癩等的遺傳性病者，未成熟者或年齡相差過甚者等一切有害於種族的優良性的時候，戀愛就比較地難以發生成立，因為即無人為的干涉和教示，叔本華的所謂『種族的本能』自會無意識地神祕地予以指導的緣故。被稱為盲目的戀愛，在其自由選擇上，不是很明目的嗎？人在戀愛上的自由選擇，即就生理的說不在那裏行着自然的雌雄淘汰嗎！

不僅是生理上的問題為然，人智愈進步，個人的道德性愈發達，戀愛的自然的自由選擇，愈自意外地無意識地與客觀的道理或利害標準相一致罷，不必待理論家道學先生或法律萬能主義者的着急。

特如以基於人為的因襲的制度的財產或家系為標準，認為選擇合理，那真大大的錯誤。在自作聰明的頭腦裏所認為合理的選擇者，往往意外地遠不如自然的選擇的好。和動物一樣，人間的雌雄淘汰自由選擇的標準，亦自然地有着變遷，這就是進化。例

如，昔時以女子爲生殖與性欲滿足的工具，故只歡迎細腰的美人，男子是因了武力與勞動，覓得食物以養妻子的人，故女子只歡迎男子的英雄的武骨。斯等野蠻時代的簡單的雌雄淘汰的標準，在今日，不是因了社會的發達與個人的進化，已在急激變化着了嗎？選擇標準的進化，就是戀愛本身的進化。

固陋淺薄的批評者啊！試看，當你們正斥戀愛爲盲目的危險的時候，戀愛這東西，却在極聰明地明目地進化着哩！

## 二十七

戀愛在本身上自有至上的意義，決不是應作別的任何目的的手段的东西。不，如果戀愛是純正的，那末，即使要利用作爲手段，也不可能。

譬如，教育或學藝，本身自有意義，把這當作了手段去謀衣食，或去強應社會的需要，已是根本的錯誤了。戀愛亦然。

本身自有意義的教育學藝，在一方面自能有益於個人有利於社會，同樣，本身高貴

的戀愛，亦自能使個人完成，負擔社會的種族的大使命。

## 二十八

『由愛所作的，在善惡的彼岸』

——尼采善惡的彼岸一五三節——

人說戀愛是盲目的。那是立腳於區區的利害打算常識淺薄的理由或法則的話。只是認算盤或三段論法可以知人生的神祕者的妄言而已。在戀愛的心境中，理智以上的理智，貫徹人間味的底部的睿智的洞察，差不多無意識地最強盛地活動着，如果用了區區的皮相的理由或算盤珠來計較，那就不但戀愛，人生一切的現象都是盲目的了。人間決不隨了這樣的廉價的理由而活動，否則像今日那樣的複雜之極的人間世界，應不能成就的了。那村學究似地評我的戀愛論謂『議論應再重理性些，』說着教的某某，請稍把活着的人間這東西加以觀察啊。

生活這事，本身已是各人的藝術。戀愛就是全我的地人格的地最強力地最美地去



生活的事。在戀愛裏，靈發爲白光，心燃到白熱，這是生命之光生命之熱。在這光與熱的而前，像區區表面的利害或論理等類，不過只是日光中的薄冰的一片而已。

## 二十九

自古以來，人但把戀愛當作心理的事實看着。把這倫理的地道德的地看了，去考察人格的戀愛問題，是近代思想史上顯著的進步。只把戀愛看作衝動或感情作用等類的腐舊漢，妄容喙於戀愛問題，在今日已是不能容許的僭越了。

## 三十

斯丹特爾的戀愛論卷末斷片中說：

『在戀愛中，人往往疑其向所堅信者，但在別的一切的情愛中，我們決沒有把已明瞭了的事再來懷疑的。』(XXXV)

『戀愛是爲欲支付其自身的代價而鑄造貨幣的唯一的情愛。』(XXLV)  
戀愛與別的爱情的差別之點，如果計數起來當非常之多罷。不消說不僅是肉感的

有無。那性的心理學者們把戀愛定義了說是肉欲與友情的綜合，全不成話。比稱水爲酸素與水素的化合物，更是愚拙的說法。酸素與水素，和水全然不同，肉欲與友情，也不是戀愛。由這二物化合綜合而生的東西，有着和成分全異的特色。因爲因了這化合綜合，就別生和原素或成分全異的更深更微妙不可思議的新生命了。因有人用『夫婦愛不是戀愛只是一種友情』等類的話，來批評我的所說，所以特把這附言在此。

## 三十一

性欲的成爲戀愛，更成爲廣泛的人間愛，成爲道德，其關係恰如動力的轉變爲電氣或熱。只要本質地去看，根源是同一的。

## 三十二

性欲的轉化的情形，卽徵之於極外面的普通的事實，也很明白。如某學者所說，青年初嘗到戀愛的苦味的時候，性欲有因而減退的傾向，這是第一階段。及生了子，性欲就作了親對於子的愛，再行轉化。女性的在生產後性欲顯著地減退，發揮爲母性愛，尤其是所有

性欲學者所大家指摘的事實。

### 三十三

我在前面會說過性欲的抑壓節制，可以變爲戀愛而淨化的話。

尼采會說：『肉感往往太把戀愛的發育弄壞，所以根蒂薄弱，戀愛就容易破滅。』

戀愛根於性欲，但不加抑壓的不羈無節制的性欲滿足，是足把戀愛破滅淨盡的。但看動物吧，但看像動物的放縱的某種人們吧，牠們不是不能體驗到戀愛爲何物的嗎？因爲在性欲的要求像畜生或昆蟲似地容易本能地滿足時，就沒有了淨化作用的餘地的緣故。

關於這點，歐洲的思想史，曾提示着極有興味的事實。在那基督教的禁欲思想極度極端地把人的性欲否定壓制的中世紀，在一方，就成了最極端極度的精神化神祕化的浪漫的戀愛觀。極端的禁欲思想固然錯誤，中世紀的宗教的神聖的戀愛觀，也許只是過去的美麗的無謂之事，亦未可知。要之，性的生活上抑壓作用與淨化作用的關係，我以爲

是可以因了這極端而窺知的了。

### 三十四

通常說『像死一樣地強』但戀愛實比死更強，能并死而蹂躪突破之。戀愛的人們常不怕『死』

我說不怕『死』者，不單指情死等類的事。試看勃郎寧在傑作在孔度拉舟中 (In

a Cordola) 罷。

燃着青春的熱情的志士，這時正和密約的女子在孔度拉舟中，作最後的會晤。在彼此情話與歌吟的樂觀裏，含有死立刻在背後的悲壯，原來這時正有三個敵人等着要刺死這男子的。行舟的水路的兩岸，高高地聳着寺院或宮殿，把那人生的虛偽空疎的壯態表示給人看，可是舟中的人，却有着生的充實的。後來男子擁了女子上岸，即為敵人刺死，他還向女子求最後的一吻而死。其臨終的話：

It was ordained to be so, Sweet—— and best

Comes now, beneath thine eyes, upon thy breast,  
 Still kiss me! Care not for the crows! Care  
 Only to put aside thy feartious hair  
 My blood will hurt! The Three, I do not scorn  
 To death, because thy never lived: but I  
 Have lived indeed, and So——(yet one more kiss)——can die!

(大意)這是豫定了要如此的戀人啊!——

至上之時現在來了，在你的眼下，在你的胸前。

再吻我，勿以弱輩爲意!

只留心你的美髮爲我的血所污啊。

那三人不足與較，他們

未曾生活過。但我是生活過了。

所以可以死。(再一吻。)

在戀愛的三昧境，人不為死的恐怖所煩惱，*Timor mortis non conturbabat*。因為已真地生活過了緣故。能體驗生命的完全燃燒者，才能衝破死線。淺薄的俗物對這，說『戀愛是盲目的，』究竟哪個盲目呢？

戀愛比死還強。這是善是惡，不是我現在所欲說的。我的目的，只要使大家知道這是人生中的嚴肅悲痛的事實，並不是詩的誇張。

### 三十五

離開了社會的道德的見地，單把戀愛當作心理的事實或生命的藝術來論，把其享樂的分子加以高唱讚美，有何不合呢？我排斥專為營養的食物，像滋養灌腸等類的事，只要我不是病人，是絕對地謝絕的。只把飯包裹的飯吞嚥，當然是誰也不願意的事。食物在人生上，於營養以外，有着享樂玩味鑑賞等重大意義。自命為富於理性者，我不知道，如果是普通的人，都會把不甚營養的或竟有害的不消化的食物來染指的。縱使不能像那谷崎潤一郎氏對於支那菜的 *gastronomy* (烹飪法) 及法蘭西勃列拉·賽培郎的味的

生理的那樣澈底，既是富於人間性的人，於營養以外，爲味而攝取食物，亦有何不合有何不思議？我在『食』的生活上，把快樂享樂加以讚美，同樣，深信『愛』的生活上亦不妨作同樣的考察，因爲人在戀愛中可以深而且強地領味人生，能嘗到人生的甘，也能嘗到人生的苦。

性的生活，如果只應爲了生殖或優種論而行，那末，選了『人的種馬』把精子郵寄到四方，去施人工娠妊，如何？同樣，在工場的食堂或家庭的廚房裏，備一副大大的灌腸器，用了橡皮管等類，一齊把滋養物注入到各人的口或肛門去，也可以了。這是富於理性的議論了吧。因了這，各人的能率，也自會增進了吧。像那玩味咧戀愛咧等不健全的事，不做也可以了吧。

如果爲了免除飢餓，只要長年喫飯包裏的飯就可以了，如果爲了性欲與生殖，只要使奴隸的異性『所有』了就好。甚麼人格的咧，自由咧，戀愛咧之類，也許成了奢侈無用的東西了罷。故意地要圖一家團圓的食桌，不厭麻煩地要換了晚餐服去就宴會，對於這，

爲甚麼不說是詩與實際的混同呢？

### 三十六

性的生活的諸相，爲人的人間性人情味的最深刻最複雜的現象，其成爲文藝作品的主要的題材，自古昔的荷馬直至二十世紀的現在，毫無變易。至於在文藝之中，把人間生活表裏的各斷面，直接用了動作與對話展開於眼前，最得通澈人情味的底部的劇曲，性的關係尤因了種種的意味，作着作品的根柢。卽專就了歐洲現存的劇作家看，從各方面把性的生活來描寫的優秀的作品，不消說也是不遑枚舉的。但不作惠代金特一流的性欲描寫，不與社會道德經濟等問題相聯關，單作描寫純粹戀愛的本身的『戀愛劇』(Theatre d'Amour)而能有偉大的成功的天才作者，似乎却不多。我所最接近的英國文學，在這點現在全然失敗，決不能與大陸的作家相角逐。據我所知，德俄的劇作家，大都亦被戀愛的肉的方面或社會的意義拘牽着。歐洲現存劇作者之中，在純粹戀愛的藝術描寫上最顯著地成功者，第一要推奧大利的顯尼志勞(Schinizer)了罷。他的阿那托



爾 (Anatol) 戀愛三昧以下諸篇，在戀愛心理的藝術的描寫上，是足爲『青平的維也納』吐萬丈之氣的不朽的名作。他的作品已經好幾次地因了評論或翻譯被介紹過，可以省略了不說。究竟奧大利文學，何以在此方面會出如顯尼志勞的巨匠的呢？大概因爲奧大利人不像德國人的是理知的粗野的，是詩的富於情趣的，善於捕捉纖細的情調與心情的緣故罷。從這特色說，歐洲列國之中，最傑出的自古至今，不消說都要推法蘭西。在劇文學上，現在法蘭西文壇也有着許多英德等國所不能得的優秀的戀愛劇作家。

該首屈一指的，是今雖老邁而猶風靡着巴黎劇壇的鮑爾托·利契 (George de Porto-Riche, 1849——) 他最初是以詩人出現於文壇的，故自始就和那近代作家的紛紛爲『問題』所牽，放棄詩與藝術的境地者不同。他從戀愛裏見到心與心間的苦葛藤，把其美的悲哀來描寫。他是把輝耀永劫的戀愛的勝利加以讚美的天才。

鮑爾托·利契的蜚聲於劇場，始於一八八八年在自由劇場上演的一幕劇法蘭沙斯的幸運 (La Chance de Françoise)。女主人公法蘭沙斯原是個用情專注，生活在

熱烈的情愛裏的女子，丈夫却是個有藝術家風格而心易動搖的男子。二人結婚以後，妻雖把滿腔的熱情奉獻給夫，而在結婚前已先有了情婦的夫，却無足以報她的熱愛。後來以前的情婦，憤於男子的薄倖，至於趕到男子的家裏來復仇想殺死他。可是那情婦一見到法蘭沙斯的忠實熱愛地待遇其夫，就深深感動，同時把復仇的計劃取消了。作者在這作品裏，這樣地描寫着戀愛的最後的勝利。

自此以後，他繼續發表傑作戀愛的女子（*Amoureuse*），這作品在近代戀愛的心理解剖上，實有着偉大的成功。當一九〇八年在國立劇場上演時，使巴黎的士女爲之舉國若狂。劇中寫某科學者的夫婦生活，丈夫的嫉妬心，終於一變而入愛的新生活，很是能穿澈人情的機微的作品。鮑爾托·利契的作品本富於新浪漫派的傾向，故和前世紀初期的浪漫的夢幻的傾向不同，是能把人間的內生活敏銳地洞察分析的現實的描寫。

法蘭西劇壇之中，尚有一個天才拔羣的劇作家馬列斯·唐耐（*Maurice Donnay* 1859——）比之鮑爾托·利契更是社會劇風的戀愛劇作者。他描寫從社會因襲裏解

放了的戀愛，其巧妙的劇的手法，漂亮的抒情詩的對話，都足在現代人的胸中喚起強烈的感動。自那被稱爲二十世紀羅米奧與朱麗葉的傑作情人（*Amants*）風靡巴黎劇場以後，相繼出世的別一危險（*L'autre Danger* 1905）以至女偵探團員（1913）諸作，都善於剖析戀愛的諸相，即今英美劇壇亦大加歡迎讚賞。他的作品之中，原不乏帶有社會劇或問題劇的色彩的東西，但其本質却仍不失爲人情劇，這裏面有着唐耐的特色。我將來尚擬別作文字介紹情人與別一危險二大作，以闡明這現代劇的天才作家的特色。別一危險，以母女同戀一男子的心，葛藤爲心理描寫的根本，呈出種種的美的悲劇的場面，作者唐耐的驚人的手腕，尤充分地發揮着。說起現代文學，就以爲只是以甚麼階級爭鬪社會問題或肉欲描寫爲主題的人們，最好請去就了顯尼志勞鮑爾托·利契以及唐耐的美的戀愛劇，看看太古至今常恆不變的所謂『戀愛』的人生的詩境，怎樣地在現代文藝上被處理着啊！

再從哲學方面看，歐洲現代哲人對於戀愛的見解如何？早與前世紀叔本華時代的見解有千里之差了。我因了畏友米田莊太郎博士的著作論文，知道利卡德（Heinrich Richter）的歷史哲學會很強烈地高唱着戀愛的文化的意義，但我所最共鳴的，却是故柯含（Hermann Cohen）在哲學上的戀愛觀。

我不是哲學者，也不是心理學者。但相信，人因了感覺、理性或功利思想而動時，決不能算是真正地生活着的，非到了感情的激動昂揚的境地，決不能得生命力的完全燃燒。有了這完全燃燒，才有生命的藝術。柯含在其認識論中，認一切的實在為思惟的結果，先從純正認識的論理學出發了，組成純正意志的倫理學與純正感情的美學的體系。就是認一般的藝術，以純正感情為根本。他又從其批評主義的見地，說這純正感情，其本體無非就是戀愛——及以戀愛為中心而開展的一切的人間愛，天才把這純正感情向外表出時，才有創造，才有藝術這是他的理想主義的美學的根據。某批評家對於我的所論，妄說戀愛肯定為舊時代的舊思想，現今代表二十世紀新哲學的新康德派的學者如利卡德

如柯含，都不是這樣明白地強烈地把戀愛肯定着嗎？又在文學上，我又曾遇到有反對者說戀愛讚美是在向了前世紀浪漫主義開倒車。我曾於近代的戀愛觀中豫先詳說其不是之故了，現在更從比詩與小說遠易爲『問題』所拘牽遠易失去『詩』境的現代劇方面，舉出奧法作家來作顯著的反證。敢於大膽說『甜蜜的戀愛談是過去的遺物』的人們啊，你們對於現代的哲學文學的實際，究作如何看法！

### 三十八

關於戀愛或性的生活的參考書，東西都不勝枚舉。爲了一般普通的讀者——能讀英語的人們，我敢就其學術地研究這問題，不專事一家的議論，注重於學說的介紹和事實的敘述的書中，推薦二三種的良書如左。如果想把二三十年來的名著，一一列舉，那是無有止盡的。

關於性的生活，最好讀斯學大家勃洛霍的英譯本。

*The Sexual Life of Our Time in Its Relations to Modern Civilization.*

By Iwan Bloch.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 Eden Poul.

(London: Heinemann.)

關於性的心理與性的道德，赫巴德的書覺得是很好的。

Fundamentals in Sexual Ethics. An Inquiry into Modern Tendencies.

By S. Herbe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Sex. By the same

(London: A. & C. Black)

赫巴德的書，是二三年前的新刊。這種好著，即在非專門的研究者的人，也會有興味罷。那是涉獵了從來許多學者的浩瀚的名著，再好好地加以綜合集成着的，所以很適合於一般的讀者。關於參考書，訊問的人很多，特附記在這裏。

『社會由單依從習俗的時代進而入理想憧憬的時代時，性的生活的理想，於是顯現。第一，男女相互的責任感；第二，節欲；第三，威儀，即作為道德的美的要素；第四，生殖；第五，婦女的精確的地位的確認。』

——諾斯考德基督教與性的關係

一九二二年版三二三頁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近代的戀愛觀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不許翻印

原著者 厨川白村  
翻譯者 夏 丏 尊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  
開明書店



